

冊四 卷三十一—卷四十

佛陀教育基金會 印贈

原名續高僧傳

高僧傳二集

唐·釋道宣著



高僧傳二集 冊四 目錄

卷三十一

護法篇(續)

唐并州大興國寺釋曇選……………八四九

隰州沙門釋法通……………八五一

終南山智炬寺釋明瞻……………八五三

京師勝光寺釋慧乘……………八五五

道碑

京師大總持寺釋智實……………八六一

普應 法行

終南山至相寺釋宏智……………八六八

卷三十二

終南山龍田寺釋法琳……………八七〇

惠序

眉州聖種寺釋道會……………八八〇

鄧州興國寺釋智勤……………八八二

新羅國大僧統釋慈藏……………八八四

圓勝

卷三十三

感通篇

魏洛京永寧寺天竺僧勒那漫提……………八九六

滎陽沙門釋超達……………八九八

僧明

文成沙門釋慧達……………八九九

東齊沙門釋明琛……………九〇〇

常山衡唐精舍釋道泰……………九〇三

梁九江東林寺釋道融……………九〇三

魏末魯郡沙門釋法力……………九〇四

法智 道集 法祥

梁蜀土青城山寺釋植相……………九〇五

道香 僧朗

蜀土潼州沙門釋僧林……………九〇七

荊州沙門釋慧簡……………九〇八

魏涼州沙門釋僧朗……………九〇八

太山朗公谷寺釋僧意……………九一〇

太山丹嶺寺釋僧照……………九一〇

齊相州鼓山寺釋道豐……………九一二

鄴下大莊嚴寺釋圓通……………九一三

太原沙門釋慧寶……………九一八

卷三十四

鄴下寶明寺釋僧雲……………九二〇

梁州薛寺釋僧遠……………九二一

周上黨元開府寺釋慧瑱……………九二一

隋相州大慈寺釋洪獻……………九二二

東川沙門釋慧雲……………九二三

傳大士

鄂州沙門釋法朗……………九二五

蜀部灌口山竹林寺釋道仙……………九二七

陳攝山栖霞寺釋慧瑛……………九二九

隋蘇州重玄寺釋慧巖……………九三〇

東都寶楊道場釋法安……………九三〇

法齊

蔣州大歸善寺釋慧侃……………九三二

唐京化度寺釋轉明……………九三三

安州沙門釋賈逸……………九三五

楊祐

雍州義善寺釋法順……………九三六

智儼

卷三十五

蒲州普濟寺釋道英	九三九
雍州梁山沙門釋又德	九四二
京師辯才寺釋智則	九四三
京師律藏寺釋通達	九四四
齊趙州頭陀沙門釋僧安	九五〇
周益州青城山飛赴寺香闍黎	九五一
益州多寶寺猷禪師	九五二
益州沙門釋僧度	九五二
益州野安寺衛元嵩	九五三
前梁益州沙門釋尚圓	九五五
後梁荊州玉泉山釋法行	九五五
荊州神山釋道穆	九五六
隋初荊州四望山開聖寺釋智曠	九五七

涪州相思寺無相禪師	九五九
瀘州等行寺釋童進	九六〇
益州沙門釋富上	九六一
鄭州會善寺釋明恭	九六二
益州長陽山釋法進	九六三
代州耆闍寺釋道幽	九六五
襄州禪居寺岑闍黎	九六六
丹陽天保寺通闍黎	九六七
京師凝觀寺釋法慶	九六七
單道琮	
益州天敕山釋德山	九六八
旭上	
荊州青溪山釋道悅	九七〇
荊州內華寺釋慧耀	九七一
東嶽沙門釋道辯	九七二

神辯

益州建明寺釋慧琳	九七四
京師救度寺釋洪滿	九七四
唐益州福化寺釋慧聰	九七五
京師法海寺釋法通	九七六
荊州開聖寺釋慧因	九七七
巴陵顯安寺釋法施	九七八
初蜀川沙門釋慧岸	九七九
初荊州開聖寺釋法運	九七九
幽州北狄帝示階沙門	九八〇
箕州護明寺釋智顯	九八一
蘇州常樂寺釋法聰	九八一
代州昭果寺釋僧明	九八二
代州五臺山釋明隱	九八三
代州五臺山釋法空	九八四

卷三十六

京師定水寺釋明濬	九八五
京師普光寺釋明解	九八五
宋尚禮	
兗州法集寺釋法沖	九八七
隋京師大興善寺釋道密	九九五
京師經藏寺釋智隱	九九七
中天竺國沙門闍提斯那	九九八
京師勝光寺釋明誕	九九九
京師大興善寺釋明璨	一〇〇〇
京師大興善寺釋慧重	一〇〇一
京師勝光寺釋寶積	一〇〇二
京師仁法寺釋道端	一〇〇三
京師勝光寺釋道璨	一〇〇三
京師大興善寺釋明芬	一〇〇四

京師大興善寺釋僧蓋	004
京師日嚴寺釋曇瑱	005
京師隋法寺釋道貴	006
京師玄法寺釋道順	007
京師沙門寺釋法顯	008
京師大興善寺釋僧世	008
京師靜覺寺釋法周	009
京師延興寺釋慧誕	010
京師大興善寺釋智光	011
京師宏善寺釋智教	011
京師沙門釋圓超	012
京師光明寺釋慧藏	012
京師大興善寺釋寶憲	013
京師勝光寺釋法朗	013
京師眞寂寺釋曇遂	015

京師大興善寺釋曇觀	015
京師延興寺釋靈遠	016
京師大興善寺釋僧昕	017
京師空觀寺釋玄鏡	019
京師宏濟寺釋智揆	020
京師勝光寺釋僧範	021
京師淨影寺釋寶安	021
京師仁覺寺釋寶巖	022
京師無漏寺釋明馭	023
京師大興善寺釋道生	024
京師勝光寺釋法性	025
京師沙門釋辯寂	025
京師大興善寺釋靜凝	026
京師揚化寺釋法楷	026
京師轉輪寺釋智能	029

京師真寂寺釋曇良……………0二九

京師沙門釋道嵩……………0三〇

京師靜法寺釋智巖……………0三一

京師淨影寺釋道顏……………0三一

京師淨影寺釋淨辯……………0三二

卷三十七

遺身篇

南齊蜀部會州寺沙門釋法凝……………0三九

周益州沙門釋僧崖……………0四〇

雍州逸沙門釋普圓……………0四八

隋雍州北山沙門釋普濟……………0四九

終南山榘梓谷釋普安……………0五〇

九江廬山沙門釋大志……………0五五

唐僞鄭沙門釋智命……………0五七

京師宏福寺釋玄覽……………0五九

京師宏善寺釋法曠……………0六〇

梓州沙門紹闍梨……………0六一

忘名字僧

終南山豹林谷沙門釋會通……………0六二

書生 二尼

雍州新豐福緣寺釋道休……………0六三

卷三十八

讀誦篇

魏秦嶽人頭山銜草寺釋志湛……………0七〇

益州五層寺釋法建……………0七二

隨益州招提寺釋慧恭……………0七三

眉州隆山縣鼻山釋法泰……………0七五

唐終南山藍谷悟真寺釋慧超……………0七六

伯濟國達摩山寺釋慧顯……………一〇七七

益州福感寺釋道積……………一〇七八

洪達 僧恩 智暉

益州福壽寺釋寶瓊……………一〇七八

驪山津梁寺釋善慧……………一〇八〇

終南山悟真寺釋法誠……………一〇八一

京師會昌寺釋空藏……………一〇八四

京師大莊嚴寺釋慧齡……………一〇八五

智登 宗公

雍州醴泉沙門釋遺俗……………一〇八七

玄秀 史據

京師羅漢寺釋寶相……………一〇八八

法達

卷三十九

興福篇

梁蜀部沙門釋明達……………一〇九三

周鄜州大像寺釋僧明……………一〇九五

僧護

隋天台山瀑布寺釋慧達……………一〇〇三

唐綿州振響寺釋僧晃……………一〇〇五

楊州長樂寺釋住力……………一〇〇七

京師大莊嚴寺釋智興……………一〇〇九

善因

蒲州普救寺釋道積……………一一一〇

京師會昌寺釋德美……………一一一四

靜默 曇獻

京師清禪寺釋慧宵……………一一一七

法素

梓州牛頭山寺釋智通……………一一一九

梓州通泉寺釋慧震……………一一一九

卷四十

京師宏福寺釋慧雲……………一一二

禰科聲德篇

陳揚都光宅寺釋慧明……………一一一

高齊鄴下沙門釋道紀……………一一二

隋京師定水寺釋法稱……………一一四

智索

杭州靈隱山天竺寺釋真觀……………一一四

蔣州栖霞寺釋法韻……………一一二

東都慧日道場釋立身……………一一三

慧寧 廣壽

西京日嚴道場釋善權……………一一四

法綱

東都慧日道場釋智果……………一一五

智壽 玄應

唐京師玄法寺釋法琰……………一一六

京師日嚴道場釋慧常……………一一七

道英 神爽

京師定水寺釋智凱……………一一八

京師法海寺釋寶巖……………一一九

高僧傳二集卷第三十一

高僧傳二集卷第三十一

唐釋道宣撰

護法下

正傳十人
附見五人

唐并州大興國寺釋曇選傳一

隰州沙門釋法通傳二

終南山智炬寺釋明瞻傳三

京師勝光寺釋慧乘傳四

道璋

京師大總持寺釋智實傳五

普應
法行

終南山至相寺釋弘智傳六

終南山龍田寺釋法琳傳七

惡序

眉州聖種寺釋道會傳八

鄧州興國寺釋智勤傳九

新羅國大僧統釋慈藏傳十圓勝

釋曇選。姓崔。高陽人。神慧譎詭。不偶時俗。雖博通經術。而以涅槃著名。不存文句。護法爲慮本。晚住并部興國寺。川邑奉之以爲師傅。每有衆集居於座元。酬問往還以繫節爲要。吐言開令宏放終古。僧侶乃多莫敢摧挫。時人目爲豹選者也。及楊諒逆節中外相叛。招募軍兵繕造牟甲。以興國寺爲甲坊。以武德寺爲食坊。後於武南置陣。楊素敗之。官軍入郭搜求逆黨。總集諸僧責供反者。僧等辭曰。王力嚴切不敢遮約。素曰。有幾僧諫王被殺。而云王力嚴切。此並同反。不勞分疎可依軍法。選時在衆不忍斯禍。乃出對曰。比佛法陵遲。特由僧無有德可以動俗。致有亂階結聚。不能誨以忠信。此誠如公所教。今被理責陷身無地。素乃舒顏曰。僧等且還。留向對僧。擬論機務。自爾晝參軍將開散僧誅。晚還寺宿。不久煬帝下敕。通被放免。故合衆獲安。誠其功也。及大業

末歲。兵饑交接。四方僧遊寄食無地。興國雖富儉齋者多。每食時禁門自守。客僧擁結終不之前。選不勝滅法。憤激身心。每日拄杖在門。驅趁防者攜引。羈僧。供給鉢器。送至食堂。衆多是其子弟不敢違逆。由是衆開僧制。許選擇客。自餘不得。然其慈濟之深感激府俞。房內廓然財什不積。唯置大鉢一口。每日引諸乞兒。所得食調總鉢中。選請食分。亦和其內。襍爲餽粥。便行坐乞人。手自斟酌。見其縷縷皴錯形容癯瘦。流淚盈臉不能自勝。選亦依行受粥而食。日別如此。遂及有年。皇運伊始人情安泰。義興新寺法綱大張。沙門智滿。當塗衆主。一川鄉望。王臣傾重創開諸宇巖位道場。三百餘僧受其制約。夏中方等清衆肅然。風聲洋溢流潤遐邇。選聞之乃詣其寺。庭滿徒聞來崩騰下。赴告曰。卿等結聚。作何物在依何經誥。不有冒罔後生乎。滿曰。依方等經行方等懺。選曰。經在何處。將來對讀。遂將一卷來。選曰。經有四卷。何不一時讀之。沙門道綽曰。經文次第。識不俱聞。選曰。吾識可共爾識同耶。但四卷齊讀。

文言未了。便曰。依呪滅罪耳。可罷之。又曰。自佛法東流。矯詐非少。前代大乘之賊。近時彌勒之妖。註誤無識其徒不一。聞爾結衆。恐壞吾法。故力疾來問。雖爾手把瓶子。倚傍猶可。遂杖策而返。武德八年。遘疾淹積。問疾者充牣房宇。乃尸臥引衣申腳曰。吾命將盡何處生乎。名行僧道綽曰。阿闍黎西方樂土名爲安養。可願生彼。選曰。咄。爲身求樂。吾非爾儔。綽曰。若爾可無生耶。答曰。須見我者而爲生乎。乃潛息久之。不覺已逝。時年九十有五。道俗哀慘。送於西山之陰。傳者親往其寺不及其人。觀其行事遺績。庶可凜雪形心頓祛鄙恪。叔緒護法開士。抑斯人乎。

釋法通。龍泉石樓人。初在隰鄉未染正法。衆僧行往不達村閭。如有造者以灰灑面。通雖處俗情厭恒俗。以開皇末年。獨懷異槩超出意表。鬻二男二女並妻之髮。被以法衣。陟道詣州委僧尼寺。時有問者通便答曰。我捨枷鎖志欲通法。既達州寺如前付囑。便求通化寺明法師度出家。於卽遊化稽湖。南自龍門

北至勝部。嵐石汾隰無不從化。多置邑義月別建齋。但有沙門皆延村邑。或有住宿明旦解齋。家別一槃。以爲通供。此儀不絕至今流行。河右諸州聞風服義。有僧投造直詣堂中。承接顏色譬若親識。故通之率導其德難倫。曾行本邑。縣令逢之。問是何僧。答云山客。令乃禁守不許遊從。通卽絕粒竭誠遶獄行道。其夜聽事野狐鳴叫。怪相旣集通夕不安。及明放遣。通曰。我遶獄行道正得道理。如何見放。經日不食。夜又狐鳴。官庶以下莫不震懼。苦勸引挽方從其請。爾後巡行無時寧舍。曾投人宿。犬咋其脛。尋被霹死。風聲逾顯。後卒於龍泉。余以貞觀初年。承其素迹遂往尋之。息名僧綱住隰州寺。親說往行高聞可觀。欣其餘論試後披敍。夫以高世之量隨務不倫。統其大歸莫非通道。所以九十六部。兼邪正之津途。一十七羣。現機緣之化迹。故能光開佛日。宏導塵蒙。攝迷沒之鄙夫。接戒濁之澆首。並得開智清悟通聖革凡。安道利生於是乎在。今有不達之者。同世相輕。覩其家業叢楝。閱其形骸塵弊。遂則雷同輕毀

曾不大觀。由之自陷。備於成教。故文云。不觀法師種姓形有。但受其法開我精靈。斯言可歸。通有之矣。

釋明贍。姓杜氏。恒州石邑人也。少有異操。所住龍貴村二千餘家。同共高之。傳於口實。十四通經。十七明史。州縣乃舉爲進士。性慕超方不從辟命。投飛龍山應覺寺而出家焉。師密異其度。乃致書與鄴下大集寺道場法師。令其依攝。專學大論。尋值法滅。藏形東郡。隋初出家。追住相州法藏寺。而立志貞明。不干非類。正業之暇了無他涉。內通大小外綜丘墳。子史書素情所欣狎。將事觀國移步上京。開皇三年。敕召翻譯住大興善。衆覩德望可宗。舉知寺任。辭而不免。便綱管之。大業二年。帝還京室。在於南郊。盛陳軍旅。時有濫僧染朝憲者。事以聞上。帝大怒。召諸僧徒並列御前。峙然抗禮。下敕責曰。條制久頒。義須致敬。於時黃老士女。初聞卽拜。唯釋一門儼然莫屈。時以贍爲道望衆所推宗。乃答曰。陛下必欲遵崇佛教。僧等義無設敬。若準制返道。則法服不合敬。

俗。敕云。若以法服不合。宋武爲柯致拜。瞻曰。宋氏無道之君。不拜交招顯戮。陛下有治存正。不陷無罪。故不敢拜。帝不屈其言。直遣舍人語僧何爲不拜。如此者五。黃中之族連拜不已。唯瞻及僧。長揖如故。兼抗聲對敕。曾無憚懾。帝乃問。向答敕僧是誰。錄名奏聞。便卽視擬戮。諸僧合衆安然而退。明且有司募敢死者至闕陳謝。瞻又先登雖達申遜之詞。帝夷然不述。但下敕於兩禪定各設盡京僧齋。再遣束帛特隆常準。後迴蹕西郊。顧京邑語朝宰曰。我謂國內無僧。今驗一人可矣。自爾頻參元選。僉議斯屬。下敕令住禪定。用崇上德故也。衆以瞻正色執斷不避強禦。又舉爲知事上座。整理僧務備列當時。大唐御世爰置僧官。銓擬明哲允折無滯。貞觀之初。以瞻善識治方有聞朝府。召入內殿。躬昇御牀。食訖對詔。廣列自古以來明君昏主制御之術。兼陳釋門大極以慈救爲宗。帝大悅。因卽下敕。年三月六普斷屠殺。行陣之所皆置佛寺。登卽一時七處同建。如幽州昭仁晉州慈雲。呂州普濟。汾州宏濟。洛州昭福。鄭

州等慈。洛州昭覺。並官給匠石。京送奴隸。皆因贍之開發也。又私以每年施物。常飯千僧。大乘經論須者爲寫。歲恒不絕。爲報母恩。及暮齒將臨。山栖是造。遂入太一山智炬寺而隱焉。京輦歸信遠趣於林。問道奉戒又繁常昔。乃自惟曰。攝心歸靜猶自煩乎。試縱餘齡更還京邑。少時遇疾猶堪療治。乃曰。吾命極矣。可懸一月枯骸累人。乃延諸大德。就興善寺設齋辭訣。房杜僕射舉朝畢集。具賚助供。賂錫山積。瞻通大捨懺辭告別。卽日力杖出京返於智炬。竭誠勤注想觀西方。心道明利。告侍者曰。阿彌陀佛來也。須臾又云。二大菩薩亦至。吾於觀經成就十二。餘者不了。旣具諸善相。顏貌怡然奄爾而逝。春秋七十。卽貞觀二年十月二十七日也。時以預記之驗。知命存乎。初未終前。遺令焚身。及闔維訖。乃見骸骨圓全都無縫道。當其頂上紫色擘然。遂瘞於巖下。釋慧乘。俗姓劉氏。徐州彭城人也。其先炎漢之緒。祖欣梁直前將軍瑯琊太守。父雅陳兵部郎中。叔祖智強。少出家。陳任廣陵大僧正。善閑成論及大涅槃。乘

年十二發心入道。仍事強爲師。服膺論席備探精理。十六啓強曰。離家千里。猶名在家沙門也。諸廣遊都鄙疏諸耳目。強從之。便下揚都。聽莊嚴寺智燭法師成實。爰始具戒。卽預陳武帝仁王齋席。對御論義詞辯絕倫。數千人中獨回天睞。至四月八日。陳主於莊嚴寺總令義集。乘當時豎佛果出二諦外義。有一法師。英俠自居擅名江左。舊住開泰後入祇洹。乃問曰。爲佛果出二諦外。爲二諦出佛果外。乘質云。爲法師出開泰。爲開泰出法師。彼曰。如鴛鴦鳥不住園廁。乘應聲曰。釋提桓因不與鬼住。彼曰。鳩翅羅鳥不栖枯樹。乘折云。譬如大海不宿死屍。於時燭公處坐歎曰。辯才無礙其鋒難當者也。躬於帝前賞天柱納袈裟。由是令響通震鄰國斯傳。陳桂陽王尚書毛喜僕射江總等。並伸久敬咸慕德音。屬陳季道離隨風遠扇。太尉晉王於江都建慧日道場。遍詢碩德。乘奉旨延住。仍號家僧。後從王入朝頻蒙內見。時淨影慧遠。道聲揚播。由來不面。因過值講卽伸言論。義高詞麗聲駭德徒。遠顧曰。何處吳僧胥子陵人。復豈逾此。王

聞之彌敬其詞辯。時慧日創立搜揚一化。並號龍象咸開義門。既爰初盛集法輪肇駕。王乃請乘盡心言論。不有見尊致結。既承資蓄縱辯無前。折關陳款皆傾巢穴。甚稱王望。別賞帛百段。暨高祖東巡岱宗鑿駕伊洛。敕遣江南吳僧與關東大德昇殿豎義。乘應旨首登。命章對論。巧問勃興切並紛集。縱橫駱驛罔弗喪律亡圖。高祖日屬稱揚。羣英歎異。開皇十七年。於揚州永福寺。建香臺一所。莊飾金玉絕世罕儔。及晉王卽位。彌相崇重。隨駕行幸無處不經。大業六年。有敕郡別揀三大德入東都。於四方館仁王行道。別敕乘爲大講主。三日三夜興諸論道。皆爲折暢靡不冷然。從駕張掖。蕃王畢至。奉敕爲高昌王麴氏講金光明。吐言清奇聞者歎咽。麴布髮於地。屈乘踐焉。至八年帝在東都。於西京奉爲二皇雙建兩塔七層木浮圖。又敕乘送舍利瘞於塔所。時四方道俗百辟諸侯各出名珍。於興善寺北天門道南。樹列勝場三十餘所。高幢華蓋接影浮空。寶樹香煙望同雲霧。迎延靈骨至於禪定。僉共請乘開仁王經。化洽土庶正

道自登。咸嘉賞讚。十一年於東都圖寫龜茲國檀像。舉高丈六。卽是後秦羅什所負來者。屢感禎瑞故用傳持。今在洛州淨土寺。會隋室分崩唐皇御歷。武德四年掃定東夏。有敕僞亂地僧是非難識。州別一寺留三十僧。餘者從俗。上以洛陽大集名望者多。奏請二百許僧住同華寺。乘等五人敕住京室。於時乘從僞鄭謂被牽連。主上素承風問。偏所顧屬。特蒙慰撫命住勝光。秦國功德咸歸此寺。武德八年。歲居協洽。駕幸國學將行釋奠。堂置三座擬敍三宗。衆復樂推乘爲導首。時五都才學三教通人。星布義筵雲羅綺席。天子下詔曰。老教孔教此土先宗。釋教後興宜崇客禮。令老先次孔末後釋宗。當爾之時相顧無色。乘雖登座情慮莫安。今上時爲秦王。躬臨位席。直視乘面。目未曾迴。頻降中使十數教云。但述佛宗先數帝德。餘一無所慮。旣最末陳唱諦徹前通。乃命宗云。上天下地榮貴所資。緣業有由必宗佛聖。今將敍大致理具禮儀。並合掌虔跪。使師資有據。聲告纒竟。皇儲已下爰逮羣僚。各下席胡跪並聆逸辯。乘前

宣帝德云。陛下巍巍堂堂。若星中之月云云。次述釋宗。後以二難雙徵兩教。玄梯廣布義網高張。莫不躡響風馳應機雲涌。既而天子迴光敬美其道。羣公拜手請從宏業。黃巾李仲卿。結舌無報。博士祭酒等。束體轅門。慧日更明法雲還布。當又下詔問乘曰。道士潘誕奏。悉達太子不能得佛。六年求道方得成佛。是則道能生佛。佛由道成。道是佛之父師。佛乃道之子弟。故佛經云。求於無上正眞之道。又云體解大道發無上意。外國語云阿耨菩提。晉音翻之無上大道。若以此驗。道大佛小。於事可知。乘報畧云。震旦之與天竺。猶環海之比鄰州。聃乃周末始興。佛是周初前出。計其相去二十許王。論其所經三百餘載。豈有昭王世佛而退求敬王時道乎。勾虛驗實足可知也。仲卿向敘。道者有太上大道。先天地生。鬱勃洞虛之中。煒燁玉清之上。是佛之師。不言周時之老聃也。且五帝之前未聞有道。三王之季始有聃名。漢景已來方興道學。窮今討古道者爲誰。案七籍九流。經國之典。宗師周易。五運相生。既闢兩儀。陰陽

是判。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不測謂之神。天地於事可明。陰陽在生有驗。此理數然也。不云有道先天地生。道既莫測從何能生佛。故車胤云。在己爲德及物爲道。殷仲文云。德者得也。道者由也。言得孝在心由之而成也。論衡云。立身之謂德。成名之謂道。道德也者爲若此矣。卿所言道寧異是乎。若異斯者不足歸信。豈有頭戴金冠身被黃褐。鬢垂素髮手把玉璋。別號天尊居大羅之上。獨名大道治玉京之中。山海之所未詳。經史之所不載。大羅既烏有之說。玉京本亡是之談。言畢下座。舉朝屬目。此時獨據詞宗。餘術無爲而退。一席揚扇萬代舟航。可尙可師立功立事。近假叨幸之力。遠庇護念之恩也。貞觀元年。乘以銜荷持命義須崇善。奉爲聖上於勝光寺起舍利寶塔。像設莊嚴備諸神變。并建方等道場。日夜六時行坐三業。以貞觀四年十月二十日。終於舊房。春秋七十有六。門人道璋先奉遺告。於南山山谷口焚之。私斂餘灰還於勝光起塔。沙門法琳爲製碑文。見於別集。唯乘釋蒙據道。護法爲心。撫物卹窮。

彌留情曲。而詞辯無滯文義俱揚。寫送若流有逾宿誦。此之一術歿後絕蹤。而身歷三朝政移六帝。頻昇中殿面對天顏。神氣蕭散映徹牆仞。自見英德莫不推焉。又卿士王公妃嬪庶族。皆稟塗香申明供禮。所講涅槃般若金鼓維摩地持成實等。各數十遍。璋卽乘之猶子也。少所恭奉。立性誠懇偏能頌讚。清轉婉約有勢於時。每爲都講亦隸倫則。京邑後附多響其塵云。

釋智實。俗姓邵氏。雍州萬年人也。童稚兒聚譎詭超異。預有談論必以佛理爲言先。十一出家。住大總持寺。聽敍玄奧。登共器之。隨以小緣而能通暢宏遠。自涅槃攝論俱舍毗曇。皆鏡其深義開其關鑰。兼以思力堅明才氣雄毅。武德之歲初平鄭國。三大法師惠乘道宗辯相等。西赴京師。主上時爲秦王威明宮內志奉釋門。乃請前三德并京邑能論之士二十餘僧。在宏義宮。通宵法集。實年十三。最居下座。上命令對論。發言清卓驚絕前聞。新至諸僧無敢繼響。上及諸王異聲同歎曰。此小師最後烈。後必紹隆三寶矣。實眉閒白毫可長數寸。

光映頰頰。沙門吉藏。摩其頂捋其毫曰。子有異相。當躡跡能仁。恨吾老矣。不見成德。武德七年。獫狁孔熾。屢舉烽燿。前屈北地官軍相拒。有僧法雅。夙昔見知。武皇通重給其妻媵。任其僭盜。僧衆惘然。無敢陳者。奏請京寺驍悍千僧。用充軍伍。有敕可之。雅卽通聚簡練。別立團隊。既迫王威。寂無抗抵。實時年二十有一。深究雅懷。恐興異度。事或彰陳。必累大法。乃致書於雅曰。與子同生像季。共屬陵遲。悲六道之紛然。愍四生之未悟。子每遊鳳闕。恒遇龍顏。理應灑甘露於帝心。廕慈雲於含識。何乃起善星之勃見。鼓調達之惡心。令善響沒於當時。醜迹播揚於後代。豈不以朝含安忍。省納藹蕘。恣此愚情。述斯頑見。嗟子可悲。實傷其類。且自多羅旣斷。終不更生。析石已分。義無還合。急持衣鉢。早出伽藍。使清濁異流。蘭艾殊列。則使羣臣息於譏論。梵志寂於謗聲。定水噎而更通。慧燈晦而還照。此言至矣。想見如流。雅得書。逾怒。科督轉切。備辦軍器。剋日將發。實騰入其衆。大哭述斯乖逆。壞大法輪。卽是魔事。預是千僧同時號

叫。聽者寒心下淚。實遂擒撮法雅毆擊數拳。告云。我今降魔。使邪正有據。雅以事聞。帝云。此道人大蠱。付法推劾。卽被枷禁。初無怖色。將欲加罪。僕射蕭瑀等。奏稱精進有聞。敕乃罷令還俗。所選千人並停復寺。實雖處俗壤。而兵役得停。欣泰其懷。曾無憾結。貞觀元年。敕遣治書侍御史杜正倫。檢校佛法清肅。非濫。實恐法雅猶乘先計。濫及清徒。乃致書於杜使曰。沈俗僧智實白。實懷橘之歲。涉清信之名。採李之年。染息慈之位。雖淺智褊能。然敢希先達。竊見化度寺僧法雅。善因曩世受果今生。如安上之遊秦。似遠公之入晉。理應守護。驚之行。持結草之心。思報皇王之恩。奉酬覆載之德。乃於支提靜院。恆爲宰殺之坊。精舍林中。鎮作妻孥之室。服千僧之服。四海愴動地之悲。謗七佛之經。萬國嗟訴天之怨。自漢明感夢摩騰入洛已來。無所名人頗曾聞也。皇帝受禪撫育萬方。欲使王道惟清。法海無穢。公策名奉節。許道亡身。除甘蔗之災。拔空腹之樹。使禪林鬱映。慧苑扶疎。慕實嘉聲震於邦國。寧可忍斯邪佞。仍捧

鉢於祇桓。棄我貞廉。絕經行於靈塔。龍門深潛奉見無由。天意高懸流問何日。惟公鑒同水鏡。智察幽微。仰願拯驚翼於華箱。濟涸鱗於窮轍。輕以千陳。但增悚懼。後法雅竟以狂狷被誅。倫以事聞。乃下敕云。智實往經論告法雅。預知羸勃。自還俗已來。又不虧戒行。宜依舊出家。因返寺房綜括前業。摺討幽致有譽京室。十一年。駕往洛州。下詔云。老君垂範。義在清虛。釋迦貽則。理存因果。求其教也。汲引之迹殊途。求其宗也。宏益之風齊致。然大道之行。肇於遂古。源出無名之始。事高有形之外。邁兩儀而運行。包萬物而亭育。故能經邦致治。反樸還淳。至如佛教之興。基於西域。逮於後漢。方被中土。神變之理多方。報應之緣匪一。洎乎近世。崇信滋深。人冀當年之福。家懼來生之禍。由是滯俗者聞玄宗而大笑。好異者望眞諦而爭歸。始波涌於閩里。終風靡於朝廷。遂使殊俗之典鬱爲衆妙之先。諸華之教翻居一乘之後。流遁忘返於茲累代。今鼎祚克昌。既憑上德之慶。天下大定。亦賴無爲之功。宜有解張闡茲

玄化。自今已後。齋供行立至於稱謂。道士女道士可在僧尼之前。庶敦反本之俗。暢於九有。貽諸萬葉。時京邑僧徒各陳極諫。語在別紀。實惟像運湮沈。開明是屬。乃攜大德法常等十人。隨駕至關。上表曰。法常等言。年迫桑榆。始逢太平之世。貌同蒲柳。方值聖明之君。竊聞父有諍子。君有諍臣。法常等。雖預出家。仍在臣子之例。有犯無隱。敢不陳之。伏見詔書。國家本系出自柱下。尊祖之風形於前典。頒告天下無得而稱。令道士等處僧之上。奉以周旋。豈敢拒詔。尋老君垂範。治國治家。所佩服章亦無改異。不立觀字不領門徒。處柱下以全真。隱龍德而養性。智者見之謂之智。愚者見之謂其愚。非魯司寇莫之能識。今之道士不遵其法。所著衣服並是黃巾之餘。本非老君之裔。行三強之穢術。棄五千之妙門。反同張禹漫行章句。從漢魏已來。常以鬼道化於浮俗。妄託老君之後。實是左道之苗。若位在僧尼之上者。誠恐眞僞同流。有損國化。如不陳奏。何以表臣子之忠情。謹錄道經及漢魏諸史佛先道後之事如前。

伏願。天慈曲垂聽覽。敕遣中書侍郎岑文本。宣敕語僧等。明詔久行。不伏者與杖。諸大德等。咸思命難。飲氣吞聲。實乃勇身。先見口云。不伏此理。萬刃之下甘心受罪。遂杖之放還。抱思旋京晦迹華邑。處於渭陽之三原焉。信心之侶敬奉如雲。情計莫因。遂感氣疾。知命非久。欲與故人相別。而生不騎乘。乃令弟子四人各執牀角舁至本寺。精爽不襍。召諸知友執手訣云。實以虛薄妄廁僧儔。一期既至知復何述。但恨此身虛死未曾爲法。以爲慨然。近夢阿私陀仙見及云。常得出家。想非徒說。少時卒於大總持寺。春秋三十有八。卽貞觀十二年正月也。實自生能不入市廛。不執錢寶不求利涉。三衣瓶鉢常不離身。雖常日往還。而始無輒離。志行嚴肅殊有軌度。攝誘多方。故四遠道俗逃放之僧。多依附之。親侍沙門七人。皆供承有敘。通共嘉焉。總持故塔修奉者希。實每香燈供養以爲己業。病轉就篤。滴水不通已經旬日。侍人非時進漿。實曰。大聖垂誠其可欺乎。吾見臨終犯戒者多矣。豈使累劫之誠而陷於一

咽者哉。遂閉氣而止。又問以終事。答云。譬如彎弓放矢。隨處卽落。觀於山水。未有親疎之心。任時量處省事爲要。乃葬南郊僧墓中。斯亦達性之一方矣。終後三原信士。方三十餘里。皆爲立靈廟。夜別四五百人聚臨。如喪厥親。迄於百日。衆方分散。初總持寺有僧普應者。亦烈亮之士也。通涅槃攝論。有涯略之致。以傳奕上事。羣僧蒙然無敢諫者。應乃入秘書太史局公集。郎監命奕對論。無言酬償。但云。禿丁妖語不勞敍接。應曰。妖孽之作有國同誅。如何賢聖俱崇。卿獨侮慢。奕不答。應退造破邪論兩卷。背負籛條徑詣朝堂。以陳所述。時執事者以聖上開治通諫。芻蕘雖納。奕表未將。理當不爲呈達。應以多寫論本。日往朝省。卿相郎署鼓言奕表。牽挽奕手與談正理。奕素本淺學。假詞於人。杜口不對。斯亦悻悻強捍。僧傑不可抑也。應之所師法行者。亦貞素之僧也。俱住總持。衆首之最。立操孤拔與物不羣。每日六時常立參像。自問自答入進殿中。乃至勞遣應聲如在。精懇特立衆難加焉。故又目之爲高行也。行見塔廟必

加治護。飾以朱粉搖動物敬。京寺諸殿有未畫者。皆圖績之銘其相氏。卽勝光
褒義等寺是也。武德之始。猶未有年。諸寺饑餒煙火不續。總斷持名勝。普應爲
先。結會僧倫誓開糧路。人料一勺主客咸然。時來投者日恆僅百。夙少欣欣會
不告倦。而行微念起厭怠懷。卽悔告人大開鬼業。如何自累惜他食乎。每旦出
門延頓客旅。歡笑先言顧問將接。多辦鉢履安處布置。乃達時豐初不休舍。後
往楚國講遺教論。以畢終矣。

釋宏智。姓萬氏。始平槐里鄉人。隋大業十一年。德盛鄉閭權爲道士。因入終
南山。絕粒服氣期神羽化。形骸枯悴心用飛動。乃入京至靜法寺遇惠法師。問
以喻道之方。惠曰。有生之本以食爲命。假糧粒以資形。託津通以適道。所以
古有繫風捕影之論。仙虛藥誤之談。語事信然。幸無惑也。乃示以安心之要遣
累之方。義寧元年。委擲黃冠入山修業。武德之始天下大同。佛道二門峙然雙
列。智乃詣省申訴。請隸釋門。並陳理例。朝宰咸穆。遂得貫入緇伍隨情住寺。

而性樂幽栖。乃於南山至相寺而居焉。周歷講會。亟經炎燠。神用通簡。莫不精詣。然而性立虛融。慈矜在務。陶甄士俗。延納山賓。巖隱匱乏之流。飛走飢虛之類。咸贍資糗粒。錫以貝泉。雖公格嚴斷。寺制深約。而能攜引房宇。同之窟穴。泰。斯亦叔代匡護之開士也。滅後遂絕此蹤。惜哉。故其所獲法利。積散不窮。宏誘博愛。爲而不恃。加之以忍。邦行事音聲。厥初。開務通識。非斯莫曉。故凡有福會。必以簫鼓爲先。致令其從如雲。眞俗不爽於緣悟矣。講華嚴攝論等。以永徽六年五月九日。終於山寺。春秋六十有一。露骸林下。收骨焚散。遵餘令也。門人散住諸寺者。咸謹卓正行。不墜遺風。重誨誘之劬勞。顧復之永沒。乃共寫八部般若。用崇祀帖之恩。又建碑一區。陳於至相寺山外。二丈四尺。寶德寺莊所。

高僧傳二集卷第三十一終

高僧傳二集卷第三十二

唐釋道宣撰

釋法琳。姓陳氏。潁川人。遠祖隨官寓居襄陽。少出家。遊獵儒釋博綜詞義。金陵楚郢從道問津。自文苑才林靡不尋造。而意存綱梗不營浮綺。野栖木食於青溪等山。晝則承誨佛經。夜則吟覽俗典。故於內外詞旨經緯遺文。精會所歸咸肆其抱。而風韻閑雅韜德潛形。氣揚彩飛方陳神畧。隋季承亂入關觀化。流離八水顧步三秦。每以槐里仙宗互陳名實。昔在荆楚梗槩其文。而秘法奇章猶未探括。自非同其形服塵其本情。方可體彼宗師靜茲紛結。乃權捨法服長髮多年。外統儒門內希聘術。遂以義寧初歲。假被巾褐從其居館。琳素通莊老談吐清奇。道俗服其精華。膜拜而從遊處。情契莫二共敘金蘭。故彼所禁文詞。並用諂琳取定。致令李宗奉釋之典包舉具舒。張僞葛妄之言銓題品錄。武德

初運還莅釋宗。擁軼延光栖惶問道。以帝壤同歸名教。是則鼓言鄭衛易可箴規。乃住京師濟法寺。至武德四年。有太史令傅奕。先是黃巾深忌佛法。上廢佛法事者十有一條。云釋經誕妄言妖事隱。損國破家未聞益世。請胡佛邪教退還天竺。凡是沙門放歸桑梓。則家國昌大。李孔之教行焉。武皇容其小辯。朝輔未能抗也。時謂遵其邪徑通廢宏衢。莫不懼焉。乃下詔問曰。棄父母之鬢髮。去君臣之章服。利在何門之中。益在何情之外。損益二宜請動妙釋。琳憤激傳詞側聽明敕。承有斯問卽陳對曰。琳聞至道絕言。豈九流能辯。法身無象。非十翼所詮。但四趣茫茫漂淪欲海。三界蠢蠢顛墜邪山。諸子迷以自焚。凡夫溺而不出。大聖爲之興世。至人所以降靈。遂開解脫之門。示以安隱之路。於是中天王種。辭恩愛而出家。東夏貴遊。厭榮華而入道。誓出二種生死。志求一妙涅槃。宏善以報四恩。立德以資三有。此其利益也。毀形以成其志。故棄鬚髮美容。變俗以會其道。故去君臣華服。雖形闕奉親。而內懷其孝。禮

乖事主。而心戢其恩。澤被怨親以成大順。福沾幽顯豈拘小違。上智之人。依佛語故爲益。下凡之類。虧聖教故爲損。懲惡則濫者自新。進善則通人感化。此其大畧也。而傅氏所奏。在司猶未施行。奕乃多寫表狀。遠近公然流布。京室閭里。咸傳禿丁之誚。劇談酒席。昌言胡鬼之謠。佛日翳而不明。僧威阻而無勢。於時達量道俗動毫成論者非一。各陳佛理具引梵文。委示業緣曲垂邪正。但並是奕之所廢。豈有引廢證成。雖曰破邪終歸邪破。琳情主玄機獨覺千載。器局天授博悟生知。睹作者之無功。信乘權之有據。乃著破邪論。其詞曰。莊周云。六合之內。聖人論而不議。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老子云。域中有四大。而道居其一。考詩書禮樂之致。忠烈孝慈之先。但欲攸序彝倫。意存敬事君父。至德唯是安上治民。要道不出移風易俗。自衛返魯。詎述解脫之言。六府九疇。未宣究竟之旨。案前漢藝文志。所紀衆書一萬三千二百六十九卷。莫不功在近益。俱未暢遠途。誠自局於一生之內。非迥拔於三世之表者矣。遂

使當見因果理涉且而猶昏。業報吉凶義經丘而未曉。斯並六合之寰塊。五常之俗謨。詎免四流浩汗爲煩惱之場。六趣誼譁造塵勞之業者也。原夫實相杳冥。逾道之要道。法身凝寂。出玄之又玄。唯我大師體斯妙覺。一邊頓遣萬德斯融。不可以境智求。不可以形名取。故能量法界而興悲。揆虛空而立誓。所以現生穢土誕聖王宮。示金色之身吐玉毫之相。布慈雲於鷲嶺。則火宅燄銷。扇慧風於雞峰。則幽途霧卷。行則金蓮捧足坐則寶座承軀。出則天主導前。入則梵王從後。聲聞菩薩儼若朝儀。八部萬神森然翊衛。宣涅槃則地現六動。說般若則天雨四花。百福莊嚴。狀滿月之臨滄海。千光照曜。如聚日之映寶山。師子一吼。則外道摧鋒。法鼓暫鳴。則天魔稽首。是故號佛。爲法王也。豈與衰周李耳比德爭衡。末世孔丘輒相聯類者矣。是以天上天下。獨稱調御之尊。三千大千。咸仰慈悲之澤。然而理深趣遠。假筌蹠而後悟。教門善巧。憑師友而方通。統其教也。則八萬四千之藏。一諦十地之文。海殿龍宮之旨。古諫今書之

量。莫不流甘露於萬葉。垂至道於百王。近則安國利民。遠則超凡證聖。但以時運未融。致令漢梵殊感。故西方充音形之奉。東國後見聞之益。及慈雲卷潤。慧日收光。廼夢金人於永平之年。覩靈骨於赤烏之歲。於是漢魏齊梁之政。像教勃興。燕秦晉宋已來。名僧閒出。或神力救世。或異迹發人。或慧解開神。或通感適化。及白足臨刃不傷。遺法爲之更始。誌上分身員戶。帝王以之加信。具諸史籍其可詳乎。並使功被將來。傳燈永劫。議者僉曰。僧唯紹隆佛種。佛則冥衛國家。福隆皇基。必無廢退之理。我大唐之有天下也。應四七之辰。安九五之位。方欲興上皇之風。開正覺之道。治致太平。永隆淳化。但傅氏所述酷毒穢詞。並天地之所不容。人倫之所同棄。恐塵黷聖覽。不可具觀。伏惟陛下。布含宏之恩。垂鞠育之惠。審其逆順。議以真虛。佛以正法。遠委國王。陛下君臨斯當。付囑。謹上破邪論一卷。用擬傳詞。文有三十餘紙。自琳之綴彩。貫絕羣篇。野無道賢。朝無遺士。家藏一本。咸誦在心。並流畧之菁華。文章之冠冕。茂譽於

是乎騰廣。昏情由之而開尙矣。琳又以論卷初出意在宏通。自非廣露其情。則
自隸不塵其道。乃上啓儲后諸王及公卿侯伯等。並文理宏被庶績咸熙。其博
詣焉。故奕奏狀因之致寢。遂得釋門重啟。琳實其功。東宮庶子虞世南。詳琳
著論。乃爲之序胤。而傅氏不愜其情。重施密譖。搆扇黃巾用爲黨類。各造邪
論貶量佛聖。昏冒生靈銜曜朝野。薰蕕旣裸時所疑焉。武德元年春。下詔京置
三寺。唯立千僧。餘寺給賜王公。僧等並放還桑梓。嚴敕旣下莫敢致詞。五衆
哀號於稟街。四民顧歎於城市。於時道俗蒙然投骸無措。賴由震方出帝氛禳
廓清。素襲啓聞薄究宗領。登卽大赦還返神居。故佛日重朗於唐世。又由琳
矣。琳頻逢黜陟。誓結維持。道挫世情良資寡學。乃探索典籍隱括玄奧。撰辨
正論一部八卷。潁川陳子良注之。並製序曰。昔宣尼入夢。十翼之理克彰。伯
陽出關。二篇之義爰著。或鉤深繫象。或探蹟希夷。名言之所不宣。陰陽之所
不測。猶能彌綸天地包括鬼神。道無洽於大千。言未超於域內。況乎法身圓寂

妙出有無。至理凝玄迹泯真俗。體絕三相累盡七生。無心卽心非色爲色。筌蹠之外豈可言乎。若夫西伯拘羸遂顯精微。子長蠶室卒成先志。故易曰。古之作易者。其有憂乎。論之興焉。良有以矣。有道士李仲卿劉進喜等。並作庸文。謗毀正法。在俗人士或生邪信。法師駁其盲瞽遂著斯論。可謂鼓茲法海振彼詞鋒。碧雞之銳競馳。黃馬之峻爭鶩。莫不葉墮柯摧雲銷霧卷。但此論窮釋老之教源。極品藻之名理。恐好事後生。意有未喻。弟子近伸頂禮。從而問津。爛然溢目。若日月之入懷。寂乎應機。譬寶珠之燭物。旣悟四衢之幻。便息百城之遊。於是啓所未聞。爲之注解。良以文學雄伯羣儒奉戴。誘勸成則其從如雲。貞觀初年。帝於南山大和宮舊宅。置龍田寺。琳性欣幽靜。就而住之。衆所推美舉知寺任。從容山服詠歌林野。至十三年冬。有黃巾秦世英者。挾方術以邀榮。遂程器於儲貳。素嫉釋種。陰陳琳論謗訕皇宗。罪當罔上。帝勃然下敕沙汰僧尼。見有衆侶宜依遺教。仍訪琳身據法推勸。琳扼腕奮發。不待追徵。

獨詣公庭。輕生徇理。乃繫以繯縊。下詔問曰。周之宗盟異姓爲後。尊祖重親。實由先古。何爲追逐其短。首鼠兩端。廣引形似之言。備陳不遜之喻。犯毀我祖禰。謗黷我先人。如此要君。罪有不恕。琳答曰。文王大聖。周公大賢。追遠慎終。昊天靡答。孝悌之至。通於神明。雖有宗周義不爭長。何者。皇天無親。竟由輔德。古人黨理而不黨親。不自我先。不自我後。雖親有罪必罰。雖怨有功必賞。賞罰理當。故天下和平。老子習訓道宗。德教加於百姓。恕己謙光。仁風形於四海。又云。吾師名佛。佛者覺一切人也。乾竺古皇。西昇逝矣。討尋老教。始末可追。日授中經。示誨子弟。言。吾師者善入泥洹。綿綿常存。吾今逝矣。今劉李所述。謗滅老氏之師。世莫能知。著茲辯正論。有八卷。畧對道士。六十餘條。並陳史籍前言。實非謗毀家國。自後辨對二十餘例。並據琳詞。具狀聞奏。赦云。所著辨正論。信毀交報篇曰。有念觀音者。臨刃不傷。且赦七日。令爾自念。試及刑決。能無傷不。琳外纏桎梏。內迫刑期。水火交懷。訴仰無路。乃緣生來。

所聞經教及三聖尊名。銘誦心府。擬爲顯應。至於限滿。忽神思飄勇。橫逸曾懷。歡慶相尋。頓忘死畏。立待對問。須臾敕至云。今赦期已滿。當至臨刑。有何所念。念有靈不。琳援筆答曰。自隋季擾攘四海沸騰。疫毒流行干戈競起。興師相伐各擅兵威。臣佞君荒不爲正治。遏絕王路固執一隅。自皇王弔伐載清陸海。斯實觀音之力。咸資勢至之恩。比德連蹤道齊上聖。救橫死於帝庭。免淫刑於都市。琳於七日已來。不念觀音。唯念陛下。敕治書侍御史韋棕問琳。有詔令念觀音。何因不念。乃云唯念陛下。琳答。伏承觀音聖鑒塵形六道。上天下地皆爲師範。然大唐光宅四海。九夷奉職八表刑清。君聖臣賢不爲枉濫。今陛下子育恆品。如經卽是觀音。旣其靈鑒相符。所以唯念陛下。且琳所著正論。爰與書史倫同。一句參差任從斧鉞。陛下若順忠順正。琳則不損一毛。陛下若刑濫無辜。琳則有伏屍之痛。具以事聞。遂不加罪。有下敕徙於益部僧寺。行至百牢關菩提寺。因疾而卒。時年六十九。沙門慧序。經理所苦。情結斷

金。曉夕同衾慰撫承接。及命將盡在序膝上。序慟哭崩摧淚如駛雨。乃召諸關傍道俗。葬於東山之頂。高樹白塔。勒銘誌之。行路望者知便下淚。序本雍州武功人。善經籍通佛理。明攝論以爲敷化之訓。體道開俗言無品藻。將護遊僧用爲家操。本住京輦後移梁益。以百牢衝會四方所歸。道俗柄投往還莫寄。序乃宅寺關口。用接遠賓。故行侶賴之。詠歌盈耳。於時治書侍御史韋暉。審英節詐。乃奏彈曰。竊以大道鬱興。沖虛之迹斯闡。玄風旣播。無爲之教實隆。未有身預黃冠志同凡素者也。道士秦英。頗學醫方薄閑呪禁。親戚寄命羸疾投身。姦姪其妻禽獸不若。情違正教心類豺狼。逞貪競之懷。恣邪穢之行。家藏妻子門有姬童。乘肥衣輕出入衢路。揚眉奮袂無憚憲網。健羨未忘觀繳在慮。斯源不殄至教式虧。請寘嚴科以懲姪侈。乃入大理。竟以狂匿被誅。公私怪其死晚。琳所著詩賦啓頌碑表章議大乘教法。並諸論記傳。合三十餘卷。並金石擊其風韻。綉錦續其文思。流靡雅便。騰燄彌穆。又善應機說導。卽事騁詞。言

會宮商義符玄籍。斯亦希世罕嗣矣。

釋道會。姓史。犍爲武陽人。初出家。住益州嚴遠寺。器宇高簡雅調逸羣。四方道俗旦夕參候。猶以蜀門小陬聞見非廣。乃入京詢訪經十餘年。經論史籍博究宗領。還蜀欲大開釋教導引後銳。時屬亂離不果心術。會皇運初興率先招撫。詹俊李兗首途巴蜀。會上疏曰。會弟性不肖。家風失墜。封爵雖除詔敕猶在。門生故吏子孫成列。並奮臂切齒思效力用。卽日劔門雖啓巫峽負固。會請躬率徒隸。振錫啓途。折簡宣威。開懷納款。軍無矢石之勞。主有待成之逸。此亦一時之利也。惟公圖之。爲使淹留遂不行。於時國初。僧尼道士所在多度。有道士宋冀。是彼梁棟。於隆山縣下新立道觀。屋宇成就置三十人。曾經總管段倫陳牒改觀爲寺。其郭內住者並是道宗不伏。移改囑安撫大使李襲譽。巡察州縣。會以事達。乃引兵過城。四面鳴鼓一時驅出。舉宗怨訴噂啗街衢。會曰。未能令天下改觀爲寺。此之一所終不可奪。遂依立寺。至今不毀。武皇登

遐。入京朝觀。因與琳師同修辨正。有安州髡師。在蜀宏講。人有嫉者。表奏云。反又述法。會覘候消息。遂被拘執。身雖在獄。言笑如常。爲諸在獄講釋經論。經春至冬。諸僧十數。衣服纏縷。不勝寒酷。京師有無盡藏。恆施爲事。會致書曰。自如來潛影西國。千有餘年。正法東流。五百許載。雖復赤髭青眼。大開方便之門。白腳漆身。廣示歸依之路。猶未出於苦海。尙陸沈於險道。況五衆名僧。四禪教首。頭陀聚落。唯事一餐。宴坐林中。但披三納。加以無緣之慈。想升錘以代鴿。履不輕之行。思振錫以避蟲。今有精勤法子。清淨沙門。橫被囚拘。實非其罪。遂使重關早落。覩獄吏而魂飛。清室晚開。見刑官而思盡。嚴風且灑。穿襟與中靈俱飄。繁霜夜零。寒心與死灰同燼。若竟不免溝壑。抑亦仁者所恥。書達卽送裘鞋給之。及事釋還鄉。三輔名僧。送出郭門。會與諸遠僧別。詩曰。去住俱爲客。分悲損性情。共作無期別。時能訪死生。道俗聞者。皆墮淚。時益州法曹裴希仁。自矜門學。會與相見。輕有譏誚。會曰。蜀川雖小。賢德如林。漢朝八

俊同出。唯張綱埋輪東雒。難曰。豺狼當路安問狐狸。奏誅梁冀。威攝四海者。捷爲武陽人也。漢時有問楊子雲曰。李仲堪何如人。答曰。隱不違親。貞不絕俗。天子不臣。諸侯不友者。資中人也。巴西閬中。百王之仰。益州郫縣。名振於華夷。明公庶可虛心待國士。豈得以土地拘於人哉。言訖而出。希仁媿謝。旣返謂人曰。江漢多靈。其斯人也。以貞觀末卒。年七十矣。

釋智勤。俗姓朱。隋仁壽因舍利州別置大興國寺度。少小以匡護爲心。每處衆發言。無不允睦。精誠勇猛。事皆冥祐。初母患委頓。爲念觀音。宅中樹葉之上皆現化佛。合家並見。母疾遂除。又屬隋末荒亂。諸賊競起。勤獨守此寺。賊不敢凌。故得寺宇經像一無所損。諸寺湮滅不可目見。又一時權著俗衣。以避兵刃。被賊圍遶而欲殺之。忽聞空中聲告。師可去俗衣。遂除外服。賊見頂禮。請將供養。經於數月後投於蜀。聽嵩法師講。衆至三千。法師皆委令檢校。遂得安恬。內外無事。一人力也。又至唐初還歸鄧州。講維摩三論十餘遍。後隱於

北山。倚立十餘年。所居三所卽今見存。恆聞谷中鐘聲。後尋巖嶺。忽見一寺。宛麗奇常。入中禮拜。似有人住。如是數度。後更尋覓莫知所在。又居山內糧食將盡。其行道之處土自發起。遂除棄之。明日復爾。如是再三。遂有穀現。因卽深掘得粟二十餘碩。其粟粒大色赤稍異凡穀。時鄧州佛法陵遲。合州道俗就山禮請。願出任持。遂感夢而出。其夢不詳子細。後時負像出山。中途忽闇莫知其路。不得前進。俄有異火兩炬。照路極明。因得見道。送至村中火方迴滅。村人並見無不驚異。因出任大興國。前後諸王刺史。並就寺頂禮。請受歸戒。恆以僧尼之事委令檢校。佛法光顯。吳蜀遠聞。又至永徽年初。以見時事繁襍。守房不出。向淹三載。讀一切經兩遍。每讀經時恆見有神來聽。初中後夜常聞彈指警欬之聲。至顯慶四年。省符召入慈恩。不就。至其年五月欲終之前。所有功德不周之處。曉夜經構使畢。人問何故如此。答曰。無常之法何可保耶。至十五日。寺中樹木枝葉萎枯。自然分枿。禽鳥悲鳴遍於寺內。僧各驚問。

莫知所由。至十六日旦。忽見昔聽經神來。禮拜而語云。莫禮。傍人無有見者。於是鬢髮披衣在繩牀內。手執香鑪跏趺而坐。告諸弟子。汝可取大品經讀誦。至往生日訖。遂合掌坐而卒。停經數日。顏色如舊。恆有異香聞於寺內。合州道俗悲慟難勝。州縣官人並送至野。春秋七十四矣。

釋慈藏。姓金氏。新羅國人。其先三韓之後也。中古之時。辰韓馬韓秦韓。率其部屬。各有魁長。案梁貢職圖。其新羅國。魏曰斯盧。宋曰新羅。本東夷辰韓之國矣。藏父名武林。官至蘇判異。以本王族
比唐一品既享高位。籌議攸歸。而絕無後嗣。幽

憂每積。素仰佛理。乃求加護。廣請大捨祈心佛法。並造千部觀音。希生一息。後若成長。願發道心。度諸生類。冥祥顯應。夢星墜入懷。因卽有娠。以四月八日誕載良辰。道俗銜慶。希有瑞也。年過小學。神睿澄簡。獨拔恆心。而於世數史籍畧皆周覽。情意漠漠。無心染趣。會二親俱喪。轉厭世華。深體無常。終歸空寂。乃捐捨妻子。第宅田園。隨須便。給行悲敬業。子爾隻身投於林壑。羸服草屨。用

卒餘報。遂登隙獨靜行禪。不避虎兇常思難施。時或弊睡心行將微。遂居小室。周障棘刺露身直坐。動便刺肉。懸髮在梁。用法昏漠。修白骨觀轉向明利。而冥行顯被物望所歸。位當宰相頻徵不就。王大怒。敕往山所將加手刃。藏曰。吾寧持戒一日而死。不願一生破戒而生。使者懼之不敢加刃。以事上聞。王愧服焉。放令出家任修道業。卽又深隱。外絕來往。糧粒固窮。以死爲命。便感異鳥各銜諸果。就手送與。鳥於藏手就而共食。時至必爾。初無乖候。斯行感玄徵。罕有聯者。而常懷感慈哀含識。作何方便令免生死。遂於眠寐見二丈夫曰。卿在幽隱欲爲何利。藏曰。唯爲利益衆生。乃授藏五戒訖曰。可將此五戒利益衆生。又告藏曰。吾從忉利天來。故授汝戒。因騰空滅。於是出山。一月之間。國中士女咸受五戒。又深惟曰。生在邊壤佛法未宏。自非目驗無由承奉。乃啓本王西觀大化。以貞觀十二年。將領門人僧實等十有餘人。東辭至京。蒙敕慰撫。勝光別院厚禮殊供。人物繁擁財事旣積。便來外盜。賊者將取心顛自

驚。返來露過。便授其戒。有患生盲。詣藏陳懺。後還得眼。由斯祥應。從受戒者。日有千計。性樂栖靜。啓敕入山。於終南雲際寺東懸磔之上。架室居焉。旦夕人神歸戒又集。時染少疹。見受戒神爲摩所苦。尋卽除愈。往還三夏常在此山。將事東蕃。辭下雲際。見大鬼神其衆無數。帶甲持仗云。將此金輦迎取慈藏。復見大神與之共鬪。拒不許迎。藏聞臭氣塞谷蓬勃。卽就繩牀。通告訣別。其一弟子又被鬼打躓死。乃蘇。藏卽捨諸衣財。行僧德施。又聞香氣遍滿身心。神語藏曰。今者不死。八十餘矣。旣而入京。蒙敕慰問。賜絹二百疋。用充衣服。貞觀十七年。本國請還。啓敕蒙許。引藏入宮。賜納一領襍綵五百段。東宮賜二百段。仍於宏福寺爲國設大齋。大德法集。並度八人。又敕太常九部供養。藏以本朝經像凋落未全。遂得藏經一部。並諸妙像旛花蓋具。堪爲福利者。賫還本國。旣達鄉壤。傾國來迎。一代佛法於斯興顯。王以藏景仰大國。宏持正教。非夫綱理。無以肅清。乃敕藏爲大國統。住王芬寺。寺卽王之所造。又別

築精院。別度十人恆充給侍。又請入宮。一夏講大乘論。晚又於皇龍寺講菩薩戒本。七日七夜天降甘露。雲霧卷靄覆所講堂。四部興嗟聲望彌遠。及散席日。從受戒者其量雲從。因之革厲十室而九。藏屬斯嘉運。勇銳由來。所有衣資並充檀捨。唯事頭陀。蘭若綜業。正以青丘佛法東漸百齡。至於住持修奉蓋闕。乃與諸宰伯詳評紀正。時王臣上下。僉議攸歸。一切佛法須有規猷。並委僧統。藏令僧尼五部各增舊習。更置綱管。監察維持。半月說戒依律懺除。春冬總試令知持犯。又置巡使。遍歷諸寺誠勵說法。嚴飾佛像營理衆業。鎮以爲常。據斯以言。護法菩薩卽斯人矣。又別造寺塔十有餘所。每一興建合國俱崇。藏乃發願曰。若所造有靈。希現異相。便感舍利在諸巾鉢。大衆悲慶積施如山。便爲受戒。行善遂廣。又以習俗服章中華夷有革。藏惟歸崇正朔義豈貳心。以事商量舉國咸遂。通改邊服一準唐儀。所以每年朝集位在上蕃。任官遂踐並同華夏。據事以量。通古難例一撰也。今春秋將立器宇宏峻。吐言成政。

行立懷德。撰諸經戒疏十餘卷。出觀行法一卷。流彼國。有沙門圓勝者。本族辰韓清慎僧也。以貞觀初年。來儀京。輦遍陶法肆。聞持鏡曉志存定攝。護法爲心。與藏齊襟秉維城壘。及同返國。大敞行途。講開律部。唯其光肇。自昔東蕃有來西學。經術雖聞。無行戒檢。緣構旣重。今則三學備焉。是知通法護法。代有斯人。中濁邊清。於斯驗矣。

論曰。觀夫至人之降時也。或三輪御世。或六通導物。人依法依。本護法而陳教。適權適道。實兼濟而成津。是以三藏設位。拯弱喪於未然。護法一科。樹已崩之正網。然宏誘之相。條緒稍多。時顯知微。乍揚神武。騁奇辯於邪衆。暢決蒙心。顯大義於當時。昌明玄理。假威權而助道。有德獨擅其聲。藉傳授而潛通。遍吉常行其務。遂有撻撻於靈岳。聲告但爲任持。重結法於剡洲。教旨唯尊宏理。入大乘論。則九億無學。住法萬年。經律所詮。賓頭羅漢未取泥洹。斯皆助揚道化。通悟未聞。靜倒惑於卽生。紹正法於來世。故使湮殘屢染。尋復

還興。豈唯凡謀。蓋其力矣。況乎迦葉尊者。凝神雞足之峰。堅慧菩薩。端拱修羅之窟。斯並引生趣善。爲物持身。致及慈氏降靈。遞相宏扇。或摧裂愛網。或傾覆慢幢。或通決深疑。或開揚道務。爲業應接。若雲雨之相投。爲功惟重。等大地之宏博。所以身子榮名。顯法輪之大將。徇多徽號。標無相之後佛。五百門學通號任持。行德相高皆稱第一。至於乘時御化。通法開宗。宏救之極。高身子。良由闢樹園之福地。蕩邪寇之高鋒。偃目連之神力。覆富那之辯慧。此卽護法之緣。蓋唯斯矣。自道風東扇。爰始騰蘭。前傳重於開宗。故人譯經之目。然則傳譯在乎歸信。未信不可宏文。護持存乎正邪。邪正方開信本。經陳如是。豈虛也哉。道元德母。信其實矣。所以發蒙啓化。應接時心。重空顯其德明。大衆駭其耳目。致使拜首受道。欽沐法流。不虛設也。費才感終於壇側。褚信鬢頂於場中。顯宗悟理如歸。侍中捐俗入道。一期盛事。萬代舟航。佛日於是流暉。法雲由斯不絕。茲德可紀。茲言可詳。而閩越隱其高例。附譯稱述。竊比

則事業懸殊。達化則乘權難擬。計功編次宜先譯傳。稍非經務故後三學。及姚秦迷外。道融折其是非。元魏重邪。量如制其強禦。前傳顯然其宗可錄。施乎齊周兩治厥政殊風。齊高獨盛釋門。周武偏宏李衆。然其邪辯逼正。邪僞而正通。妄作亂真。眞澄而妄隱。故使齊氏一統。民無兩情。釋侶闡邦寺塔充國。二百萬衆。綱猷上統之言。四十千寺。咸列釋門之刹。約指刻洲。化境通括像正任持。梯航之大未可相擬。豈法之力。唯人謂乎。宏斯在人。則顯公據其首也。掩抑華飾揚耀塵埃。衆皆輕而不思。可謂激通其道。及法上引衣之赴難也。則醒醉相兼。醒則領上之累詞。醉則示虛於邪敵。雖復金匱玉韜之秘術。未可與言。孫武吳起之奇謀。曾何足道。所以登虎之始。搖動物心。異衆等山丘。鼓論同雲物。致使纒撻刃辯載戢妖氛。定方術於面前。樹微言於卽世。故有談仙者投骸於臺檻。宗虛者深繫於王庭。明詔遂頒國無兩信。雖稠公標於定道。賢上統於義門。一時之慶。固不同年而語矣。周氏秦壤世號武鄉。豺狼之諺想不虛。

託。懷文斯寡習勇彌隆。酌緯候之讖詞。納譎誑之佞術。衛嵩本我之胤。張賓乃彼之餘。異響同心。唇齒相副。競列封表。曲引遊言。冒罔帝心。覆絕仁祀。時未思其禍始也。禍作萌漸。百辟之所不知。及望夷之福終也。潰發滂流。天元方改前政。呼嗟何及。僧傑道安名殊衛氏。風格峻逸比景彌天。一論既陳。異見將弭。而狙詐蠅巧。終墜前條。靜謫上賢。當斯頹運。奮發拒諫。守素窮巖。慨正道之遂荒。誠護法之無力也。乃解形松石。殉命西方。於時同軌遺形。亦有十數。自非懷大濟於末俗。覩法滅而增哀。何能捨所重於幽林。爲依救而終世。誠可美矣。誠可悲矣。詳觀列代數賢。則紹隆之迹可見。藻鏡則日月同仰。清範則高山是欽。具彰本。紀其續昌矣。有隋御寓。深信釋門。兼陳李館。爲收恆俗。二世纘歷。同政前朝。悼像化之微行。襲宋桓之致敬。於時緇素相望。愕然。明瞻法師屈起臨對。夙未程術。衆或漏言。及覲其厲色。格詞抗揚。嚴詔。皆謂禍碎其身首也。助慄不安其足。而瞻逞怡顏色。欣勇綽然。帝後乃述釋門之有人焉。衆乃

悟其脫穎也。知人其難。人實難知。知其難者。千載其一乎。信不虛矣。皇唐啓運代有斯人。普應佩席於天門。慧滿戴衣於朝伍。智實剛烈。詆呵於時重。法琳慷慨。極言於明詔。異世同風不屑古也。莫不言行同時死生齊日。故得名流萬代。紹先聖之宏猷乎。惟夫經論道業務在清心。宏護法網實敦遐志。志遠則不思患辱。心清則罔懼嚴誅。達三相之若馳。識九有之非宅。未曾爲法。徒喪餘齡。豈唯往生。乃窮來陰。於是挾福智而面諸佛。覩形骸若委遺塵。騰神畧而直前。鼓通博之橫辯。但令法住。投鼎鑊其如歸。旣屬慧明。處濁世其如夢。故能不負遺寄。斯傳之有蹤乎。已矣。夫誰有見斯。而不勉勵志於重霄哉。

高僧傳二集卷第三十二終

高僧傳二集卷第三十三

唐釋道宣撰

感通上

正傳三十四人
附見十一人

魏洛京永寧寺天然僧勒那漫提傳一

滎陽沙門釋超達傳二

僧明

文成沙門釋慧達傳三

東齊沙門釋明琛傳四

常山衡唐精舍釋道泰傳五

梁九江東林寺釋道融傳六

魏末魯郡沙門釋法力傳七

法智
法禪

道集

梁蜀土青城山寺釋植相傳八

道香

僧朗

蜀土潼州沙門釋僧林傳九

荊州沙門釋慧簡傳十

魏涼州沙門釋僧朗傳十一

太山朗公谷寺釋僧意傳十二

太山丹嶺寺釋僧照傳十三

齊相州鼓山寺釋道豐傳十四

鄴下大莊嚴寺釋圓通傳十五

太原沙門釋慧寶傳十六

鄴下寶明寺釋僧雲傳十七

此下見
下卷

梁州薛寺釋僧遠傳十八

周上黨元開府寺釋慧瑱傳十九

隋相州大慈寺釋洪獻傳二十

東川沙門釋慧雲傳二十一 傳大士

鄂州沙門釋法朗傳二十二

蜀部灌口山竹林寺釋道仙傳二十三

陳攝山栖霞寺釋慧峯傳二十四

隋蘇州重玄寺釋慧巖傳二十五

東都寶楊道場釋法安傳二十六 法齊

蔣州大歸善寺釋慧侶傳二十七

唐京化度寺釋轉明傳二十八

安州沙門賈逸傳二十九 楊祐

雍州義善寺釋法順傳三十 智儼

蒲州普濟寺釋道英傳三十一

雍州梁山沙門釋又德傳三十二

京師辯才寺釋智則傳三十三

京師律藏寺釋通達傳三十四

勒那漫提。天竺僧也。住元魏洛京永寧寺。善五明工道術。時信州刺史綦母懷文。巧思多知。天情博藝。每國家營宮室器械。無所不關。利益公私。一時之最。又敕令修理永寧寺。見提有異術。常送餉祇承冀有聞見。而提視之平平初無。敘接。文心恨之。時洛南玄武館。有一蠕蠕客。曾與提西域舊交。乘馬衣皮。時來造寺。二人相得言笑抵掌。彌日不懈。文旁見夷言。不曉往復。乃謂提曰。弟子好事人也。比來供承望師降意。而全不賜一言。此北狄耳。獸心人面殺生血食。何足可尚。不期對面遂成彼此。提曰。爾勿輕他。縱使讀萬卷書。事用未必相過也。懷文曰。此有所知。當與角伎賭馬。提曰。爾有何耶。曰。算術之能。無。問望山臨水。懸測高深。圍圖踏窖不舛升合。提笑而言曰。此小兒戲耳。庭前有一棗樹極大。子實繁滿。時七月初悉已成就。提仰視樹曰。爾知其上可有幾

許子乎。文怪而笑曰。算者所知。必依鉤股標準。則天文地理亦可推測。草木繁耗有何形兆。計期實謾言也。提指蠕蠕曰。此卽知之。文憤氣不信。卽立契賭馬。寺僧老宿咸來同看。具立旁證。提具告蠕蠕。彼笑而承之。云文復要云。必能知者幾許成核。幾許瘵死無核。斷許旣了。蠕蠕腰閒皮袋裏出一物。似今秤錘。穿五色線。線別貫白珠。以此約樹。或上或下。或旁或側。抽線映眼。周迴良久。向提撼頭而笑述其數焉。乃遣人撲子實下盡。一一看閱。疑者文自剖看校量子數成不。卒無欠贖。因獲馬而歸。提每見洛下人遠向嵩高少室取薪者。自云。百姓如許地。擔負辛苦。我欲暫牽取一山枕洛水頭。待人伐足乃還故去。不以爲難。此但數術耳。但無知者誣我爲聖。所以不敢。提臨欲終語弟子曰。我更停五三日往一處行。汝等念修正道勿懷眷戀。便寢疾閉戶而臥。弟子竊於門隙視之。見提身不著牀在虛仰臥。相告同視。一僧忽效。提還牀如舊。遙謂曰。門外是誰。何不來入。我以牀熱故取涼耳。爾勿怪也。是後數日便

捨命矣。

釋超達。未詳其氏。元魏中行業僧也。多學問有知解。帝禁圖讖尤急。所在搜訪。有人誣達有之。乃收付榮陽獄。時魏博陵公檢勘窮効。達以實告。公大怒以車輪繫頸。嚴防衛之。自知無活路。專念觀世音。至夜四更忽不見車輪所在。見守防者皆大昏睡。因走出外。將欲遠避。以久繫獄。腳遂攣急不能遠行。及至天曉。虜騎四出追之。達惟逃必不免。因伏草中騎來蹋草並靡。雖從邊過對而不見。仰看虜面。悉以牛皮障目。達一心服死。至誠稱念。夜中虜去。尋卽得脫。又僧明道人。爲北臺石窟寺主。魏氏之王天下也。每疑沙門爲賊。收數百僧互繫縛之。僧明爲魁首。以繩急纏從頭至足。剋明斬決。明大怖一心念觀音。至半夜覺繩小寬。私心欣幸精禱彌切。及曉索然都斷。旣因得脫逃逸奔山。明旦獄監來覓不見。唯有斷繩在地。知爲神力所加也。卽以奏聞。帝信道人不反。遂一時釋放。

釋慧達。姓劉。名宰和。本咸陽東北。三城定陽稽胡也。先不事佛。目不識字。爲人凶頑。勇健多力。樂行獵射。爲梁城突騎。守於襄陽。父母兄弟三人並存。居家大富。豪侈鄉閭。縱橫不理。後因酒會遇疾。命終備覩地獄衆苦之相。廣有別傳。具詳聖迹。達後出家。住於文成郡。今慈州東南高平原。卽其生地矣。見有廟像。戎夏敬禮。處於治下安民寺中。曾往吳越。備如前傳。至元魏太武大延元年。流化將訖。便事西返。行及涼州番禾郡東北望御谷。而遙禮之。人莫有曉者。乃問其故。達云。此崖當有像現。若靈相圓備。則世樂時康。如其有闕。則世亂民苦。達行至肅州酒泉縣城西七里石澗中死。其骨並碎。如葵子大可穿之。今在城西古寺中。塑像於上。寺有碑云。吾非大聖。遊化爲業。文不具矣。爾後八十七年至正光初。忽天風雨。雷震山裂。挺出石像。舉身丈八。形相端嚴。唯無有首。登卽選石命工彫鑿別頭。安訖還落。因遂住之。魏道陵遲。其言驗矣。逮周元年。治涼州城東七里澗。忽有光現。徹照幽顯。觀者異之。乃像

首也。便奉至山巖安之。宛然符會。儀容彫缺四十餘年。身首異所二百餘里。相好還備。太平斯在。保定元年。置爲瑞像寺焉。乃有燈光流照鐘聲飛響。相續不斷。莫測其由。建德初年。像首頰落。大冢宰及齊王。躬往看之。乃令安處。夜落如故。乃經數十。更以餘物爲頭。終墜於地。後滅佛法。僅得四年鄰國殄喪。識者察之方知先監。雖遭廢除像猶特立。開皇之始經像大宏。莊飾尊儀。更崇寺宇。大業五年。煬帝躬往禮敬厚施。重增榮麗。因改舊額爲感通寺焉。故今模寫傳形量不可測。約指丈八臨度衆異。致令發信彌增日新。余以貞觀之初歷遊關表。故謁達之本廟。圖像儼肅日有隆敬。自石隰慈丹延綏威嵐等州。並圖寫其形所在供養。號爲劉師佛焉。因之懲革胡性。奉行誠約者殷矣。見姚道安製像碑。

釋明琛。齊人。少遊學兩河。以通鑒知譽。然經論雖富。而以徵難爲心。當魏明代釋門云盛。琛有學識遊肆而已。故其雅量頗非鴻業。時有智翼沙門。道聲載

穆。遠近望塵。學門若市。琛不勝幽情深忌聲畧。私結密交廣搜論道。初爲屋子論議法。立圖著經。外施名教內構言引。牽引出入罔冒聲說。聽言可領。及述茫然。勇意之徒相從雲集。觀圖望經恍若雲夢。一從指授渙若冰消。故來學者先辦泉帛。此屋子法入學遂多。餘有獲者不能隱秘。故琛聲望少歇於前。乃更撰蛇勢法。其勢若葛亮陣圖。常山蛇勢擊頭尾至。大約若斯。還以法數傍蛇比擬。乍度乍卻前後參差。余曾見圖極是可畏。畫作一蛇可長三尺。時屈時伸。傍加道品。大業之季。大有學之。今則不行。想應絕滅。初琛行蛇論遍於東川。有道行者深相諫喻。決意已行博爲道藝。潞州上邑思宏法華。乃往巖州林慮縣洪谷寺請僧。忘其名。往講。琛素與知識。聞便往造。其人聞至中心戰灼。知琛論道不可相抗。乃以情告曰。此邑初信。事須歸伏。諸士俗等已有傾心。願法師不遺故舊。共相成贊。今有少衣裁。輒用相奉。琛體此懷。乃投絹十疋。琛曰。本來於此。可有陵架意耶。幸息此心。然不肯去。欲聽一上。此僧彌怖。事

不獲已如常上講。琛最後入堂。賈絹束撥在衆中曰。高座法師昨夜以絹相遺。請不須論議。然佛法宏曠。是非須分。脫以邪法化人。幾許誤諸士俗。高座聞此懾怖無聊。依常唱文如疏所解。琛卽喚住欲論至理。高座爾時神意奔勇。泰然待問。琛便設問。隨問便解。重疊雖多。無不通義。琛精神擾攘。思難無從。卽從座起曰。高座法師猶來闇塞。如何今日頓解若斯。當是山中神鬼助其念力。不爾。何能至耶。高座合堂一時大笑。琛卽出邑。共伴二人。投家乞食。旣得氣滿噎而不下。餘解喻。何所諍耶。論議不來天常大理。何因頓起如許煩惱。琛不應。相隨東出步步歎吒。登嶺困極。止一樹下。語二伴曰。我今煩惱熱不可言。意恐作蛇。便解剔衣裳。赤露而臥。翻覆不定。長展兩足。須臾之間。兩足忽合。而爲蛇尾。翹翹上舉。仍自動轉。語伴曰。我作蛇勢論。今報至矣。卿可上樹。蛇心若至。則有吞噬之緣。可急急上樹。心猶未變。伴便上樹。仍共交語。每作蛇論。果至如何。言語之間。奄便全身作蛇。唯頭未變亦不復語。宛

轉在地舉頭自打。打仍不止。遂至於碎。歛作蟒頭。身形忽變。長五丈許。舉首四視。目如火星。於時四面無量諸蛇一時總至。此蟒舉頭。去地五六尺許。趣谷而下。諸蛇相隨而去。其伴目驗斯報。至鄴說之。

釋道泰。元魏末人。住常山衡唐精舍。夢人謂曰。若至某年。當終於四十二矣。泰心惡之。及至期年。遇重病甚憂。悉以身資爲福。友人曰。余聞供養六十二億菩薩。與一稱觀世音同。君何不至心歸依。可必增壽。泰乃感悟。遂於四日夜專精不絕。所坐帷下。忽見光明從戶外而入。見觀音足趺蹠閒金色朗照。語泰曰。汝念觀世音耶。比泰褰帷。須臾不復見。悲喜流汗。便覺體輕。所患遂愈。年四十四。方爲同意說之。泰後終於天命。更有一僧。其緣同泰。故不疏耳。

釋道融。梁初人。住九江東林寺。篤志沈博。遊化已任。曾於江陵勸一家受戒。奉佛爲業。先有神廟不復宗事。悉用給施。融便撤取送寺。因留設福。至七日

後。主人母見一鬼持赤索欲縛之。母甚惶懼。乃更請僧讀經行道。鬼怪遂息。融晚還廬山。獨宿逆旅。時天雨雪中夜始眠。見有鬼兵其類甚衆。中有鬼將帶甲挾刃。形奇壯偉。有持胡牀者。乃對融前踞之。便厲色揚聲曰。君何謂鬼神無靈耶。速曳下地。諸鬼將欲加手。融默稱觀世音。聲未絕。卽見所住牀後有一天將。可長丈餘。著黃皮袴褶。手捉金剛杵擬之。鬼便驚散。甲冑之屬碎爲塵粉。融嘗於江陵勸夫妻二人。俱受五戒。後爲劫引。夫遂逃走。執妻繫獄。遇融於路求哀請救。融曰。唯至心念觀世音。更無信餘道。婦入獄後。稱念不輟。因夢沙門立其前。足蹴令去。忽覺身貫三木自然解脫。見門猶閉。閹司數重守之。計無出理。還更眠夢見向僧曰。何不早出。門自開也。旣聞卽起。重門洞開。便越席而出。東南數里將值民村。天夜闇冥。其夫先逃夜行晝伏。二忽相遇皆大驚駭。草閒審問。乃其夫也。遂共投商者。遠避竟得免難。釋法力。未詳何人。精苦有志德。欲於魯郡立精舍。而財不足。與沙彌明琛。往

上谷。乞麻一載。將事返寺。行空澤中。忽遇猛火。車在下風。無得免理。於時法力倦眠。比覺而火勢已及。因舉聲稱觀。未述世音。應聲風轉。火燄尋滅。安隱而還。又沙門法智者。本爲白衣。獨行大澤。猛火四面一時同至。自知必死。乃合面於地。稱觀世音。怪無火燒。舉頭看火。一澤之草。纖毫並盡。唯智所伏。僅容身耳。因此感悟。出家爲道。厲精翹勇。衆所先之。又沙門道集。於壽陽西山遊行。爲二劫所得。縛繫於樹。將欲殺之。唯念觀世音。守死而已。劫引刀。屢斫。皆無傷損。自怖而走。集因得脫。廣傳此事。又沙門法禪等。山行逢賊。唯念觀音。挽弓射之。欲放不得。賊遂歸誠。投弓於地。又不能得。知是神人。捨而逃走。禪等免脫。所在通傳。並魏末人。別有觀音感應傳。文事包廣。不具敘之。

釋植相。姓郝氏。梓潼涪人。嘗任巴西郡吏。太守鄭貞。令相賫獻物下揚都。見梁祖王公崇敬三寶。便願出家。及還上蜀。決誓家屬。並其妻子。既同相志。一時翦落。自出家後。梁大同中。專習苦行。一食常坐。正心佛理。以命自期。時南

武都。今孝水縣也。有法愛道人。高街道術。相往觀之。愛於夕中。自以呪力現一大神。身著衣冠容相瑰偉。來舉繩牀離地四五尺。便誦戒。神卽馳去。斯須復來舉牀。僅動一角如前復去。俄爾又來在相前立。相正意貞白初無微動。尋爾復去。於屋頭現面。舍棟破裂。其聲甚大。相亦無懼。神見不動。便來禮拜求哀懺悔。至旦語愛曰。汝所重者。此是邪術非正法也。可捨之。相後往益聽講。以生在邊鄙。言頗涉俗。雖遭輕誚。亡懷在道都不忤意。又因行路寄宿道館。道士有素聞相名。恐化徒屬。拒不延之。其夜羣虎遶院相吼。道士等通夕不安。及明追之。從受菩薩戒焉。又會行宏農。水側見人垂釣。相勸止之。不從其言。卽唾水中。忽有大蛇擊頭四顧來趣。釣者因卽歸命投相出家。時梁道漸衰。而涪土軍動。與彖法師分飛異域。彖入靜林山。相入青城山。聚徒集業。梁王蕭搆。素相欽重。供給獠民以爲營理。未暇經始便感重疾。知命不救。謂弟子曰。常願生淨土。而無勝業。雖不生三塗。亦不生天堂。還生涪土作沙門也。

汝等努力行道。方與吾會。跏坐儼然奄便遷化。時年三十有四。其山四面獠民。見其坐亡皆來歎異。禮拜供養改俗行善。弟子銜命露屍松下。初相置足於綿州城西栢林寺。院宇成就。於堂頭植梧桐一株。極爲繁茂。忽以四月十五日。無故葉落。又維那此旦打鐘。初不發聲。大小疑怪不測所以。上座僧起謂有大變。執錫逃避。須臾信報。相已終卒。樹枯鐘噎。表其遷化之晨也。此寺去青城四百餘里。而潛連之感。殆非人謀。梁初又有道香僧朗。並有神異。其迹畧同。誌公之類矣。

釋僧林。吳人。深有德素。行能動物。梁大同中。上蜀至潼州。城西北百四十里有豆圖山。上有神祠。土民敬之。每往祭謁。林往居之禪默累日。忽有大蟒縈繩牀前。舉頭如揖讓者。林爲授三歸。受已便去。自爾安恬卒無災異。其山北涪水之陽。素來無猿。自林栖託已來。便有兩頭依林而住。有初見者云度水來。及後林出山門。猿還泗渡。如此非一。年月淹久孚乳產生。生乃有數十。有

時送林至龍門口。並望而返。後往赤水巖故寺中。屋宇並摧止有叢林。便卽露坐。有虎蹲於林前。低目視林。乃爲說法。良久便去。爾後孤遊雄悍不避惡獸。常行仁濟。感化極多。末卒於潼郡。

釋慧簡。不知何許人。梁初在道。戒業宏峻殊奇瞻勇。荊州廳事東。先有三閒別齋。由來屢多鬼怪。時王建武臨治。猶無有能住者。唯簡是王君門師。專任居之。自住一閒。餘安經像。俄見一人黑衣無目。從壁中出。便倚簡門上。時簡目開心了。但口不得語。意念觀世音。良久鬼曰。承君精進故來相試。今神色不動。豈復逼耶。欸然還入壁中。簡徐起澡漱禮誦訖。還如常眠寐。夢向人曰。僕以漢末居此數百年。爲性剛直多所不堪。君誠淨行好人。特相容耳。於此遂絕。簡住積載。安隱如初。若經他行。猶無有人能住之者。

釋僧朗。涼州人。魏虜攻涼。城民素少。乃逼斥道人用充軍旅。隊別兼之。及贛幢所擬。舉城同陷。收登城僧二千人。至軍將魏主所。謂曰。道人當坐禪行道。

乃復作賊。深當顯戮。明日斬之。至期食時赤氣數丈。貫日直度。天師寇謙之。爲帝所信。奏曰。上天降異。正爲道人實非本心。願不須殺。帝弟赤堅王。亦同謙請。乃下敕止之。猶虜掠散配役徒。唯朗等數僧別付帳下。及魏軍東還。朗與同學中路共叛。陣防嚴設更無走處。東西絕壁莫測淺深。上有大樹旁垂崖側。遂以鼓旗竿繩繫樹懸下。時夜大闇。崖底純棘無安足處。欲上岸頭。復恐軍覺。投計悽惶捉繩懸住。勢非支久。共相謂曰。今厄至矣。唯念觀世音耳。便以頭扣石。一心專注。須臾光明。從日處出。通照天地。乃見棘中有得下處。因光至地還忽闇冥。知是神也。相慶感遇。便就以眠。良久方曉。始聞軍衆驚覺將發。而山谷萬重不知出路。唯望日行。值一大虎出在其前。相謂曰。雖脫虜難復入虎口。朗曰。不如君言。正以我等有感。所以現光。今遇此虎。將非聖人示路也。於是二人徑詣虎前。虎卽前行。若朗小遲虎亦暫住。至曉遂得出路。而失虎所在。便隨道自進。七日達於仇池。又至梁漢出於荊州。不測其終。

釋僧意。不知何人。貞確有思力。每登座講說。輒天花下散在於法座。元魏中。住太山朗公谷山寺。聚徒教授。迄於暮齒精誠不倦。寺有高麗像。相國像。胡國像。女國像。吳國像。崑岡像。岱京像。如此七像並是金銅。俱陳寺堂。堂門常開。而鳥獸無敢入者。至今猶爾。故靈裕像讚云。應感而來。誠無指屬。豈神通冥著。理隔尋常之議乎。意奉法自資。束躬供養。將終前夕。有一沙彌死來已久。見形禮拜云。違奉已來。常爲天帝驅使。栖遑無暇。廢修道業。不久天帝請師講經。願因一言得免形苦。意便洗浴燒香。端坐靜室候待時至。及期果有天人來入寺及房。冠服羽從偉麗殊特。衆僧初見。但謂是何世貴。入山參謁。不生驚異。及意爾日無疾而逝方知靈感。其都講住在兗州。自餘香火叟匿散在他邑。後試檢勘。皆同日而終焉。有說云。僧意志湛。卽朗公同侶。前傳闕之。故今緝綴。湛得初果。其塔見存。在泰山靈巖寺側。見別傳。

釋僧照。未詳氏族。住泰山丹嶺寺。性虛放喜追奇。每聞靈迹譎詭。無不登踐。

承瀑布之下多諸洞穴。仙聖攸止。以魏普泰年行至榮山。見飛流下有穴。因穴隨入。行可五六里。便出穴外。逐微徑東北上數里。得石渠闊兩三步。水西流清而且澈。帶渠藥草莖蔓委地。渠北有瓦舍三口。形甚古陋。庭前穀穗縱橫。鳥雀殘食。東頭屋裏有數架黃帙。中間有鐵臼兩具。亦有釜器。並附遊塵。都無炒爨之迹。西頭屋內有一沙門。端坐儼然飛塵沒膝。四望唯見茂林懸澗。非復人居。須臾逢一神僧。年可六十。眉長丈餘盤掛耳上。相見欣然如舊。問所從來。自云。我同學三人來此避世。一人外行未返。一人死來極久。似入滅定。今在西屋內汝見之未。今日何姓爲主。答是魏家。僧云。魏家享國已久不姓曹耶。照云姓元。僧曰。我不知。遂取穀穗搗之作粥。又往林中葉下取黎棗與之令噉。僧云。汝但食。我不噉此。又問誦何經。照云。誦法華。神僧領頭曰。大好精進業。今東屋格上如許經。並自誦之。欲得聞不。照合掌曰。唯敢聞命。彼遂部別誦之。聲氣朗徹。乃至通夜。照苦睡。僧曰。但睡。我自恆業耳。達旦不眠。

更爲造食。照謝曰。幸得奉謁。今暫歸尋來接事。僧亦不留。但言。我同學行去。汝若值者大有開悟。恨不見之。旣言須歸好去。照尋路得還。結侶重往。瀑布與穴莫測其處。今終南諸山亦有斯事。旣多餘涉。不無其理云。

釋道豐。未詳氏族。世稱得道之流。與弟子三人居相州鼓山中。不求利養。或云。鍊丹黃白醫療占相。世之術藝無所不解。齊高往來并鄴。常過問之。應對不思隨事標舉。帝曾命酒並蒸肫。敕置豐前令遣食之。豐聊無辭讓。極意飽噉。帝大笑。亦不與言。駕去後謂弟子曰。除卻牀頭物。及發撤牀。見向者蒸肫猶在。都不似噉嚼處。時石窟寺有一坐禪僧。每日至西則東望。山巔有丈八金像現。此僧私喜謂觀靈瑞。日日禮拜。如此可經兩月。後在房臥。忽聞枕間有語。謂之曰。天下更何處有佛。汝今道成。卽是佛也。爾當好作佛身。莫自輕脫。此僧聞已便起持重。傍視羣僧猶如草芥。於大衆前側手指胸云。你輩頗識眞佛不。泥龕畫像。語不能出唇。知慮何如。你見眞佛不知禮敬。猶作本日期

我。悉墮阿鼻。又眼睛已赤。叫呼無常。合寺知是驚禪。及未發前。昇詣豐所。徑卽問曰。汝兩月已來。常見東山上現金像耶。答曰。實見。又曰。汝聞枕閒遣作佛耶。答曰。實然。豐曰。此風動失心耳。若不早治。或狂走難制。便以鍼鍼三處。因卽不發。及豐臨終。謂弟子曰。吾在山久。令汝等有谷汲之勞。今去無以相遺。當留一泉與汝。旣無陟降辛苦。努力勤修道業。便指竈傍去一方石。遂有玄泉澄映。不盈不減。於今見存。

釋圓通。不知氏族。少出家。泛愛通博。以溫敏見稱。往鄴都大莊嚴寺。研諷涅槃。文旨詳覈。以高齊武平四年。夏中講下。有一客僧。形服疎素。履操宏雅。因疾乃投諸寺中。僧侶以其所患纏附臭氣薰勃。皆惡之。無敢停者。通觀其量識宏遠。深異其度。乃延之房中。雖有穢汚。初無輕憚。日積情欸。薄通其意。問何所學。答曰。涅槃。通以素業相沿。宛然若舊。乃以經中深要。及先德積迷未會解者。並敍而談之。客僧亦同其所引。更爲章句判釋。泠然。雅有其致。通欣於

道合。更倍由來。經理湯藥。曉夕相守。曾於夜中持春酒一盞云。客人寄患服此爲佳。客遂顰眉飲之。一咽便止。夏了病愈。便辭通去。通曰。今授衣將逼。官寺例得衣賜。可待三五日閒。當贈一襲寒服。客云。藉亂不少。何容更煩。通固留之。作衣遺已。臨別執通手誡曰。修道不欺閤室。法師前以酒見及。恐傷來意。非正理也。從今已往此事宜斷。頗曾往鼓山石窟寺不。小僧住下舍小寺。正在石窟北五里。當繞澗驛東。有一小谷。東出卽竹林寺。有緣之次念相訪也。通敬謝前誠。當必往展。於是而別。至明年夏初。以石窟山寺僧往者希。遂減莊嚴。定國興聖總持等官寺。百餘僧爲一番。通時爾夏預居石窟。意訪竹林。乃大集客主。問寺所在。衆皆大笑。誡通勿傳此妖言。竹林竟無適莫。乃流俗之恆傳耳。通惟客僧見投。非常欸遇。言及斯事。計非虛指。衆亦異焉。乃各費香花與通俱行。至寺北五里小谷。東出劣通人徑。行可五里昇於山阜。見一老公。手巾襪額布裊短褐。執鑿開荒二十餘畝。遙見羣僧放馬而前。曰。何處

道人不依徑路。僧云住在石窟。欲向竹林。公大怒曰。去年官寺放馬。噉我生苗。我兒遮護被打幾死。今復將此面目來耶。曳纜來逐。羣僧十餘望谷馳走。獨不逐通。語通曰。是你干健不返。放使入山餓虎。通卽東出數里。值一曲澗淺而森茂。尋澗又東。但聞南嶺上有諷誦之聲。通問竹林所在。應聲答曰。從何處來。豈非圓通法師乎。通曰是矣。遂披林踰險就通。通略敘離闕喜滿言情。曰下山小寺僧徒烏合。心性動止多不稱具瞻。雖然已能降重。終須到寺。相進數里。忽見雙闕高門長廊複道。修竹干雲青松蔽日。門外黑漆槽長百餘尺。凡有十行。皆鋪百銜環。金銅綺飾貯以粟豆。傍有馬跡而掃洒清淨。乃立通門左。告云。須前諮大和尚。須臾引入。至講堂西軒廊下。和尚坐高牀。侍列童吏五六十人。和尚年可七十許。眉面峰秀狀類梵僧。憑案理文書。傍有通事者。通禮謁卻立。和尚命曰。旣住官寺。厚供難捨。何能自屈。此寺誠無可觀。通具述意故。乃令安置。將通巡房禮訊。見兩房僧各坐寶帳。交絡衆飾映奪日

光。語引僧云。彼是何人。輒敢來入。振手遣去。僧有慚色。顧謂通曰。情意不同令人阻望。且就小僧住房可以消息。乃將入室。具敝昔緣。並設中食。食如鄴中常味。食後引觀圖像莊嚴園池臺閣。周遊歷覽不可得遍。通因自陳曰。儻得廁迹風塵常供掃洒。生願畢矣。僧曰。相逢卽以爲意。但須諮和尚。未知果不。夜與通宿。曉爲諮白。和尚曰。甚知來意。不惜一房。凡受官請爲報不淺。依如僧法。不得兩處生名。今且還去。除官名訖來必相容。勿以爲恨。卽遣送出至馬槽側。顧慕流淚。自傷罪重不蒙留住。執僧手別。西行百步。迴望猶見門闕儼然。步步返望更行兩里許。歛見峰巒巖巖。非復寺宇。悵望尋路。行達開荒之地。了無蹤緒。但有榛木耳。識者評云。前者舉饗驅僧。假爲神怪。令通獨進。示見有緣耳。言大和尚者。將不是賓頭盧耶。如入大乘論。尊者賓頭盧羅睺羅等十六諸大聲聞。散在諸山渚中。又於餘經亦說。九十九億大阿羅漢。皆於佛前取籌住壽於世。並在三方諸山海中。守護正法。今石窟寺僧。每聞異鐘唄響。

洞發山林。故知神宮仙寺不無其實。余往相部尋鼓山焉。在故鄴之西北也。望見橫石狀若鼓形。俗諺云。石鼓若鳴。則方隅不靜。隋末屢聞其聲。四海沸騰。斯固非妄。左思魏都賦云。神鉦迢遞於高巒。靈響時警於四表是也。自神武遷鄴之後。因山上下並建伽藍。或樵採陵夷或工匠窮鑿。神人厭其誼擾。捐捨者多。故近代登臨罕逢靈跡。而傳說竹林往往殊異。良由業有精浮。故感見多彩。近有從鼓山東面而上。遙見山巔大道列樹青松。尋路達宮綺華難紀。珍木美女相次歡娛。問其丈夫。皆云適往少室。逼暮當還。更進數里。並是竹林。尋徑西行乃得其寺。衆僧見客。歡遇承迎供給食飲。指其歸路。乃從山西北下。去武安縣不過十數里也。暨周武平齊。例無僧服。鄴東夏坊有給事郎郭彌者。謝病歸家養素閭巷。洽聞內外慈濟在懷。先廢老僧悉通收養。宅居讀誦。忽聞有扣門者。令婢看之。見一沙門執錫擊鉢。云貧道住鼓山竹林寺。逼時乞食。彌近門聲接。乃遙應曰。衆僧但言乞食。何須詐聖。身自往觀四尋不見。方知非

常人也。悔以輕肆其口。故致聖者潛焉。近武德初年。介山抱腹巖有沙門慧休者。高潔僧也。獨靜修禪。忽見神僧三人在佛堂側。休怪之。謂尋山僧也。入房取坐具。將往禮謁。及後往詣。神僧中小者抱函在前。大者在後。乘虛冉冉南趣高嶺。白雲北迎。霏靄不見。後經少時。又見一僧東趣巖壁。休追作禮。遂入石中。此巖數有鐘鳴。依時而扣。雖蒙聲相不及言令。斯亦感見參差不可一準。大略爲言。巖穴靈異。要惟虛靜。必事喧襍。希聞奇相矣。

釋慧寶。氏族未詳。誦經二百餘卷。德優先達。時共知名。以齊武平三年。從井向鄴。行達艾陵川。失道尋徑入山。暮宿巖下。室似人居。迴無所見。寶端坐室前。上觀松樹。見有橫枝懸磬。去地丈餘。夜至二更。有人身服草衣。自外而至。口云。此中何爲有俗氣。寶卽具述設敬。與共言議。問寶。卽今何姓。統國。答曰。姓高氏。號齊國。寶問曰。尊師山居早晚。曰。後漢時來。長老得何經業。寶恃已誦博。頗以自矜。山僧曰。修道者未應如此。欲聞何經爲誦之。寶曰。樂聞

華嚴。僧卽少時誦之便度。聲韻諸暢非世聞。更令誦餘。率皆如此。寶驚歎曰。何因大部經文倏然卽度。報曰。汝是有作心。我是無作心。夫忘懷於萬物者。彼我自得矣。寶知爲神異也。求哀乞住。山僧曰。國中利養召汝。何能自安。且汝情累未遣。住亦無補。至曉便捨去。寶遂返尋行迹。達鄴敘之。

高僧傳二集卷第三十三終

高僧傳二集卷第三十四

唐釋道宣撰

釋僧雲。不知何人也。辯聽詞令備明大小。崇附齋講。恆以常任。齊鄴盛昌。三寶雲著名焉。住寶明寺襟帶衆理。以四月十五日臨說戒時。僧並集堂。雲居上首。乃白衆曰。戒本防非。人人誦得。何勞煩衆數數聞之。可令一僧豎義令後生開悟。雲氣格當時無敢抗者。咸從之。訖於夏末常廢說戒。至七月十五日旦。將昇草坐。失雲所在。大衆以新歲未受交廢自恣。一時崩騰四出追覓。乃於寺側三里許。於古冢內得之。遍體血流如刀割處。借問其故。云有一丈夫。執三尺大刀厲色瞋雲。改變布薩妄充豎義。刀膾身形痛毒難忍。因接還寺竭情懺悔。乃經十載說戒布薩。讀誦衆經以爲常業。臨終之日。異香迎之神色無亂。欣然而卒。時咸嘉其卽世懲革。不墜彝倫云。

釋僧遠。不知何人。住梁州薛寺。爲性疎誕不修細行。好追隨流宕歡醮爲任。以齊武平三年。夢見大人。切齒責之曰。汝是出家人。面目如此。遽縱造惡。何不取鏡自照。遠忽覺驚悸流汗。至曉以盆水自映。乃見眼邊烏黯。謂是垢汗。便洗拭之。眉毛一時隨手落盡。因自咎責。奈何此殃譴。遂改革常習返形易性。弊衣破履一食長齋。遵奉律儀。昏曉行悔。悲淚交注。經一月餘日又夢。前人含笑謂曰。知過能改。是謂智乎。赦汝前愆。勿復相續。忽驚喜而覺。流汗遍身。面目津潤眉毛漸出。遠頗感兩報信知三世。自後竭精奉法。中不暫怠。卒爲練行僧也。鄉川所歸終於本土。

釋慧瑱。上黨人。奉律齊貞貞確難拔。住郡內元開府寺。獨靜一房禪懺爲業。會周建德六年。國滅三寶。瑱抱持經像隱於深山。遇賊欲劫之。初未覺也。忽見一人形長丈餘。美鬚面。著紗帽。衣青袍。九環金帶吉莫皮靴。乘白馬朱鬣。自山頂徑至瑱前。下馬而謂曰。今夜賊至。師可急避。瑱居懸崖之下。絕無餘

道。疑是山神。乃曰。今佛法毀滅。貧道容身無地。故來依投檀越。今有賊來。正可於此取死。更何逃竄。神曰。師既遠投弟子。弟子亦能護師。正爾住此。遂失所在。當夜忽降大雪可深丈許。遂免賊難。後羣賊更往。神遂告山下諸村曰。賊欲劫瑣師。急往共救。乃各持器仗入。路中相遇拒擊驚散。從此每日瑣恆憑之安業山阜。不測其卒。

釋洪獻。鄴人。少履道門。早明律檢。聽涉勞頓。遂兩目俱闇。住相州大慈寺。既無前導。常處房中。禮誦爲先。不輟晨夕。開皇十四年。忽感一神。自稱般若檀越。來從受戒。數致談話。同房僧綱禪師。上堂中食。般若乃將綱一襍衣來。獻云。勞陳法事。利益不少。輒奉衣物。願必受之。獻納於櫃中。後綱食還。怪失衣襍。搜求寺內。乃於獻所得之。具以告語。綱終不信。神遂發撤綱房衣物被案。狼藉滿庭。竿扇秤尺摧折數段。神於空中語曰。僧綱不好設齋會。供養三寶。我會禍汝未央。獻雖目冥。及與般若言及。事同自覩。神語獻曰。伴衆極多。悉在

紫陌河上。唯三十人相隨。可令寺家設食。衆僧便於西院會之。神曰。大好飲食。勞費師等。雖然僧綱不起齋供。後會使知。綱無奈之何。恐迫不已。便私費財物營諸齋福。般若又曰。既能行福。今相放矣。仍以絹兩疋付獻云。當以一疋施大衆。一疋贈綱師。獻對衆受得。具皆聞見。仍便付領。於後彌勵本業。遂卒於所住。

釋慧雲。范陽人。十二出家。遊聽爲務。年十八。乘驢止於叔家。叔覩其驢快。將規害之。適持刀往。見東牆下黃衣人。揚拳逆叱曰。此道人方爲通法大士。何敢害也。叔懼告婦。婦曰。君心無剛。正眼花所致耳。聞已復往。又見西牆下黃衣人云。勿殺道人。若殺大禍交及。叔怖乃止。明旦辭往姊家。叔又持刀送之。告雲曰。此路幽險。故送度難。雲在前行。正在深阻。叔在其後。揮刀欲斫。忽見姊夫在傍。竟免加害。雲都不知也。開皇中。周流餐挹。具瞻經論。名高東夏。榮冠一時。後領徒五百來過叔氏。叔見當衢闡化。深惟昔覺。乃奉絹十疋。夫

妻發露。雲始知之。乃爲說法治斷。安然無恨。常以此事戒諸門人曰。吾昔不乘好物。何事累人。自預學徒必無華飾。但得支身。成誦於口也。後不測其終。陳宣帝時。東陽郡烏傷縣雙林大士傅宏者。體權應道躡嗣維摩。時或分身濟度爲任。依止雙林導化法俗。或金色表於胷臆。異香流於掌內。或見身長丈餘。臂過於膝。腳長二尺指長六寸。兩目明亮重瞳外耀。色貌端峙有大人之相。梁高撥亂宏道偏意釋門。貞心感被來儀賢聖。沙門寶誌發迹金陵。然斯傅公雙林明導。時俗昌言莫知其位。乃遣使賈書。贈梁武曰。雙林樹下當來解脫善慧大士。敬白國王救世菩薩。今條上中下善。希能受持。其上善者。略以虛懷爲本。不著爲宗。亡相爲因。涅槃爲果。其中善。略以持身爲本。治國爲宗。天上人閒果報安樂。其下善。略以護養衆生。帝聞之延住建業。乃居鍾山下定林寺。坐蔭高松臥依磐石。四徹六旬天花甘露恆流於地。帝後於華林園重雲殿。開般若題。獨設一榻。擬與天旨對揚。及玉輦昇殿。而公晏然其坐。憲司譏問。

但云法地無動。若動則一切不安。且知梁運將盡。救愍兵災。乃然臂爲炬翼。禳來禍。至陳大建元年夏中。於本州右脅而臥。奄就昇遐。於時隆暑赫曦。而身體溫暖。色貌敷愉。光彩鮮潔。香氣充滿。屈伸如恆。觀者發心莫不驚歎。遂合殮於巖中。數旬之間。香花散積。後忽失其所在。往者不見。號慕轉深。悲戀之聲。慟噎山谷。陳僕射徐陵爲碑銘。見類文也。

釋僧朗。一名法朗。俗姓許氏。南陽人。年二十餘。欣欲出家。尋預鬻落。栖止無定。多住鄂州。形貌與世而殊。有奇相。飲噉同俗。爲時共輕。常養一猴一犬。其狀偉大。皆黃赤色。不狎餘人。唯附於朗。日夕相隨。未曾捨離。若至食時。以木盂受食。朗噉飽已。餘者用餵。既同器食訖。猴便取盂戴之。騎犬背上。先朗而行。人有奪者。輒爲所咋。朗任犬盤遊。略無常度。陳末隋初。行於江嶺之表。章服麤弊。威儀越序。杖策徒行。護養生命。時復讀誦諸經。偏以法華爲志。素乏聲弄。清靡不豐。乃潔誓誦之。一坐七徧。如是不久。聲如雷動。知福力之可階也。其誦

必以七數爲期。乃至七十七百七千逮於七萬。聲韻諧暢任縱而起。其類箏笛隨發明了。故所誦經時。傍人觀者視聽皆失。朗唇吻不動。而嚙起咽喉。遠近亮徹。因以著名。然臂腳及手。伸縮任懷。有若龜藏。時同肉聚。或住酒席。同諸讌飲而嚼噉豬肉。不測其來。故世語曰。法華朗五處俱時縮。豬肉滿口類。或復巡江洄泝。拱手舟中。猴犬在傍。都無巖棹隨意所往。雖陵犯風波。胸息之閒便達所在。有比丘尼爲鬼所著。超悟玄解統辯經文。居宗講導聽採雲合。皆不測也。莫不讚其聰悟。朗聞曰。此邪鬼所加。何有正理。須後檢校。他日清旦。猴犬前行徑至尼寺。朗隨往到。禮佛遶塔至講堂前。尼猶講說。朗乃厲聲呵曰。小婢。吾今旣來。何不下座。此尼承聲。崩下走出堂前。立對於朗從卯至申。卓不移處。通汗流地默無言說。問其慧解奄若聾癡。百日已後方復本性。其隆行通感。皆此類也。大業末歲猶未塵飛。而朗口唯唱賊。朝夕不息。官人懼以惑衆。遂幽而殺之。襄陽法琳素與交游。奉其遠度。因事而述。故卽而敘

之。

釋道仙。一名僧仙。本康居國人。以遊賈爲業。梁周之際。往來吳蜀。江海上下。集積珠寶。故其所獲貨貨乃滿兩船。時或計者云。直錢數十萬貫。旣懷寶填委。貪附彌深。唯恨不多。取驗吞海。行賈達於梓州新城郡牛頭山。值僧達禪師說法。曰。生死長久無愛不離。自身尙爾。況復財物。仙初聞之。欣勇內發。深思惟曰。吾於生多貪。志慕積聚。向聞正法。此說極乎。若失若離。要必當爾。不如沈寶江中。出家離著。索然無擾。豈不樂哉。卽沈一船深江之中。又欲更沈。衆共止之。令修福業。仙曰。終爲紛擾。勞苦自他。卽又沈之。便辭妻子。又見達房。凝水滉漾。知入定。心更重。投灌口山竹林寺。而出家焉。初髮落日對衆誓曰。不得道者不出此山。卽迴絕人蹤。結字巖曲。禪學之侶相次屯焉。每覽經卷。始開見佛在某處。無不哽咽。我何不值。但見遺文。而仙挺卓不羣。野栖禽獸。或有造問學方者。皆答對善權冥符正則。自初入定。一坐則以四五日爲恆準。客到

其門。潛然卽覺。起共接晤。若無人往。端坐靜室。寂若虛空。有時預告。明當有客至。或及百千。皆如其說。會無欠長。梁始興王澹。褰帷三蜀。禮以師敬。攜至陝。服沮曲。以天監十六年。至青溪山。有終焉志也。便薙草止容繩牀。於時道館崇敞。巾褐紛盛。屢相呵斥。甚寄憂心焉。仙乃宴如。會無屑。一夕道士忽見東岡火發。恐野火焚害仙也。各執水器來救。見仙方坐。大火猛燄洞然。咸歎火光神德。道士李學祖等。捨田造像。寺塔欵成。遠近歸信十室而九。州刺史鄱陽王恢。躬禮受法。天監末。始興王冥感。於梁秦寺造四天王。每六齋晨常設淨供。仙後赴會。四王頂上放五色光。仙所執爐自然煙發。太尉陸法和。昔微賤日。數載在山。供仙給使。僧有肆責者。仙曰。此乃三台貴公。何緣罵辱。時不測其後貴也。和果遂昇袞服。仙或勞疾。見縹衣童子從青溪水出。椀盛妙藥。跪而進服。無幾便愈。居山二十八年。復遊井絡。化道大行。時遭酷旱。百姓請祈。仙卽往龍穴。以杖扣門。數日。衆生何爲嗜睡如此。語已。登卽玄雲四合。大

雨滂注。民賴斯澤。咸來禱賽。欽若天神。有須舍利。卽爲祈請。應念卽至。如其所須。隋蜀王秀。作鎮岷絡。有聞王者。尋遣追召。全不承命。王勃然動色。親領兵仗。往彼擒之。必若固蹤。可卽加刃。仙聞兵至。都無畏懼。索僧伽黎。被已端坐念佛。王達山足。忽雲雨襍流。雹雪崩下。水涌滿川。藏軍無計。事旣窘迫。乃遙歸懺禮。因又天明雨霽。山路清爽。得至仙所。王躬盡敬。便爲說法。重發信心。乃邀還成都之靜衆寺。厚禮崇仰。舉郭恭敬。號爲仙闍黎焉。開皇年中。返於山寺。道路自淨。山神前掃。一夜客僧止房。仙往曳出。房因卽倒。年百餘歲。端坐而卒。乃葬彼山。益州今猶有木景白疊尙存。云是聖人仙闍黎許。

釋慧峰。不知何人。住栖霞寺。聽詮公三論。深悟其旨。最爲得意。名架於布。衆所推美。詮每云。峯之達解思力。吾不及也。以吾年老。且復相依。峯遊心正理。身範律儀。攝靜松林。日唯一食。衣服麤素。略無寸積。顧步鏘鏘。雅有風潤。末出江都。偏宏十誦。讚誘前修。聽者如市。有問云。今學大乘。如何講律。峯

云。此致非汝所知。豈學正法而大小相乖乎。以陳天嘉年卒。春秋六十。臨終告弟子智琨曰。吾去處懸遠。非汝所知。終後屈一指。拊之雖伸還屈。時議謂證初果。

釋慧巖。住蘇州重玄寺。相狀如狂不修戒檢。時人不齒。多坐房中不同物議。忽獨歡笑戲於寺中。以物指搗曰。此處爲殿。此處爲堂。乃至廊廡廚庫。無不畢備。經可月餘因告僧曰。欲知巖者。浮圖鈴落。則亡歿矣。至期果然。乃返鎖其房。槌戶開之。端坐已卒。遠近聞之封赴闔闔。各捨金帛遂成大聚。依言締構鬱成名寺。遠皆符焉。自終至今四十餘載。猶如存在。見處佛堂。用通禮謁云。

釋法安。姓彭。安定鶉孤人。少出家。在太白山九隴精舍。慕禪爲業。麤食弊衣。卒於終老。開皇中。來至江都令通晉王。時以其形質矬陋言笑輕舉。並不爲通。日到門首。喻遣不去。試爲通之。王聞召入相見如舊。便住慧日。王所遊履必

賈隨從。及駕幸泰山。時遇渴乏。四顧唯巖無由致水。安以刀刺石。引水崩注。用給帝王。時大嗟之。問何力耶。答王力也。及從王入磧。達於泥海。中應遭變。皆預避之得無損敗。後往泰山。神通寺僧來請檀越。安爲達之。王乃手書寺壁爲宏護也。初與王入谷。安見一僧著弊衣乘白驢而來。王問何人。安曰。斯朗公也。卽創造神通。故來迎引。及至寺中。又見一神狀甚偉大。在講堂上。手憑鴟吻下觀人衆。王又問之。答曰。此太白山神。從王者也。爾後諸奇不可廣錄。大業之始。帝彌重之。威轡王公見皆屈膝。常侍三衛奉之若神。又往名山召諸隱逸。郭智辯釋誌公澄公杯度。一時總萃慧日。道藝二千餘人。四事供給資安而立。又於東都爲立寶揚道場。唯安一衆居中樹業。至十一年春。四方多難。無疾而終所住。春秋九十八矣。初將終前告帝後事。安其亡後百日火起。出於內宮。彌須慎之。及至寒食油沸上焚。夜中門閉。三院宮人一時火死。帝時不以爲怪。送柩太白。資俸官給。然安德潛於內。外同諸俗。唯眠不施枕。

頭無委曲。延頸牀邊。口流涎溜。每至升許爲異。時復有釋法濟者。通微知異僧也。發迹陳世。及隋二主皆宿禁中。妃后襍住。精進寡慾。人罕登者。文帝。長安爲造香臺寺。後主東都造龍天道場。帝給白馬。常乘在宮。如有疹患。呪水飲之。無不必愈。又能見鬼物。預覩未然。大業四年。忽辭上曰。天命不常。復須後世。唯願宏護。荷負含生。便爾坐卒。鬢髮將殮。須臾髮生長半寸許。帝曰。禪師滅定何得埋之。索大鐘打之一月餘日。既不出。定身相如生。天子廢朝百官素服。敕送於蔣州。吏力官給行到設齋。物出所在。東都王公已下。爲造大旛四十萬口。日齋百僧。至於七七。人別日嚶二十五段。通計十餘萬疋。斯並荷其福力故。各傾散家珍云。

釋慧侃。姓湯。晉陵曲阿人也。少受學於和闍黎。和靈通幽顯。世莫識其淺深。而翹敬尊像。事同眞佛。每見立像不敢前坐。勸人造像唯作坐者。道行遇諸困厄無不救濟。或見被縛之豬。和曰。解脫首椽嚴。豬尋解縛。主因放之。自爾偏

以慈救爲業。大衆集處輒爲說法。皆隨事讚引卽物成務。衆無不悟而歸於道。末往鄴下大宏正法。歸向之徒至今流詠。臨終在鄴。人問其所獲。云得善根成熟耳。侃奉其神化積有年稔。衆知靈異初不廣之。後往嶺南歸心眞諦。因授禪法。專精不久。大有深悟。末住栖霞。安志虛靜。往還自任不拘山世。時往揚都偃法師所。偃素知道行。異禮接之。將還山寺。請現神力。侃云。許復何難。卽從窗中出臂。長數十丈。解齊熙寺佛殿上額。將還房中。語偃云。世人無遠識。見多驚異。故吾所不爲耳。以大業元年。終於蔣州大歸善寺。春秋八十有二。初侃終日。以三衣襍遙拋堂中。自云。三衣還衆僧。吾今死去。便還房內。大衆驚起追之。乃見白骨一具踟坐牀上。就而撼之鏗然不散。

釋轉明。俗姓鹿氏。未詳何許人。形服僧儀貌非宏偉。容止澹然色無喜愠。以隋大業八年。無何而來居住維邑。告有賊起。及至覆檢。宗緒莫從。帝時惑之。未能加罪。權令收禁。初不測其然也。至明年六月。果逢梟感作逆。驅逼凶醜充斥。

東都。誅戮極甚。方委其言有據。下敕放之。而明雖被拘散。情計如常。與諸言議。曾無所及。會帝往江都行達偃師。時獄中死囚數有五十。剋時斬決。明日。吾當放此死厄。卽往獄所假爲餉遺。面見諸囚告曰。明日車駕當從此過。爾等一時大呼云。有賊至。若問所由云。吾所委。當免死矣。及至期。會便如所告。敕乃總放諸囚。收明入禁。便大笑而受之。都無憂懼。於斯時也。四方草竊人不聊生。如明語矣。大業末歲。猶被拘繫。越王踐祚。方蒙釋放。雖往還自在。而恆居乾陽門內。別院供擬。恐其潛逸。密遣三衛私防護之。及皇泰建議。軍國謀猷。恆預帷幄。籌計利害。僞鄭世充。倍加信奉。守衛嚴設。又兼恆度。至開明二年。卽唐武德三年也。明從洛宮安然而出。周圍五重。初不見迹。審僞都之將敗也。西達京師。太武皇帝夙奉音聞。深知神異。隆禮敬之。敕住化度寺。數引禁中。具陳徵應。及後事會。咸同緣契。以其年八月。忽然不見。衣資什物。儼在房中。尋下追徵。合國周訪。了無所獲。尋明在道。行涉冥祥。有問所學者。乃云。常以平等一法。志

而奉之。顧其遊步四朝。貴賤通屬。以明道冠幽極。皆往師之。而情一榮枯實
遵平等。而言調謔詭不倫和韻。或云。某法師者見謗大乘生報無擇。某法師者
從羊中來。如此授記其例不一。行至總持顧僧衆曰。不久此寺當流血矣。宜共
慎之。時以爲卓異。共怪輕誕。及遭法諺等事。尋被簿錄戮之都市。方悔前失。
隋末有鮑子明者。未詳何人。煬帝遠召藝僧遂霑慧日。而歷遊寺院不止房堂。
隨夜卽宿略無定所。旣請官供曾不臨赴。不著三衣而服裙帔。或驚叫漫走言
無準度。大業九年。以緋裹額唱賊而走。時人以爲徵兆也。及梟感起逆。諸軍
並著屯項栢額。如其相焉。感圍東都。召問通塞。遂惡罵曰。賊害天下何有國
乎。帝時在涿郡。聞之大悅。召而勞遣。明又以箕盛土。當風揚之。後覆梟感逆
黨。並被誅翦長夏門外。日別幾千。遠應斯舉。大業十年。無故卒於雒邑。
釋賈逸者。不知何許人。隋仁壽初遊於安陸。言戲出沒有逾符讖。形服變改時
或緇素。後於一時分身諸縣。及至推驗方散其德。行迹不經而爲無識所恥。有

方等寺沙門慧嵩者。學行通博。逸因過之。以紙五十幅施云。法師由此得解耳。初不測其所因也。後有諍起。嵩被引禁。官司責問。引辯而答。紙盡事了。如其語焉。故徵應所指。例如此也。末至一家云。承卿有女欲爲婚媾。因往市中唱令告乞云。他與我婦須得禮贈。廣索錢米剋日成就。數往彼門揚聲陳述。大女家羞恥。遂密殺之。埋在糞下。經停三日。行遊市上。逢人言告被殺之事。大業五年。天下清晏。逸與諸羣小戲於水側。或騎橋檻。手弄之云。拗羊頭捩羊頭。衆人倚看笑其所作。及江都禍亂。咸契前言。不知所終。時蜀郡又有楊祐師者。佯狂岷落。古老百歲者云。初見至今貌常不改。可年四十。著故黃衫。食噉同俗。栖止無定。每有大集身必在先。言笑應變不傷物議。預記來驗。時共稱美。迄乎唐初猶見彼土。後失其所在。

釋法順。姓杜氏。雍州萬年人。稟性柔和未思沿惡。辭親遠戍無憚艱辛。十八棄俗出家。事因聖寺僧珍禪師。受持定業。珍姓魏氏。志存儉約野居成性。京

室東阜地號馬頭。空岸重邃堪爲靈窟。珍草創伊基勸俗修理。端坐指搗示其儀則。忽感一犬不知何來。足白身黃自然馴擾。徑入窟內口銜土出。須臾往返勞而不倦。食則同僧過中不飲。既有斯異。四遠響歸乃以聞上。隋高重之。日賜米三升用供常限。乃至龕成無爲而死。今所謂因聖寺是也。順時躬視斯事。更倍歸依。力助締構隨便請業。未行化慶州勸民設會。供限五百。及臨齋食更倍人來。供主懼焉。順曰。無所畏也。但通周給而莫委供所。由來千人皆足。嘗有張河江張宏暢者。家畜牛馬。性本弊惡。人皆患之。賣無取者。順示語慈善。如有聞從。自後更無觚齧。其道發異類爲如此也。嘗引衆驢山。夏中栖靜。地多蟲蟻無因種菜。順恐有損害。就地示之。令蟲移徙。不久往視。如其分齊恰無蟲焉。順時患腫。膿潰外流。人有敬而諫者。或有以帛拭者。尋卽瘥愈。餘膿發香流氣難比。拭帛猶在香氣不歇。三原縣民田薩唾者。生來患聾。又張蘇者。亦患生瘰。順聞命來與共言議。遂如常日。永卽痊復。武功縣僧爲毒龍所

魅。衆以投之。順端拱對坐。龍遂託病僧言曰。禪師旣來。義無久住。極相勞
繞。尋卽釋然。故使遠近瘴癘淫邪所惱者無不投造。順不施餘術。但坐而對之。
識者謂有陰德所感。故幽靈偏敬致。其言教所設。多抑浮詞。顯言正理。神樹
鬼廟見卽焚除。巫覡所事躬爲摒擋。禎祥屢見絕無障礙。其奉正也如此。而篤
性縣密情兼汎愛。道俗貴賤皆事邀延。而一其言問胷襟莫一。或復重痼難治。
深願未果者。皆隨時指示。普得遂心。時有讚毀二途。聞達於耳。相似不知翻
作餘語。因行南野將度黃渠。其水汎溢。厲涉而度。岸旣峻滑。雖登還墮。水忽
斷流。便隨陸而度。及順上岸水尋還復。門徒目覩而不測其然也。所以感通幽
顯。聲聞朝野。多有鄙夫利其財食。順言不涉世。令不留心。隨有任用。情志虛
遠但服蠶弊。卒無兼副。雖聞異議仍大笑之。其不競物情又若此也。今上奉其
德仰其神。引入內禁。降禮崇敬。儲宮王族懿戚重臣。戒約是投無爽歸禁。以
貞觀十四年。都無疾苦。告累門人。生來行法令使承用。言訖如常坐定。卒於

南郊義善寺。春秋八十有四。臨終雙鳥投房。悲驚哀切。因卽坐送於樊川之北原。鑿穴處之。京邑同嗟。制服亘野。肉色不變。經月逾鮮。安坐三周枯骸不散。自終至今。恆有異香流氣屍所。學侶等恐有外侵。乃藏於龕內。四衆良晨赴供彌滿。弟子智儼名貫至相。幼年奉敬雅遵餘度。而神用清越振績京臯。華嚴攝論。尋常講說。恆至龕所化導鄉川。故斯塵不絕矣。

釋道英。姓陳氏。蒲州猗氏人也。年十八。叔休律師引令出家。而二親重之。便爲取婦。五年同牀誓不相觸。素在市販與人同財。乃使妻執燭。分判文疏。付囑留累。遂逃而落髮。至并州炬法師下。聽華嚴等經。學成返邑。其妻尙在。開皇十年。方預大度。乃深惟曰。法相可知。心惑須曉。開皇九年。遂入解縣太行山栢梯寺。修行止觀。忽然大解。南埗悟人北嶺悟法。二空深鏡坐處樹枝。下映四表。於今見在。因爾營理僧役。以事考心。後在京師住勝光寺。從曇遷禪師聽採攝論。講悟旣新衆盈五百。多採名教而妙能如理。而英簡時問義。唯陳

止觀。無相思塵。諸要槃節。深會大旨。遷彌重之。語諸屬曰。爾雖考通文義。無擇昏明。得其妙者唯道英乎。自爾儀服飲噉未嘗篇章。頗爲時目作達者也。聽講之暇。常依華嚴發願供僧。有慕道者。從其所爲。因事呈理。調伏心行。寄以宏法。常云。余冥日坐禪窮尋理性。如有所詣。及開目後還合常識。故於事務遊觀役心。使有熏習。然其常坐開目如線。動逾信宿。初無頓眩。後入禪定。稍呈異迹。大業九年。嘗任直歲與俗爭地。遽鬪不息。便語彼云。吾其死矣。忽然倒仆如死之僵。諸俗同評。道人多詐。以鍼刺甲。雖深不動。氣絕色變。將欲洪降。傍有智者令其歸命。誓不敢諍。願還生也。尋言起坐語笑如常。又行龍臺澤池側見魚之遊。乃曰。吾與汝共爭我。何者爲勝。汝不及我。我可不及汝耶。卽脫衣入水。弟子持衣守之。經十六宿。比出。告曰。雖在水中唯弊土盆我耳。又屬嚴冬冰厚雪壯。乃曰。如此平淨之處。何得不眠。遂脫衣仰臥。經於三宿。乃起而曰。幾被火炙殺我。如是隨事以法對之。縱任自在。誠難偶者。晚還蒲州。

住普濟寺。置莊三所。麻麥粟田。皆在夏縣東山深隱之所。不與俗爭。用接羈遠。故使八方四部其歸若林。晝則厲衆僧務。躬事擔運。難險緣者必先登踐。夜則跏坐爲說禪觀。時或弊其勞者。聞法不覺其疲。一日說起信論。至眞實門。奄然不語。怪往觀之氣絕身冷。衆知滅想卽而任之。經於累宿方從定起。時河東道遜。高世名僧。祖習心道。素同學也。初在解縣領徒盛講。及遜捨命。去英百五十里。未及相報。終夕便知告其衆曰。遜公已逝。相與送乎。人間其故。答云。此乃俗事。心轉卽是。及行中路乃逢告使。其知微通感類皆如此。及終前夕集衆告曰。早須收積。明日閒多聚人畜損食穀草。衆不測其言。英亦自運。催促甚急。至夜都了。索水鬢洗還本坐處。被以大衣。告曰。人謂余爲英禪師。禪師之相不可違世。語門人志褒曰。禪師知英氣息可有幾耶。褒以事答。英言如是。因說法要。又曰。無常常也。不可自欺。不可空死。令誦華嚴賢首偈。至臨終勸念善處。明相旣現。口云捨卻。奄然神逝。人以手循從下而冷。

卽貞觀十年九月中也。春秋八十。初將終日。衆問後事。英曰。佛有明教。但依行之。則無累矣。英何言哉。時感羣鳥集房。數盈萬計。悲鳴相切。及其終夕。惠褒侍側。見有青衣二童。執花而入。紫氣如光從英身出。騰燄屋棟。及明霧結。周二十里。人物失光。三日方歇。蒲晉二川。化行之所。聞哀屯赴如喪重親。遠驗英言不有損失。又感僧牛吼叫聲徹數里。流淚嗚咽不食水草。經於七日。將欲藏殮。道俗爭之。僉以英不樂喧譁。便卽莊南夏禹城東延年陵東。鑿土龕之。纔下一鑿地忽大震。人各攬草臨臥地驚懾。周十五里皆大動怖。又感白虹兩道連龕柩所。白鳥二頭翔鳴柩上。至於龕所迴旋而逝。詳英道開物悟慧解入神。故得靈相氤氳。存亡總集。不負身世。誠斯人乎。

釋又德。姓徐。雍州醴泉人也。形質長偉秀眉骨面。立履清白服麤素衣。而放言來事多所宏獎。年有凶暴毒癘流者。必先勸四民令奉三寶。其所施設或禮佛設齋。或稱名念誦。用其言者皆禳災禍。有不信者莫不殃終。預記未然。略

如對目。時遭亢旱。懼而問焉。又以手指搗。某日當雨。但齊某處。約時雨至。必如其言。或蝗暴廣狹。澤潤淺深。事符明鏡。不漏纖失。且執志清慎。不濫刑科。力所未及。不受其法。故壯年在道。唯遵十戒。而於篇聚襍相。多所承修。未於九峻山南。造阿耨達池。並鑄石鉢。卽於池側。用濟衆生。以貞觀十二年。卒於山舍。百姓感焉。爲起白塔。岩然山表。

釋智則。姓馮。雍州長安人。二十出家。辯才寺。聽凝法師攝論四十餘遍。性度掉舉。僅觀尋探。恆披敗納裙垂膝上。有問其故。則云。衣長多立耳。遊浪坊市。宿止寺中。銷聲京邑。將五十載。財法食息。一同僧伍。房施單牀。上加草薦。瓦椀木匙。餘無一物。或見其縷縷爲經營者。隨得服用。言終不及。則雖同僧住。形有往來。門無關閉。同房僧不知靈異。號爲狂者。則聞之。仰面笑曰。道他狂者。不知自狂。出家離俗。只爲衣食。行住遮障。鎖門鎖櫃。費時亂業。種種聚斂。役役不安。此而非狂。更無狂者。乃撫掌大笑。則性嗜餽飪。寺北有王摩訶家。恆令辦

之。須便輒往。因事伺候。兩處俱見。方委分身。而言行相投。片無假謬。自貞觀來。恆獨房宿。竟夜端坐。咳嗽達曙。余親自見。故略述其相云。

釋通達。雍州人。三十出家。栖止無定。初辭世壤。遍訪明師。委問道方。皆無稱悅。乃入太白山。不費糧粒。不擇林巖。飢則食草息則依樹。端坐思玄。動逾晦序。意用漠漠。投解無歸。經跨五年。栖遑靡息。因以木打塊。塊破形銷。既覩斯緣。廓然大悟。晚住京師律藏寺。遊聽大乘。情量虛蕩。一裙一帔。布納重縫。所著麻鞋。經三十載。繒帛襟飾。未曾冠體。冬夏一服。不弊冰炎。常於講席。評敍玄奧。而不肖之夫。言行矛盾。及至飲噉。無異俗人。達曰。大乘之學。豈其爾邪。若指聖懷斯。實凡度。余不同也。左僕射房玄齡。聞而異焉。迎至第中。父事隆重。而達體道爲功。性不拘檢。或單裙露腹。或放達餘言。玄齡以風表處之。不以形言致隔。其見貴如此也。常以飲水噉菜。任性遊從。或攬折蒿藿。生宛而食。至於桃杏瓜果。必生吞皮核。人問所由。云信施難棄也。貞觀已來。稍顯神異。往

至人家。歡笑則吉。愁慘必凶。或索財賄。或索功力。隨命多少卽須依送。若違其語後失過前。有人騎驢歷寺遊觀。達往就乞。惜而不施。其驢尋死。斯例不一也。故京室貴賤。咸宗事之。禍福由其一言。說導唯存離著。所得財利並營寺宇。大將軍薛萬鈞。初聞異行。迎宅供養百有餘日。不違正軌。忽於一夜索食欲噉。初不與之。苦求不已。試與遂食。從爾已後稍改前迹。專顯變應。其行多僻。欲往入內宿。將軍兄弟大怒。打之幾死。仰而告曰。卿已打我。身肉都毀。血污不淨。可作湯洗。待沸涌已。脫衣入鑊。狀如冷水。傍人怖之。猶索加火。遂合宅驚奉恣其寢處。曾負人錢百有餘貫。後旣辦得無人可送。乃將錢寺門伺覓行人。隨負多少倩達西市。衆皆止之。而達付而不禁。及往勘償不失一文。斯達量虛懷。定難準也。時逢米貴欲設大齋。乃命寺家多令疏請。及至明旦。來赴數千。而供度闕然不知何擬。大衆咎之。達曰。他許送供。計非妄語。臨至齋時僧徒欲散。忽見熟食美饈。連車接輦充道而來。卽用施設。乃大餘

長。並供僧庫。都不委其所從來。食訖須臾人車不見。今盛業京輦朝野具瞻。
敘事而舒。故不曲盡。

高僧傳二集卷第三十四終

高僧傳二集卷第三十五

唐釋道宣撰

感通篇中

本傳三十九人
附見四人

齊趙州頭陀沙門釋僧安傳一

周益州青城山飛赴寺香闍黎傳二

益州多寶寺猷禪師傳三

益州沙門釋僧度傳四

益州野安寺衛元嵩傳五

前梁益州沙門釋尙圓傳六

後梁荊州玉泉山釋法行傳七

荊州神山釋道穆傳八

隋初荊州四望山開聖寺釋智曠傳九

涪州相思寺釋無相傳十

瀘州等行寺釋童進傳十一

益州沙門釋富上傳十二

鄭州會善寺釋明恭傳十三

益州長陽山釋法進傳十四

代州耆闍寺釋道幽傳十五

襄州禪居寺岑闍黎傳十六

丹陽天保寺通闍黎傳十七

京師凝觀寺釋法慶傳十八

單道琮

益州天敕山釋德山傳十九

旭上

荊州青溪山釋道悅傳二十

荊州內華寺釋慧耀傳二十一

東嶽沙門釋道辯傳二十二

神辯

益州建明寺釋慧琳傳二十三

京師救度寺釋洪滿傳二十四

唐益州福化寺釋慧聰傳二十五

京師法海寺釋法通傳二十六

荊州開聖寺釋慧因傳二十七

巴陵顯安寺釋法施傳二十八

初蜀川沙門釋慧岸傳二十九

初荊州開聖寺釋法運傳三十

幽州北狄帝示階沙門傳三十一

箕州護明寺釋智顯傳三十二

蘇州常樂寺釋法聰傳三十三

代州昭果寺釋僧明傳三十四

代州五臺山釋明隱傳三十五

代州五臺山釋法空傳三十六

京師定水寺釋明濬傳三十七

京師普光寺釋明解傳三十八

宋尙禮

兗州法集寺釋法冲傳三十九

釋僧安。不知何人。戒業精苦坐禪講解。時號多能。齊文宣時。在王屋山。聚徒二十許人講涅槃。始發題有雌雉。來座側伏聽。僧若食時出外飲啄。日晚上講依時赴集。三卷未了遂絕不至。衆咸怪之。安曰。雉今生人道。不須怪也。武平四年。安領徒至越州行頭陀。忽云。往年雌雉應生在此。徑至一家。遙喚雌雉。一女走出。如舊相識。禮拜歡喜。女父母異之。引入設食。安曰。此女何故名雌

雉耶。答曰。見其初生髮如雉毛。既是女故名雌雉也。安大笑爲述本緣。女聞涕泣。苦求出家。二親欣然許之。爲講涅槃。聞便領解一無遺漏。至後三卷。茫然不解。於時始年十四。便就講說。遠近咸聽。歎其宿習。因斯躬勸。從學者衆矣。香闍黎者。莫測其來。以梁初至益州青城山飛赴寺。欣然有終志。時俗每至三月三日。必往山遊賞。多將酒肉共相酣樂。前後勸喻會未能斷。後年三月。又如前集。例坐已了。香令人於座穿阮方丈。人莫知意。謂人曰。檀越等恆自飲噉。未曾與香。今日爲衆須餐一頓。諸人爭奉肴酒。隨得隨盡。若填巨壑。識者怪之。至晚曰。我大醉飽。扶我就阮不爾污地。及至阮所張口大吐。雞肉自口出。卽能飛鳴。羊肉自口出。卽馳走。酒食亂出將欲滿阮。魚鮓鵝鴨游泳交錯。衆咸驚嗟。誓斷辛殺。迄今酒肉永絕上山。此香之風德也。益州別駕羅研朝。梁誌公謂曰。益州香貴賤。答曰甚賤。初不謂是人也。誌曰。旣爲人所賤。何爲久留。研亦不測此語。爲有識者說之。或曰。將不指青城香闍黎乎。遂

往山具述。香曰。檀越遠來。固非虛說。其夜便化。弟子等營墓將殯。怪棺太輕。及開。止見几杖而已。

益州多寶寺猷禪師者。慈道人。姓楊氏。勤讀誦四十餘年。日夕不捨。房後院壁圖九想變。露置繩牀。襪被覆上。晝依僧例。夜則寢中。亘一日方出一食。如是漸增七日方食。僧以爲常。弗之怪也。如此又經二十餘年。忽經一月而不出者。不畜侍人。僉議不出祇是入定。不勞看之。忽一夜風雨盛。畫壁廊倒。且共往視。試撥襪被。一無所見。唯繩牀坐褥存焉。

釋僧度。不知何人。去來邑野略無定所。言語出沒時有預知。號爲狂人。周趙王在益州。有郫人與王厚。便欲反。時有告者。王未信之。至旦郫兵果至。王厚者爲主。在城西大街。方牀大坐。時僧度乃戴皮靴一隻。從城西遺糞而走。至盤陀塔。棄靴而迴。衆怪之而莫測也。又復將反者。將紙筆請度定吉凶。便操筆作州度兩字。反者喜。曰州度與我。斯爲吉也。擇曰往亡。我往彼亡。重必剋

之。時趙王據西門樓。令精兵三千騎往。始交卽退。隨後殺之。至盤陀斬郛兵千餘。爲京觀。今塔東特高者是。於後方驗度戴皮相。皮郛聲同。遺糞而走。散於塔地。所言州度徒各切反卽斫頭。目前取驗。定後人聞於王。遣人四追。遂失所在。

釋衛元嵩。益州成都人。少出家。爲亡名法師弟子。聰穎不偶。嘗以夜靜侍傍。曰。世人洶洶貴耳賤目。卽知阜白其可得哉。名曰。汝欲名聲。若不佯狂。不可得也。嵩心然之。遂佯狂漫走。人逐成羣。觸物搗詠。周歷二十餘年。亡名入關。移住野安。自制琴聲。爲天女怨心風弄。亦有傳其聲者。嘗謂兄曰。蜀土狹小。不足展懷。欲遊上京與國士抗對。兄意如何。兄曰。當今王褒庾信。名振四海。汝何所知。自取折辱。答曰。彼多讀書。自爲文什。至於天才大略非其分也。兄但聽看。卽輕爾造關。爲無過所。乃著俗服。關中卻迴。防者執之。嵩詐曰。我是長安于長公家人。欲逃往蜀耳。關家迭送至京。于公曾在蜀。忽得相見。與之

交遊。貴勝名士靡所不詣。卽上廢佛法事。自此還俗。周祖納其言。又與道士張賓密加扇惑。帝信而不猜。便行屏削。嵩又制千字詩。卽龍首青煙起。長安一代丘是也。並符讖緯。事後曉之。隋開皇八年。京兆杜祈死。三日而穌。云見閻羅王。問曰。卿父曾作何官。曰。臣父在周爲司命上士。王曰。若然錯追。可速放去。然卿識周武帝不。答曰。曾任左武侯司法。恆在階陛甚識。王曰。可往看汝武帝去。一吏引至一處。門窗椽瓦並是鐵作。於鐵窗中見一人極瘦。身作鐵色。著鐵枷鎖。祈見泣曰。大家何因苦困乃爾。答曰。我大遭苦困。汝不見耳。今得至此。大是快樂。祈曰。作何罪業受此苦困。答曰。汝不知耶。我以信衛元嵩言。毀廢佛法。故受此苦。祈曰。大家何不注引衛元嵩來。帝曰。我尋注之。然曹司處處搜求。乃遍三界。云無不見。若其朝來我暮得脫。何所更論。卿還語世閒人。爲元嵩作福。早來相救。如其不至解脫無期。祈穌不忘冥事。勸起福助云。

釋尙圓。姓陳。廣漢洛人。出家以呪術救物。梁武陵王蕭紀。宮中鬼怪魅諸姝女。或歌或哭紛然亂舉。王乃令善射者控弦擬之。鬼乃現形。卽放箭射。鬼便遙接。還返擲人。久而不已。聞圓持呪。請入宮中。諸鬼競前作諸變現。龍蛇百獸倏忽前後。在空在地怪變多端。圓安坐告曰。汝小家鬼。何因敢入王宮。能變我身。則可自變萬種。祇是小鬼。可住聽我一言。諸鬼合掌住立。圓始發云。南無佛陀。鬼皆失所。自爾安靜。武帝聞召。大蒙賞遇。值梁覆擾。圓行至蜀。所有痛惱因之護衛。年八十一終所住。治城今已磨滅。

釋法行者。不知何人。卽論法師之神足也。論本住玉泉。煬帝隆重見於別傳。行性素不倫言多卓異。或居山谷。時入市廛。每往清溪。路由覆船頂。見泉流茂木乃顧曰。十年之後。當有大福慧人營構伽藍。及智者來儀。果成先告。又嘗往當陽城。執竹弓射之。後有山賊圍城。如所前相。然每出異言。云梁休咎。宣帝惡之。令追將戮。隨使至焉。抗不前曰。吾償命於此地。尋有使至。隨致命

盡。遂斬之。而無有血。臨終說諸要偈。辭理切附不可具載。皆述業報不可逃避。及戮訖。逡巡閒屍靈遂失。僕射蕭瑀。行至四望山。因禪師所。爲宣帝懺曰。先人殺聖人罪者。禮悔之餘。願爲及也。傳曰。以爲後梁纘歷。勢不超挺。孤守一城。傍被禦衛。有何榮荷。隨妄造愆。故斬聖人。望延厚祚。所謂前望失於後途。不久追入流離關壤。無辜之責誠不可欺。

釋道穆。松滋人。性愛山林。初入荊州神山。將事巖隱。感迅雷烈風震山折木。神蛇繞林羣虎縱吼。穆心安泰然都無外想。七日一定蛇虎方隱。方登山遠眺。其山東依浚壑。西顧深流。有終焉之志。山神變形謝過云。是田伯玉也。來請受戒。及施法式。諸毒潛亡。祭祀絕於羶辛。祈澤應時雲雨。如此衛候不一。例可知也。居山三十餘載。名聲及遠。遊遁之賓咸歸向請。沙門則僧展僧安。高士則劉虬車綴。敍言命的無爽風聲。梁湘東王蕭繹。欽德經過。於挂錫之所建臺一區。立碑敍胤。簡文爲頌。立碑在於山頂。及穆將終。欣於觀遠。乃行至山

峯而卒。春秋七十矣。

釋智曠。姓王。本族太原。中居徐部。厥考後住荊州新豐縣。母初將孕。夢入流浴。童子乘寶船來投。便覺有娠。及生長。敏而重行。梁太清初。喪亂無像。元帝當辟。曠少勇壯。招募壯士隨軍東行。未幾淪陷。深悟虛假。遂不婚娶。專求離俗。初值巾褐。誘以神仙。先受符籙。次陳章醮。便問。此術能致道乎。答曰。籙既護身。章亦招貨。曠曰。斯乃保茲苦器。便名道耶。又請度世法。乃示斷粒。必到玉清。七日便飛。至期不應。道士曰。爾猶飲水。致無有赴。次更七日口絕水飲。道士又曰。爾夜尙眠。致無感耳。又更七日常坐不臥。三期屢滿。靡剋昇天。而氣力休強。遠近驚異。後值高僧授戒。爲佛弟子。德行動人。漸示潛迹。江陵張詮者。二世眼盲。曠曰。爾家冢內棺枕古井。移墳開甃。必獲禳焉。因卽隨言。瞽者見道。請求鬻落。衆咸憚之。便伐薪施僧。空閑靜慮。又言。澗有古鐘。可掘出懸寺。仁州刺史謂爲詭惑。鞭背百下。無慘無破。便送出臺。拘在尙

方。有力者試以八尺械懸來捶膝。傍觀謂言糜碎。而曠容既無撓肉亦無痕。獄吏云。承居士能忍饑。便絕食七日。身色如故。市衢見行。驗獄猶有。方委分身。梁宣大定三年。從人乞草屨。今夜當急行。及三更合城火發。四門出人。不泄燒殺七千。曠在獄。引囚二百安步而出。年將不惑。始蒙鬻落。進戒以後。頭陀州北四望山。去此地福德方安天子。去城六十猛獸所屯。初止以後馳弭牀側。每夕山隅四燈同照。士俗雲赴奄成華寺。後宣明二年。平顯二陵皆在寺前。驗於往矣。至於梁元覆敗王琳上迫。後梁國移並預表荊。有一宰鴨而爲齋者。鴨神夜告便曰。何有殺牲而充淨供。自爾便斷。曾度夏水。徒侶數十。欲住不可欲去無從。前岸兩船無人將至。曠笑而舉聲呼之。船自截流直到。遂因濟水。誠以勿傳。又於咸陽造佛迹寺。有牛產犢。出首還隱。已過信次。母將離弋。僧告曠知。惻答曰。此犢是寺居士。侵用僧物。今來償債。其羞不出。牛母無他。因執爐呵誠犢子。疾當償報。何恥生乎。應言便出。故神異冥徵不可備載。

以開皇二十年九月二十四日。終於四望開聖寺。春秋七十有五。自剋終期天香滿室。合寺音樂西南而去。未亡二年。預云終事。示如脾痛。問律師曰。阿那舍人亦有疾不。未答。閒自云。報身法然。及遷神後。手屈三指。仁壽元年。永濟寺僧法貴。死而又穌。見閻羅王。放還。正值曠乘宮殿自空直下。罪人喜曰。三果聖僧來救我等。所造八寺。咸有靈奇。或涌飛泉。時降佛跡。隨慧日道場法論。備見若人爲之碑頌。廣彰德行。

涪州相思寺無相禪師者。非巴蜀人。不知何來。忽至山寺。隨衆而已。不異恆人。其寺在涪州上流大江水北。崖側有銘方五寸許。字如掌大。都不可識。下有佛迹。相去九尺。長三尺許。踏石如泥。道俗敬重。相以一時渡水齋。返還無船。乃鉢安水中曰。何爲常擊汝。汝可自渡水。便取芭蕉葉搭水。立上而渡。鉢隨後來。須臾達岸。時採樵者見之相語。覺知已便辭去。徒衆苦留不住。至水入船。諸人禮請。不與篙楫。乃捉船舷。直爾渡水。不顧而去。卽令尋逐。莫測

所往。

釋童進。姓李。綿州人。昔周出家。不拘禮度。唯樂飲酒。謂人曰。此可以灌等身也。來去酣醉。遺尿臭穢。衆共非之。有遠識者曰。此賢愚難識。會周武東征。云須毒藥。敕瀘州營造。置監吏力科。獠採藥。蝮頭鐵。猩猩根。大蜂野葛。鳩羽等數十種。釀以鐵甕。藥成。著皮衣。琉璃障眼。方得近之。不爾氣衝成瘡。致死。藥著人畜肉穿便死。童進聞之。往彼監所。官人弄曰。能飲一盃。豈非酒士。進曰。得一升解醒亦要。官曰。任飲多少。何論一升。便取鐵杓。於藥甕中取一杓飲之。言謔自若。都不爲患。道士等聞皆來看。進又舉一杓以勸之。皆遠走避。或曰。此乃故殺人。何得無罪。進曰。無所苦藥。進自飲有誰相勸。乃噫曰。今日得一醉。臥方石上。俄爾遺尿所著石皆碎。良久睡覺。精爽如常。爾後飲酒更多。食亦逾倍。隋初得度。配等行寺。抱疾月餘而終。年九十餘。弟子檀越等。終後檢校衣服。床褥皆香。絕無酒氣。

富上者。莫測何人。恆依益州淨德寺宿。埋一大笠在路。晝日坐下讀經。人雖去來不喚令施。有擲錢者亦不睨顧。每於靜路不入鬧中。狀如五十。雖在多年過無所獲。有信心者曰。城西城北人稠施多。在此何爲。答曰。一錢兩錢足養身命。復用多爲。陵州刺史趙仲舒者。三代之酷吏也。甚無信敬。聞故往試。騎馬直過。佯墮貫錢。富但讀經。目未曾顧。去遠舒令取錢。富亦不顧。舒乃返來曰。你見我錢墮地以不。曰見。問曰。錢今何在。曰見一人拾將去。舒曰。你終日在路唯乞一錢。豈有貫錢在地。而不取者。見人將去。何不止之。答曰。非貧道物。何爲浪認。仲舒曰。我欲須你身上袈裟。富曰。欲相試耳。公能將去。復有與者。可謂得失一種。卽覺授與。仲舒下馬禮謝曰。弟子周朝人。官歷三代。大與衆僧往還。少不貪者。聞名故謁。本非惡意。請往陵州。富曰大善。然貧道廣欲結緣。願公助國安撫。卽是長相見受供養也。舒辭歎曰。毛中有人不可輕慢。爾後不見。益州人薊相者。從揚州還見之。亦埋笠路側。顏狀如常。

釋明恭。住鄭州會善寺。昔在俗。是隋高下豹騎。與伴三人膂力相似。而時所忌。帝深慮以事除之。作兩裹餅啗。一餅裹一具生鹿角。一餅裹五升鹽。俱賜食之並盡。其噉鹽者出至朝堂。腹裂而死。恭噉鹿角全無所覺。厭俗出家住會善寺。其力若神不可當者。曾與超化寺爭地。彼多召無賴者百餘人。來奪會善秋苗。衆咸憂惱。恭曰勿愁。獨詣超化。脫其大鐘塞孔。以乾飯六升投中。水和可噉。一手承底一手取噉。須臾並盡。仍取大石。可三十人轉者。恭獨拈之如小土塊。遠擲於地。超化既見一時驚走。又隋末賊起。周行抄掠。先告寺曰。明當兵至。可辦食具。並大豬一頭。寺無力制。隨言爲辦。至時列坐。鋪奠食具。恭不忍斯。負拄杖會所。與賊言議。賊先讓食。恭乃鋪餅數十。安豬裹之。從頭咬拉。須臾並盡。賊衆驚伏。恭召爲護寺檀越。羣賊然之。故會善一寺。隋唐交軍。絕賊往來。恭之力也。又曾山行。虎猪交鬪。猪漸不如。恭語虎曰。可放令去。虎不肯。便一手捉頭。一手撮尾。拋之深谷。斯氣力也。說多難信而實有。

之。恭戒潔貞嚴。常依衆食。所噉如恆人。一食有值機候。便噉二百人料。衆但深訝。莫知其所由。武德五年。終於本寺。春秋八十五。時會善有客遊沙彌。口作吳語。廚下然火。乾竹大如臂。兩指折而燒之。恭時怪訝。亦以指折而不得。沙彌出後。恭抱廚柱起。以沙彌衣置礫上。柱壓之。沙彌來求衣不得。見在柱下。欲取不得。恭笑爲捧柱取衣。此亦難可思者。

釋法進。蜀中新繁人。在俗精進不噉辛腥。在田農作。以鐮刃爲鐘磬。步影而齋。有送食晚。便飲水而已。所墾田地不損蟲蟻。一時空中聲曰。進闍黎出家。進闍黎出家。進闍黎出家。如是四五聲。合家同聞。進因詣洛口山出家。行頭陀不居寺舍。時隋蜀王秀。聞名知難邀請。遣參軍郁九閩長卿往。便將左右十人。辭王曰。承有道德。如請不來當申俗法。王曰。不須威逼。但以理延。明當達此。長卿出郭門。顧曰。今日將你輩往兜率天請彌勒佛。亦望得。何況山中道人。有何不來。初至吉陽山下。日暮見虎道蹲。命人射之。馬皆退走。欲投村恐違王命。俄見一

僧。負襍上山。長卿命住爲伴。餘從並留。步至寺所。召入至牀。又見虎在牀下。怖不自安。進遣虎出。具述王意。雖有答對。而怖形於相狀。進曰。檀越初出郭門一何雄勇。今來至此一何怯憚。長卿頂禮默然。因宿至旦。令先往益。貧道後來。行至望鄉臺。顧視進行已及。卽與同見王。入內受戒。卽日辭出。所獲囑施一無所受。令往法聚寺停。王顧諸佐曰。見此僧令寡人毛豎。戒神所護也。後更召入城。王遙見卽禮。進曰。王自安樂。進自安樂。何爲苦相惱亂作無益之事耶。諸僧諫曰。王爲地主。應善問訊。何爲訶責。進曰。大德畏死。須求王意。眼見惡事都不諫勉。何名宏教。進不畏死。責過何嫌乎。雖盛飾牀筵厚味重結。而但坐繩牀麤餅而已。乃至妃姬受戒。但責放逸不念無常。又辭入山。重延三日。限滿便返。諸清信等咸設食而邀之。至時諸家各稱進到。總集計會。乃分身數十處焉。有時與僧出山赴食。歛爾而笑。人問其故。曰。山寺淨人穿壁盜蜜耳。及還果如所說。斯事非一。且述之耳。初王門師慈藏者。爲州僧官。立

政嚴猛。瓶衣香花少闕加種。僧衆苦之。而爲王所重。無敢諫者。以事白進。請爲救濟。答曰。其威力如此。豈能受語耶。苦請不已。進造藏房門。藏走出。謂曰。法門未可如是。爾亦大力也。還返入房。蜀人以大甚爲大力。自此藏使息言。僧由此安。以開皇中卒山。年九十六。

釋道幽。代州蒼閣寺僧。善解經論。仁壽中於寺講婆伽般若並論。聽衆百餘人。日午坐繩牀。如睡。見一天人。殊爲偉異。自云。我是釋提桓因。故來奉請。在天講經。初聞介介情不許之。以畏死。答云。爲造佛堂未成。事有不可。眠覺。向侍者如法師述之。如曰。此事罕逢。人生終死。死時不知何道。今得生天。則勝人也。閑通法利天解勝人。何得不往。佛堂事中功德。不足及言。幽從之。不久又如前夢。依如天請。天帝乃以少香注幽手中。剋時來迎。及覺見掌中有香氣熏一寺。自後如前說法。下講至廊下。牀上諸僧。遙見香煙充滿牀側。驚怪來看。幽執香爐正念。蟬蛻而去。於時寺外道俗。望見雲氣從寺而出。

如一段雲。騰空直上。飄飄而沒。

襄州禪居寺岑闍黎者。未詳何人。住寺禪念爲業。有先見之明。而寺居山藪。資給素少粒食不繼。岑每日將坩入郭。乞酒而飲。又乞滿坩。可三斗許。將還在道行飲達寺。坩亦空竭。明日復爾。在寺解齋。將篤坩。就廚請粥三升。仍掛杖頭入衆。以杖打僧頭。從上至下。人別一擊。日日如是。人以其卓越異常。或疑打已災散。不辭受之。岑將粥入房。舊養鰲犬一頭。並二寺內鼠乃有數千。每旦來集。犬鼠同食。庭中埒滿。道俗共觀。一時失一鼠。岑悲惋無聊。必是犬殺。便告責犬。犬便銜來。岑見懊惱。以杖捶犬。將鼠埋已悲哀慟哭。寺僧被鼠噬衣及箱。以告於岑。岑總召諸鼠。各令相保。一鼠無保。岑曰。汝何噬人衣。杖捶之。鼠不敢動。今爲寺貧。便於講堂東北白馬泉下澗中遷記。某處爲廚庫某處爲倉廩。人並笑之。經宿水縮地出。如語便作。遂令豐渥。又遙記云。卻後六十年。當有愚人於寺南立重閣者。然寺基業不虧。鬪訟不可住耳。永徽中恰

有人立重閣。由此相訟。如其語焉。

丹陽通閤黎者。住天保寺。唐貞觀末。年已八十。氣力休健。儀容率素。常服納衣。衣厚一寸。綫如指大。以用絀納。極清潔。誦法華經。市中乞食。所得不異流俗。得錢財修補寺舍。其寺大堂梁時所立。朱砂污灑塗之極厚。唐初善禪師。鍍大銅像須水銀。就梁刮取。所用充足餘趾猶赤。是知昔人爲福。竭於所費。不以爲辭。如不用者。昔物何在。其寺基郭。補修所須。云有古鎮國金可取治護。乃於寺北四十步。依言掘得十斤。用盡得三十斤。便曰。地下大有。更取殺人。於是便止。後輒自營土窟於寺北擬終事。時未之驗也。不久告僧云。尋常命終須有付囑。引諸財物指訂囑授。極有分明。經三日而神氣爽健。而云將去。忽不知所在。便就窟視之。門已塞。開一小孔。在土撮臥。氣已終矣。年九十餘。

京師西北有廢凝觀寺。有夾紵立釋迦舉高丈六。儀相超異屢放光明。隋開皇

三年。寺僧法慶所造。捻塑纔了未加漆布。而慶忽終。同日寶昌寺僧大智又終。經三日。蘇說云。初去飄飄若乘風雨。可行百里。乃見宮殿人物華綺非常。又見一人似若王者。左右儀仗甚有威雄。頃閒見慶來。而面有憂色。又見大像。謂殿上人曰。慶造我未了。何爲令死。其人遽而下殿拜訖。呼階下人曰。慶合死未。答云。命未盡而食盡。彼曰。可給荷葉而終其福壽。言已失像及慶所在。時卽問凝觀寺僧云。慶公死來三日。所造丈六一夕亦失。達曙方見。時共嗟怪。言詳未訖。人報云。慶蘇活。衆咸往問。與大智說同。自爾旦旦解齋。進荷葉六枚。中食八枚。凡欲食時。先以煖水沃令爽濕。方食之。周流遠近率諸士女以成其像。依像懺禮無爽晨昏。以大業初卒。春秋七十六。近如雍州渭南人單道琮者云。永徽五年。因患風儀容改異。差後味諸飲食咸臭。唯噉土飲水。時俗命爲人壇。今周行告乞。可年四十餘。

釋德山。姓山氏。莫測何人。忽棄妻子入山修道。鬚髮不暇削。衣食不暇給。唯

息緣靜念爲得性也。人莫知其觀行。視其相狀如得定者。時遊化竹林龍池。開悟道俗。以清簡爲本。每云。煩亂之法道俗同弊。故政煩則國亂。心煩則意亂。水清則魚石可見。神清則想倒可識。學清簡者尙自誼煩。況在亂使焉可道哉。後入馬鞍山。每多毒蛇。噬人必死。然山來往都不爲害。諸餘僮侍晨夕所行。一無所懼。會蹋被嚙。山以水洗之。尋爾還復。後還天敕山夏坐樹下。人來山所逢虎迫逐。便入繩牀下。虎蹲牀前。山曰。牀下佛子肉味可勝貧道耶。卽脫衣以施。虎屈起而永去。後其小子於山訪獲。山曰。爾來何爲。曰久不奉見。生死不知。故來定省。山曰。汝去各自覓活。更來與杖。去後數年又來。山取杖欲捶之。兒卻住曰。闍黎遇兒如他人。他人可受打耶。山大笑曰。吾不打爾者。必更來敗我道意。遂長去。山年九十餘。終於山谷舍。時益州草堂寺旭上者。不知何許人。少居草堂。唯以禪誦爲業。餘無所營。蜀土尤尙二月八日四月八日。每至二時四方大集。馳騁遊遨。諸僧忙遽無一閑者。而旭端坐竹林泊然寂

想。瓶水自溢。爐香自然。諸人城西看了相從參之。旭儼然不動。等同金石。三日之後。方復如常。四衆敬而異之。故觀如朝日之初出。同共目之爲旭上也。年九十八。

釋道悅。姓張。荊州昭邱人。十二於玉泉寺出家受戒。安貧苦節。尤能持念大品法華。常誦爲業。隨有經戒日誦一卷。人並異之。初智者入於玉泉。未有鐘磬。於泉源所。獲怪石一片。懸而擊之。聲響清徹。悅於此寺。每誦卷通。扣磬一下。聞者肅然。且其誦聲如清流激韻。聽者忘疲。所以幽明往者。屢有祥感。一時患水腹脹如鼓。更無餘求。唯念般若。一夜正誦經次。腹忽如裂。水出滂流。及試手尋洪腫頓消。病忽失所。斯所謂轉障輕受者也。昔朱粲賊擾。唯悅守山。盜來求減。以惠給餘。更重取煮而不熟。慙而返之。他日又來將加害命。悅坐地不動。曰。害吾止此。吾欲自見寺舍取盡。遂放令引路。行數步。又坐曰。吾沙門也。非引路之人。浮幻形骸。任從白刃。賊奇其高尚也。送還本寺。悅一生

不衣蠶衣。唯服麻布。漢陽王至山。親悅風儀。秀眉蘊服。請受戒品。又遺厚供。一無所受。王作大布三衣一襲以奉之。因問何不著繒帛耶。答曰。蠶衣損命。乖忍辱之名。布服儉素。表慈悲之相。王曰。仲由不恥夫子見稱。沙門慈忍。固其然也。悅步影而食。少差虛噉。食留一分。以資飛走沈泳之屬。故慈善所熏。或飛來肩上。或浮泊手中。雖衣弊服而絕無蚤蝨。時又巡村乞蠶養之。誠勿令殺。悅居山五十餘年。春秋七十二矣。終於巖所。永徽中。有人於青溪見一僧。擊錫跣足。自云般若師。言已不見。然生存常誦般若。故人咸號焉。

釋慧耀。姓岐。襄陽人。少沈密。訥言敏行。人共重之。受具後。歷遊訪道。至鄭川命師所。又往衡岳思師所。咸伏膺請益。觀用清明。思公於衆曰。公於實相觀善有玄趣。居山數年。值思長往。欲絕迹武當。以希素尚。行至巴邱曰。此地禪律罕聞。可隨行化。有江陵導因道懿法師。聞志焉。相攜西上。居導因寺。積十四年。不出戶庭。惟味禪靜。及智顓返鄉。歎爲故鄉不乏賢友。足爲模楷遺法也。

因是道俗稍來禮謁。耀杜門密行不偶時俗。以仁壽二年。暮告人曰。吾不願惱此衆僧。欲往內華寺可以閑放。衆固留不許。至三年二月有疾。見思命二師來迎。至三月六日跏坐直身而卒。年七十九。遂葬於內華。未終前。寺中三十餘人。咸夢寶刹傾倒。及明異口同音而說之。昔日導因。今天皇寺是也。見有栢殿五閒兩廈。梁右軍將軍張僧瑤。自筆圖畫殿。其工正北廬舍那相好威嚴。光明時發。殿前五級亦放光明。祥徵休咎故不備述。由此奇感聊附此焉。

釋道辯。齊人。住泰山靈巖寺。居無常所。遊行爲任。經史洞達偏解數術。以大業年中來遊襄部。年過七十。又與同邑僧神辯。相隨杖策。登臨眺望山水。多所表詣如曾聞見。行至禪居寺南嶺望云。此寺達者所營。極盡山勢。衆侶繁盛。清肅有餘。如何後銳於前起閣。寺僧非唯寡少。更增諠諍。相接會未經涉。恰如其言。於是盤遊諸寺。備陳勝負。莫不幽通前識鑒徹精靈。又至諸墓亦陳休咎。有士俗忘姓名。去者請爲圖其墳塋。巡歷峴原示其所曰。此中安墓足食。

豐財。入地三尺。獲粟一升。又深一丈。獲石一片。五彩交映。斯曰財緣。依言掘鑿果獲粟石。遂行卜葬。至今殷有。襄州有袁山松者。博覽經誥。時號儒宗。聞辯學廣。故來尋造。以楊子太玄王弼易道。用相探賾。辯曰。楊王道術未足研尋。可賜愚徒無聞智者。松勃然變色。笑辯抑揚。辯曰。公學未周。信其前述。可除我固。當爲指歸。便引太玄經云。又於玄象偏所留心。曾不寢臥。夜便露視。審宿度之所次。察李慧之光景。便告人云。吾昔於裕法師所。學觀七曜。告余云。晉朝道安。妙於此術。人雖化往。遺文在焉。其所注素女之經。最爲要舉。恨失其本。如何得之。時有一僧偶然獲本。請爲披決。辯得欣然。卽爲銷摘。此僧茫昧情猶夢海。遂以惠之。辯曰。安日彌天。誠非虛稱。學統彌綸。數術窮盡。此雖四紙文綜。無遺要約。包富靈臺。斯盡於時。月臨井宿。便云。事在酉楚。可告道俗。宜營水備。不盈兩夕。漢江大漲。汎溢襄邑。城隍將沒。預見之明。其類若此。所得財物。並用市金。將事合丹。擬延其壽。人告來盜不可行之。便云。盜假遁甲。

六丁。吾明此術。常以月朔加氣。何得相欺。吾不畏也。以義寧年。與神辯南遊嶺表。不知所往。

釋慧琳。姓薛。綿州神泉人。以隋初隱於建明寺。清虛守靜與物不羣。寺有塑像常在供養。像爲生鬚三十六枚。大業末年。掃一古墳。豎一竹竿云。是天眼。後忽拔一云。宏農揚爲魔所拔也。不久義寧嗣歷。有時著複衣夏坐墳上。日雖炎赫身無熱狀。口雖涉道形同於俗。言談之次以理居先。雒縣先有育王浮圖。琳忽一時歷村借車三百乘。云欲向雒縣迎浮圖於此安置。未經旬日遂被火燒。武德年中。潛伏草野。人莫知也。彼有楊祐師不測何人。直往草中相見。會生未面宛若舊朋。各云。別來八百年矣。曾爲人呪病得差。病者令女贖裙以施。女遂留衣送直。琳遙見謂曰。但將裙來我不須錢。女驚其聖。以貞觀四年示從物故。

釋洪滿。姓梁。安定人。在俗年十五遇時患。雙足攣蹙。常念觀音經三年。忽有

僧執澡罐。在前立不言。問曰。師從何來。答曰。以檀越常喚所以來。滿扣頭問曰。弟子往何罪報。今施此鬘。僧曰。汝前身拘縛物命。餘殃致爾。汝但閉目。吾爲汝療之。滿隨言冥目。但覺兩膝上各如拔六七寸丁却旣了。開目將欲謝恩。失僧所在。起行如故。滿乃悟是觀音。因爾精誠誓不妻娶。後忽自通禪觀。安坐不動。乃經三日七日者。開皇初元變俗從道。住救度寺。大業融併入居法海。貞觀十三年卒。春秋八十三矣。

釋慧聰。姓王。出家已後遊行齋講。手不釋卷。尋經旨趣。心自欣躍。苦形節食。行知足行。自云。法華經。常不輕菩薩。不專讀誦經典。但行禮拜四衆。尙得六根清淨。我何爲不禮諸佛世尊。卽於別院閉門。常禮萬五千佛。依經自唱。一一禮之。寺僧怪其所作。於壁隙伺之。見禮拜頭下。天龍八部等亦頭下。數數非一。諸人來其院者。無不心戰走出。恆聞異香蔚蔚爾。及死。在貞觀年中。院絕人往。每夜常聞彈指禮拜行道等相。

釋法通。姓關。京兆鄠人。小出家。極羸弱。隨風偃仆。似任羅綺。由是同侶頗輕之。通輒流淚。一朝對觀音像。慨慷曰。通聞菩薩聖鑒。所願剋從。乞垂提誘。免斯輕侮。因斯誦觀音經。晝夜不捨。後歲餘。歸本生觀母。旦食訖。假寐於庭樹下。少閒口中涎沫流液。向有三升。母以爲物忤。遽呼覺問。何事如此。通曰。向見有人遺三驢馱筋。通瞰始一驢。孃呼遂覺。餘二失之。自爾覺身力雄勇。肌膚堅韌。密舉大木石。不以爲重。寺有僧戡者。膂力之最。通竊取袈裟安在柱下。戡初不見。謂是神鬼所爲。通笑爲舉梁抽取。戡大駭服。有大石白重五百餘斤。通於南山負來供僧用。今見在貯水施禽鳥。隋高祖重之。有西蕃貢一人。云大壯。在北門試相撲。無得者。帝頗惡之云。大隋國無有健者。召通來令相撲。通曰。何處出家人爲此事。必知氣力。把手卽知。便喚彼來。通任其把握。其人努力把捉。通都不以爲懷。至通後捉。總攬兩手急擗。一時血出外漉。彼卽蟠臥在地乞命。通放之曰。我不敢殺捉。恐你手碎去。於是大伏。舉朝稱慶。京邑弄力者

闢而造之。通爲把豆麥便碎。倒曳車牛却行。當時壯士命爲天力士也。煬帝末。避亂隱南山。乃負一具礎並犢子。大神通也。未幾丁母憂出山歸葬。事了返山。雖力兼百大。未曾忤物。精誠節約。時輩推之。以武德初卒。春秋五十六。釋慧因。姓張。清河武城人。昔依賢法師。後以雅志卓然衆所推伏。欲屈知寺任。遂巡於蜀川詢求禪律。訪無夷險必往參請。唐運大通。自蜀而返。於時州別一寺。但三十僧。因卽其一。持維志節終始無忘。後爲開聖本寺。去荆五十餘里。山藪曠迥阻絕風烟。乃獨止此山草菴蘭若。二十餘載。四遠咸依。昔智者遺言。今宛符會。貞觀十九年大旱。而寺石泉獨無有竭。乃自負水外給。飛走由斯獲濟。江陵令盧行餘。承聞往之。索水飲馬。因負而給之。行餘謂少。頗出恚言。便遣馬就寺。俄值羣豬來。路人無敢犯。後有一人。寺北竊食辛肉。虎來擁躄哮吼。將噉其人。得急逃竄無方。因聞往救。虎乃潛退。斯戒德慈明爲若此也。法華一部。毗尼戒本。行住常誦。未忘心口。年七十五。卒於本寺。

釋法施。姓江。武當人。少而宏直。神智難測。形無定方。出處不滯。遊巴陵顯安寺。娑羅樹下宴嘿。而人亦莫之顧也。依荆南記云。晉永康元年。僧房牀下忽生一樹。隨伐隨生。如是非一。樹生逾疾。咸共異之。置而不剪。旬日之間植柯極棟。遂移房避之。自爾已後。樹長便遲。但極晚秀。夏中方有花葉。秋落與衆木不殊。多歷年稔。人莫識也。後外國僧見攀。而流涕曰。此娑羅樹也。佛處其下涅槃。吾思本事所以泣耳。而花開細白。不足觀採。元嘉十一年。忽生一花。形色如芙蓉樹。今見在此。亦一方之奇迹也。隋末喪亂。稱兵非一。蕭銑時爲羅縣令。施拊背。指巴陵城曰。此天子城也。後果王之米極平賤。施誠深藏。人不測其言。於後米斗直萬五千。飢餒者衆。如此記授來事。若指諸掌。趙郡王伐僞梁。銑問。今事如何。施遺雙銅筋。銑曰。令我同矣。遂舉衆歸化。百姓咸賴。其德宏矣。嘗於江陵北頭陀。虎來牀側。人來語虎曰。佛子閉目。虎卽低頭閉目。斯遇猛獸如家犬者。斯人在斯。誦勝天王一部。靜念出觀。誦而美之。而精進牢

強越於常伍。後潛形高邁。

釋慧岸者。未詳何人。面鼻似胡。言同蜀漢。往來市里默言無准。人不之異。武德三年。科租至岷州。程期甚促。蜀人初不聞。謂在天外。人有僦購科索萬錢。轉更驚急。謂往鬼國。被去者皆爲死計。散費資糧。爲不行之計。岸於新繁市大笑曰。但去必見歡喜。捉負租拗折數枚。衆人去至鹿頭道逢敕停。此前言之驗也。武德六年。輒復悲泣不能自禁。曰誰能見煩惱因。沒水求死。衆人爭入水接之。乃端坐水底已卒。卒後其年亢旱不收。疫死衆矣。

釋法運。姓鄧。荊州長林人。姿容挺秀。有拔羣之美。至於算歷五行。洞其幽致。傳述楚二晦星。以運爲一也。後值智曠禪師。誨以出俗之資。便削除俗玩。鬚髮入道。修學禪要志樂閑寂。別於開聖西北起一道場。如常觀行不隔昏曉。嘗誦七佛呪等救濟。無不輒應。隋末虎暴。摩頂曰。天下正亂百姓遑遑。汝可遠藏莫爲他厭。及入營。賊主楊道生承名迎接安置供給。蕭銑次立又加奉敬。

所獲施物卽入悲敬二田。又於州內別置道場。號爲龍歸精舍。銑乃請問興亡。答曰。貧道薄德。不得久爲善友。時不測其言也。不久趙郡王恭泝游兵至。又加頂謁兵。又東下圖像隨身。又留一影令運慈屬。允所謂道德之感動也。嘗有信心士女。晨夕供施。妖邪鬼怪見必迴心。社廟神祇悉參歸戒。以武德中化往。春秋六十。葬於開聖寺智曠禪師塔側。

貞觀年中。遼西柳城靺鞨名帝示階者。年十八時逃入高麗。拾得二寸許銅像。不知何神明。安皮袋中。每有飲噉酒肉。拔出祭之。逢高麗捉獲。具說我是北邊靺鞨。不信謂是細作。斫之三刀不傷皮肉。疑是神人。問有何道術。答曰無也。唯供養神明而已。乃出示之。曰此我國中佛也。因說本末。看像背上有三刀痕。遂放之令往唐國。彼大有佛事。可諮問也。其人得信在懷。深厭俗網。今在幽州出家。大聰明有儀止。巡講採聽。隨聞便解。有疑錄出。以問者皆深隱。遠思者難之。

釋智顯。住遼州護明寺。少出家。戒操貞峻。立操耿介。勇銳居懷。聞川聞見。莫不高賞。專務坐禪。人不知其所詣。隋末賊起。川原交陣。相推不已。動經旬朔。顯於兩陣。以道和通。往返彌時。俱隨和散。合郡同嘉。敬而重之。後與道俗十餘行。值突厥。並被驅掠。顯遂隱身不見。後訪得問。云我念觀音。不值賊。有同學在箕山守靜。獵者奪糧。頓盡。顯遠知之。使人送米。其通幽解網。非可究也。而任吹虛舟。無所拘礙。每有苦處。輒往救拔。是知大悲攝濟。隨方利生。雖行位殊倫。而心焉靡異。不測其終。

釋法聰。姓陳。住蘇州常樂寺。初負裘周游法席。參詣。隨聞雖曉。然未本意。意在息言。然言爲理詮。事須博覽。不著爲本。無得虛延。如灰除垢。灰亦須淨。後往金陵攝山栖霞寺。觀顧泉石僧衆清嚴。一見發心思。從解髮。時遇善友。依言度脫。遂誦大品。不久便通。又往會稽。聽一音慧敏法師講。得自於心。蕩然無累。貞觀十五年。還杭蘇等州。聞導集衆。受道者三百餘人。自爾華嚴涅槃相

續二十餘遍。貞觀十九年。嘉興縣高王神。降其祝曰。爲我請聽法師受菩薩戒。依言爲授。又降祝曰。自今以往酒肉五辛一切悉斷。後若祈福可請衆僧。在廟設齋行道。又二十一年。海鹽縣鄱陽府君神。因常祭會。降祝曰。爲我請聽法師講涅槃經。道俗奉迎旛花相接。遂往就講。餘數紙在。又降祝曰。蒙法師講說。得稟法言。神道業障多有苦惱。自聽法來。身鱗甲內細蟲噉苦已得輕昇。願道俗爲我稽請法師。更講大品一遍。乃不違之。顯慶元年冬。謂弟子曰。吾不久捨報。可施諸禽鳥。而恆講不輟。後講於高座上。塵尾忽墮而終。春秋七十一矣。

釋僧明者。不知何人。在五臺娑婆古寺。所營屋宇二十餘間。守一切經。禪誦爲業。自云。年十七時從師上五臺。東禮花林山訪文殊師利。至一石谷。漸深。見有石臼木杵。又見兩人形大無影。眉長披髮。眼瞼上掩。師便頂禮請救。其人曰。汝穀晁小遠從何來。答昭果寺僧。習禪樂道。隱在娑婆已數十年。然食五

穀願真人救苦報。曰待共衆議。須臾更一人來。長大著樹皮衣。云汝來已久。可逐我至寺。行大石側。忽見山谷異常。廊院周遶狀若天宮。有十四五人同坐談笑。問所來方。言議久之。送出後重尋失路。還舊業定。以貞觀十六年卒。八十一矣。今娑婆寺二甄塔存。

釋明隱者。少習禪學。次第觀十一切入。在中臺北木瓜谷寺三十年。唯以定業餘無所懷。又往佛光山寺七年。又住大孚寺九年。志道之徒相從不絕。道俗供事填委山林。永徽二年。代州都督。以昭果寺僧徒事須綱領。追還寺任。辭不獲免。龍朔元年十月。卒於此寺。端坐熙怡如在久定。其五臺山有故宕昌寺。甘泉美岫往而忘返。有僧服水得仙。身如羅縠。明見藏府骨髓。武德年末行於山澤。今村中父老目者十餘人說之。五臺山者斯爲神聖所憩。中臺最高。所望諸山並下。上有大泉名曰太華。傍有二塔。後諸小石塔動有百千。云是孝文從北恆安至此所立。石上人馬大跡儼然如初。從中臺東南三十里。至大孚靈鷲

寺。南有花園。前後遇聖。多於此地。有東西二道場。中含一谷西北上八里許。有王子燒身塔。寺元是齊帝第三子。性樂佛法思見文殊。故來山尋。如其所願。燒身供養。因而起塔。所將內侍劉謙之。於此寺中七日行道。祈請文殊。既遇聖者。掩復丈夫。曉悟華嚴經義。乃造華嚴論六百卷。今五臺諸寺。收束猶有三百許卷。近龍朔中。主人令會昌寺僧會蹟。兩度將功德物。往彼修補塔尊儀。與五臺縣官同往。備見聖迹。異香鐘聲相續不絕。

釋法空者。不知何人。隋末任雁門郡府鷹擊郎將。時年四十。歛自生厭離。見妻子家宅。如牢獄桎梏。志慕佛法情無已已。總召家屬曰。吾爲爾沈日久矣。旦夕區區。止是供給可各自取計。吾自決矣。便裹糧負樸獨詣臺山。飢則餐松皮。栢末。寒則入穴苦覆。專思經中要偈。亦無所參問。時賊寇交起。追擊攸歸。府司郡官所在追掩。將至禁所。正念不語。志逾慷慨。跏坐不動。不食不息已經五日。守令以下莫不驚愕。因放之任其所往。一坐三十餘載。禽獸以爲親鄰。

妻子尋獲欲致糧粒。空曰。吾厭俗爲道。以解脫爲先。自今以往。願爲善知識。非爾纏縛吾何解之。更不須相見。於是遂絕。幽居日久。每有清聲。召曰空禪。如是非一。空知是自心境界。以法遣之。後遂安靜。初學九次。以禪用乃明。終爲對礙。遂學大乘離相。有從學者。並以此誨之。不知所終。

釋明濬。姓孫。齊人。善章草。常以金剛般若爲業。永徽元年二月十二日夜暴死。心上暖。周時方蘇。說云。初有一青衣童子。將至王所。問一生作何業。濬答。但誦金剛般若經。王曰不可言。師可更誦滿十萬遍。明年必生淨土。弟子不見師也。還令一青衣送至寺。濬自爾精苦倍百逾厲。至二年三月卒。寺衆咸聞異香云。

釋明解者。姓姚。住京師普光寺。有神明薄知才學。琴詩書畫京邑有聲。然調情敬悅。頗以知解自傲。於諸長少無重敬心。至於飲噉不異恆俗。會龍朔之中。徵諸三教有能觀國者。策第賓王。解因此際往赴東都。策第及之。行次將

仕乃脫袈裟。吾今脫此驢皮。預在人矣。遂置酒集諸士俗。賦詩曰。一乘本非有。三空何所歸云云。不久病卒。與友僧夢曰。解以不信。故今生惡道。甚患飢渴。如何不以故情致一食耶。及覺。遂列食於野祭之。又夢極慚愧云云。又下夢於畫工先來同役者曰。我以不信敬。生處極惡。思得功德無由可辦。卿舊與相知。何爲不能書一兩卷經耶。又遺其詩曰。握手不能別。撫膺聊自傷。痛矣時陰短。悲哉泉路長。野風驚晚吹。荒隧落寒霜。留情何所贈。惟斯內典章。畫工不識書。令誦十八遍已便去。遂覺。向諸僧俗說之。嗟乎明解。可惜一生妄存耶。我自陷千載。斯謂徒生徒死。大聖豈虛言哉。貞觀中洛州宋尚禮者。薄學有神明。好爲譎詭詩賦。能縣還。貧無食。好乞貸。至鄴戒德寺貸粟。數與不還。又從重貸。不與之。因發憤造慳伽斗賦。可有十紙許。加節莊嚴慳態時俗。常誦以爲口實。見僧輒弄。亦爲黃巾所笑。及禮將死。謗毀自當。兩目圓赤。見者咸畏。吁嗟擾攘。少時而絕。

釋法沖。字孝敦。姓李氏。隴西成紀人。父祖歷仕魏齊。故又生於兗部。沖幼而秀異傲岸時俗。弱冠與僕射房玄齡善。相謂曰。丈夫年不登五品者。則共不仕。爲逸人矣。沖年二十四。果爲鷹揚郎將。遭母憂讀涅槃經。見居家迫迫之文。遂發出家心。聽涅槃三十餘遍。又二安州高法師下。聽大品三論梭伽經。卽入武都山修業。年三十行至冀州。貞觀初年。下敕有私度者。處以極刑。沖誓亡身便卽鬻落。時嶧陽山多有逃僧避難。資給告窮。便造詣州宰曰。如有死事冲身當之。但施道糧終獲福祐。守宰等嘉其烈亮。冒網周濟。乃分僧兩處。各置米倉可十斛許。一所徒衆四十餘人。純學大乘並修禪業。經年食米如本不減。一所有五六十人。纔經兩日。食米便盡。由不修禪兼作外學。冲告曰。不足怪也。能行道者。白毫之惠耳。蓋利由道感。還供道衆。行殊道業理固屢空。於時逃難轉多。復弊霖雨。無處投止。山有大巖。猛獸所居。冲往詣巖穴。告曰。今窮客相投可見容不。虎乃相攜而去。遂成依之。仍聽華嚴等經及難解。

重至安州。有道士蔡子晃者。閑習內外。歎狎僧倫。道俗盛集僧寺。乃令晃開佛經。冲曰。汝形同外道。邪術纏懷。苟解佛經。終歸名利。我道俗無名。要惟釋子。身既在此。畢不得行。早可識機。無悔於後。晃聞默然。逡巡而退。爾時大眾歎曰。護法菩薩。斯其人哉。冲以梭伽奧典。沈淪日久。所在追訪。無憚夷險。會可師後。裔盛習此經。卽依師學。屢擊大節。便捨徒衆。任冲轉教。卽相續講三十餘遍。又遇可師親傳授者。依南天竺一乘宗講之。又得百遍。其經本是宋代求那跋陀羅三藏翻。慧觀法師筆受。故其文理克諧。行質相貫。專唯念惠不在話言。於後達磨禪師傳之南北。忘言忘念。無得正觀爲宗。後行中原。惠可禪師創得綱紐。魏境文學多不齒之。領宗得意者。時能啓悟。今以人代轉遠。紕繆後學。可公別傳略以詳之。今敘師承以爲承嗣。所學歷然有據。達磨禪師後。有惠可惠育二人。育師受道心行。口未曾說。可禪師後。榮禪師。惠禪師。盛禪師。那老師。端禪師。長藏師。眞法師。玉法師。已上並口說。玄理不出文記。可師後。善師。出抄四卷。豐禪師。出疏五卷。明禪師。

出疏五卷胡明師。出疏五卷遠承可師。後大聰師。出疏五卷道蔭師。抄四卷沖法師。疏五卷岸法師。疏五卷寵法

師。疏八卷大明師。疏十卷不承可師。自依攝論者。遷禪師。出疏四卷尚德律師。疏十卷那老師

後。實禪師。惠禪師。曠法師。宏智師。名住京師西明身亡法絕明禪師。後。伽法師。寶瑜師。寶迎

師。道瑩師。並次第傳燈於今揚化沖公。自從經術。專以梭伽命家。前後敷宏將二百遍。須便

爲引。曾未涉文。而通變適緣。寄勢陶誘。得意如一。隨言便異。師學者苦請出

義。乃告曰。義者道理也。言說已麤。況舒在紙。麤中之麤矣。事不獲已作疏五

卷。題爲私記。今盛行之。初沖周行東川。不任官貫。頗有度次。高讓不受。年

將知命。有敕度人。兗州度抑令入度。隸州部法集寺。雖名預公貫。而栖泉石撫

接遺逸爲心。房公位居台輔。作書召入。沖得題背曰。我於三界無所須。卿至

三槐位亦極。公又重延。不守恆度。翻翔都邑。卽宏大法。晨動英髦。冠蓋雲蒸

歎未曾有。中書杜正倫。親位法席。詳評玄義。宏福潤法師。初未相識。曰何處

老大德。答兗州老小僧耳。又問何爲遠至。答曰。聞此少一乘。欲宣一乘教網。

漚信地魚龍。故至。潤曰。斯實大心開士也。因行至大興善寺。萬年令鄭欽泰。於寺打人。沖止之曰。公勿於寺打人。泰曰。打人罪我自當。沖曰。罪不自當可遣他受。然國家立寺。本欲安寧社稷。唯善行之。公今於寺打人。豈名爲國祈福。泰卽禮謝。又三藏玄奘不許講舊所翻經。沖曰。君依舊經出家。若不許宏舊經者。君可還俗。更依新翻經出家。方許君此意。奘聞遂止。斯亦命代宏經護法強禦之士。不可及也。然沖一生遊道爲務。曾無栖泊。僕射于志寧曰。此法師乃法界頭陀僧也。不可名實拘之。顯慶年言旋東夏。至今麟德年七十九矣。

高僧傳二集卷第三十五終。

高僧傳二集卷第三十六

唐釋道宣撰

感通篇下

正傳四十五人
附見二人

隋京師大興善寺釋道密傳一

京師經藏寺釋智隱傳二

中天竺國沙門闍提斯那傳三

京師勝光寺釋明誕傳四

京師大興善寺釋明璨傳五

京師大興善寺釋慧重傳六

京師勝光寺釋寶積傳七

京師仁法寺釋道端傳八

京師勝光寺釋道粲傳九

京師大興善寺釋明芬傳十

京師大興善寺釋僧蓋傳十一

京師日嚴寺釋曇楷傳十二

京師隋法寺釋道貴傳十三

京師玄法寺釋道順傳十四

京師沙門寺釋法顯傳十五

京師大興善寺釋僧世傳十六

京師靜覺寺釋法周傳十七

景暉

京師延興寺釋慧誕傳十八

京師大興善寺釋智光傳十九

京師宏善寺釋智教傳二十

京師沙門釋圓超傳二十一

京師光明寺釋慧藏傳二十二法順

京師大興善寺釋寶憲傳二十三

京師勝光寺釋法朗傳二十四

京師真寂寺釋曇遂傳二十五

京師大興善寺釋曇觀傳二十六

京師延興寺釋靈遠傳二十七

京師大興善寺釋僧昕傳二十八

京師空觀寺釋玄鏡傳二十九

京師宏濟寺釋智揆傳三十

京師勝光寺釋僧範傳三十一

京師淨影寺釋寶安傳三十二

京師仁覺寺釋寶巖傳三十三

京師無漏寺釋明馭傳三十四

京師大興善寺釋道生傳三十五

京師勝光寺釋法性傳三十六

京師沙門釋辯寂傳三十七

京師大興善寺釋靜凝傳三十八

京師揚化寺釋法楷傳三十九

京師轉輪寺釋智能傳四十

京師真寂寺釋曇良傳四十一

京師沙門釋道嵩傳四十二

京師靜法寺釋智嶷傳四十三

京師淨影寺釋道顏傳四十四

京師淨影寺釋淨辯傳四十五

釋道密。姓周氏。相州人。初投耶舍三藏師習方藝。又從鄴下博聽大乘。神思既開理致通行。至於西梵文言繼迹前列。異術勝能聞諸齊世。隋運興法翻譯爲初。敕召入京住大興善寺。師資道成復宏梵語。因循法本留意傳持。會仁壽塔興銓衡德望。尋下敕召。送舍利于同州大興國寺。寺卽文帝所生之地。其處本基般若尼寺也。帝以後魏。大統七年六月十三日。生於此寺中。於時赤光照室流溢外戶。紫氣滿庭狀如樓閣。色染人衣內外驚禁。孀母以時炎熱就而扇之。寒甚幾絕。困不能啼。有神尼者名曰智仙。河東蒲坂劉氏女也。少出家有戒行。和尚失之。恐其墮井。見在佛屋。儼然坐定。時年七歲。遂以禪觀爲業。及帝誕日。無因而至。語太祖曰。兒天佛所祐。勿憂也。尼遂名帝爲那羅延。言如金剛不可壞也。又曰。此兒來處異倫。俗家穢褻。自爲養之。太祖乃割宅爲寺。內通小門。以兒委尼。不敢名問。後皇妣來抱。忽見化而爲龍。驚惶墮地。

尼曰。何因妄觸我兒。遂令晚得天下。及年七歲。告帝曰。兒當大貴從東國來。佛法當滅由兒興之。而尼沈靜寡言。時道成敗吉凶。莫不符驗。初在寺養帝。年至十三方始還家。積三十餘歲略不出門。及周滅二教。尼隱皇家。內著法衣。戒行不改。帝後果自山東入爲天子。重興佛法。皆如尼言。及登位後。每顧羣臣。追念阿闍黎以爲口實。又云。我興由佛法。而好食麻豆。前身以從道人裏來。由小時在寺。至今樂聞鐘聲。乃命史官王劭。爲尼作傳。其龍潛所經四十五州。皆悉同時爲大興國寺。因改般若爲其一焉。仁壽元年。帝及后宮。同感舍利。並放光明。砧鎚試之宛然無損。遂散於州郡。前後建塔百有餘所。隨有塔下皆圖神尼。多有靈相。故其銘云。維年月。菩薩戒佛弟子大隋皇帝堅。敬白十方三世一切三寶弟子。蒙三寶福祐。爲蒼生君父。思與民庶共建菩提。今故分布舍利。諸州供養。欲使普修善業同登妙果。仍爲弟子。法界幽顯。三塗八難。懺悔行道。奉請十方常住三寶。願起慈悲。受弟子等請。降赴道場證明。

弟子。爲諸衆生發露懺悔。文多不載。密以洽聞之譽。送此寺中。初下塔時。一院之內光明充塞。黃白相閒兼赤斑氣。旋遶朗徹。久而乃滅。道俗內外咸同一見。寺有四門。門立一碑。殿塔廊廡及以生地。莊嚴綺麗。晃發城邑。仁壽之末。又敕送於鄭州黃鵠山晉安寺。掘基至水。獲金像一軀。高尺許。儀制特異。正下塔時。野鳥羣飛。旋遶塔上。事了便散。又見金花三枚。騰空久之。下沒。基內又放螢光。後遂廣大。遶塔三匝。寺本高顯。素無泉水。須便下汲。一夕之閒。去塔五步。飛泉自涌。有同浪井。廣如王劭所紀。及大業伊始。徙治雒陽。上林園中置翻經館。因以傳譯。遂卒於彼。所出諸經如費氏錄。

釋智隱。姓李氏。貝州人。卽華嚴藏公之弟子也。自少及長。遵宏道義。慧解所傳。受無再請。而神氣俊卓。雅尙清虛。時復談吐。聽者忘倦。開皇七年。敕召大德。與藏入京。住大興善。通練智論。阿毗曇心。及金剛般若論。明其窟穴。至十六年。以解兼倫。例須有紹隆。下敕補充講論衆主。於經藏寺還揚前部。仁壽創

福。敕送舍利於益州之法聚寺。寺卽蜀王秀之所造也。道適印蜀。開化彌昌。傾其金貝。尋卽成就。晚又奉送置塔華州。天雨異花人得半合。又放紫光變爲五色。盲者來懺歛獲雙目。捨杖而歸。風覽等病其例皆爾。及將下瘞。天雨銀花。放白色光前後非一。正入塔時。感五色雲下覆函上。重圓如蓋。大鳥六頭旋繞雲間。閉訖俱散。隱以事聞。帝大悅。付於著作。卒於京室。

闍提斯那。住中天竺摩竭提國。學兼羣藏。藝術異能通練於世。以本國忽然大地震裂。所開之處極深無底。於其岸側獲一石碑。文云東方震旦。國名大隋。城名大興。王名堅意。建立三寶起舍利塔。彼國君臣欣感嘉瑞相慶希有。乃募道俗五十餘人。尋斯靈相。初發祖送並出王府。路逢賊掠所遺蕩盡。唯餘數人。逃竄達此。以仁壽二年至仁壽宮。計初地裂獲碑之時。卽此土開皇十四年也。行途九載方達東夏。正逢天子感得舍利諸州起塔。天祥下降地瑞上騰。前後靈感將有百數。闍國稱慶佛法再隆。有司以事奏聞。帝以事符大夏陳迹東

華。美其遠度疑是登聖。引入大寶殿。躬屈四指顧問羣僚。解朕意不。僉皆莫委。因問斯那。又解意不。答曰。檀越意謂貧道爲第四果人耶。實非是也。帝甚異之。乃置於別館。供給華膳。夫以酒醉和麵。擬爲麩調。候時不起。因以問那。答曰。此不合食。便用水澆煮之。與常醉者不異。上問。今造靈塔遍於諸州。曹陝二州特多祥瑞。誰所致耶。答曰。陝州現樹地藏菩薩。曹州光華虛空藏也。又問。天華何似。答曰。似薄雲母。或飛不委地。雖委地而光明奇勝。帝密以好雲母及所獻天華各一箱。用示諸人。無有別者。恰以問那。那識天華而退雲母。及獻后云崩。空發樂意。並感異香。具以問由。答曰。西方淨土名阿彌陀。皇后往生。故致諸天迎彼生也。帝奇其識鑒。賜綿絹二千餘段。辭而不受。因強之。乃用散諸福地。見感應傳。

釋明誕。姓史。衛州汲人。律儀行務履顧前賢。通十地地持。赴機講解。攝大乘論彌見宏演。後入京住勝光寺。溫柔敦厚性無迫暴。有敕召送舍利於襄州上

鳳林寺基址。梁代彫飾。隋初顯敞。高林跨谷連院。松竹交映。泉石相喧。邑屋相望。索然閑舉。有遊覽者皆忘返焉。文帝龍潛之日。因往禮拜。乞願宏護。及踐寶位。追惟往福。歲常就寺廣設供養。仍又改爲大興國寺。及誕之至。彼安厝塔基。寺之東院鑿地數尺。獲瑠璃瓶。內有舍利八枚。聚散呈祥。形質不定。或現全碎。顯發神奇。卽與令送同處起塔。又下穿掘得石。銘云。大同三十六年已後。開仁壽之化。依檢梁歷有號大同。至今歲紀。髣髴符會。誕欣感嘉瑞。乃表奏聞。寺有金像一軀。舉高丈六。面部圓滿。相儀充備。於時堂內。衆鳥無敢踐足。庭前樹碑。屢信文蕭雲書。世稱冠絕。誕歷覽徽猷。講授相接。終於本寺。

釋明璨。姓韋。莒州沂水人。十歲出家。二十受具。中途尋閱。備通經史。稟性調柔。初不陳怒。未及三夏。頰揚成論。及涅槃經。值廢教隱淪。避世林澤。還資故業。重研幽極。周宣創開陟帖。慧遠率侶登之。璨時投足歸師。諸部未久深悟。遂演於世。講徒百數。心計明白。開隱析疑。善通問難。精慮勃興。未曾沈息。加又福

德所被聞見欣然。敕召入京住大興善。仁壽初歲。召送舍利於蔣州之栖霞寺。今之攝山寺也。本基靈異前傳具詳。而瓌情存傳法。所在追訪。乃於江表獲經一百餘卷。並是前錄所遺。及諸闕本。隨得施利處處傳寫。末又住大禪定寺。宏法爲務。春秋良序頻往藍田。登山臨水。欣其得性。唐初卒也。

釋慧重。姓郭。雍州人。志幹威稜不怯邪障。鬼神林屋。聞有栖止無往不降。淨持戒地明解攝論。復遊名教清迥不羣。住大興善。博綜機要榮達敍顯。辯章言令寫送有法。仁壽置塔。敕召送舍利於泰山之岱岳寺。初至放光。乃至入塔相續流照。岳上白氣三道下流。至於基所。岳神廟門無故自開。如是者三。識者以爲神靈歸敬故也。四年建塔。又送於隆州禪寂寺。初至設齋。忽有野鹿。從南山下度嘉陵江。直趣塔所。人以手摩自然依附。乃至下訖其鹿方去。夜放大光在佛堂上。燄高數丈青赤流集。衆人同見。三日打剎。合州喜捨。紫雲覆塔。雨金銀華遍於城邑。其收得者乃有五色相鏤。又獲舍利五枚於天華上。浮泛

旋轉合散隨心。州內修梵寺先爲文帝造塔。有一分舍利。欲與今塔。同日下午。其夜兩塔雙放光明。朗照幽顯至曉方滅。同覩此瑞無數千人。將下之晨。又雨銀華。變轉非一。重還京室。改革前度專修禪悔。晝夜十有二時。禮五十三佛。餘則跏坐正念。畢世終業。

釋寶積。姓朱。冀州條人。割略愛網訪道爲任。浮遊靡定不存住止。齊亡法毀。潛隱太山。迴互魯兗乃經年稔。開皇十四年。隋高東巡候駕請謁。一見便悅。下敕入京住勝光寺。講揚智論及攝大乘。而體量虛廓。不計仇隙。曾有屏毀達其耳者。解衣遺之曰。卿見吾過。真吾師友。仁壽初年。敕送舍利於華岳思覺寺。寺卽左僕射楊素之所立也。初下之晨。雲垂四布雪滿山邑。天地奄闇逼目無見。及期當午忽爾天清日朗。現五色雲於塔基上。去地五丈。圓如輪蓋。遙有見者。望其蓋上赤光赫奕。團團直上遠連天際。暨於覆了雲合光收。還如晨旦。積後卒於京室。

釋道端。潞州人。出家受具。聽覽律藏。至於重輕開制銓定綱猷。雅爲宗匠。晚入京都住仁法寺。講散毗尼神用無歇。時程俊舉後學欽之。加復體尙方言梵文書語。披葉洞識了其深趣。勤心護法匡攝有功。仁壽中年。敕送舍利於本州梵境寺。初入州界。山多無水。忽有神泉涌頂。流者非一。舊痾夙痼飲無不愈。別有一泉病飲尋差。若咽酒肉必重發動。審量持戒永除休健。端以事聞。後還京寺。常樂宏演。終於本寺。

釋道璨。恆州人。慧學如神。鑽求攝論華嚴十地。深疑伏旨解其由緒。志尙幽靜不務奢華。重義輕財自小之大。後入關輦便住勝光。訪道求賢栖遑靡託。仁壽起塔。敕召送舍利於許州辯行寺。初至塔寺。堂中佛像素無靈異。忽放大光通屬院宇。舍利上踊金瓶之表。又放光明遶瓶旋轉。旣屬炎熱。將入塔時感雲承日。覆訖方滅。又於塔側造池供養。因獲古井。水深且清輕軟甜美。舉州齊調。一從此井而無竭濁。莫不嗟歎。璨後不測其終。

釋明芬。相州人。齊三藏耶舍之神足也。通解方俗妙識梵言。傳度幽旨莫匪喉舌。開皇之譯。下敕追延。令與梵僧對傳法本。而意專檢失好住空閑。味詠十地言輒引據。問論清巧通滯罕倫。仁壽下敕。令置塔於慈州之石窟寺。寺卽齊文宣之所立也。大窟像背文宣陵藏中諸彫刻。駭動人鬼。芬引舍利去州三十許里。白雲鬱起。從寺至輦長引不絕。耿耿橫空。中有天仙飛騰往返。竟日方滅。明且將曉。還有白雲長引來迎。雲中天仙如昨無異。人衆同見。傾目叵論。識者以爲石窟之與鼓山連接密邇。竹林仙聖響應之乎。卽至山塔。東面有泉自生。飲皆病愈。芬後卒於興善。所著衆經。如費氏錄。

釋僧蓋。恆州人。曾遊太原。專聽涅槃。晚至洛下還綜前業。蓋聞經陳念慧攝慮爲先。遂廢聽業專思定學。陶思旣久彌呈心過。遂終斯習。後入京師周訪禪侶。住大興善。垂帷斂足不務世談。近局異乘略不霑口。吐言清遠渺不高之。仁壽二年。敕送舍利於滄州。四年又敕送於浙州之法相寺。初營石函木唯青

色。及磨治了變爲鮮錦。布彩鋪螺。又見僧形但有半身。及曉往觀僧變爲佛。光燄神儀都皆明著。又現三字。云人王子也。佛前又現雄雞之像。冠尾圓具。或現仙鳳天人諸相甚衆。南鄉縣民多業屠獵。因瑞發心受戒永斷。後於他日有採柴者。於法相寺南見有樸樹。乃生奇異果。僅有百顆。其色紅赤如蓮欲開。折取一二枚來用供塔。官庶道俗千有餘人。同往折取。味如蒲桃。並果表奏。帝驚訝其瑞。蓋後住禪定寺。唐初卽卒。年九十餘矣。

釋曇瑫。江都人。少學成實兼諸經論。涅槃小品包蘊心目。雖講道時缺。而以慧解馳名。每往法筵亟陳論決。徵據文旨學者憚焉。常讀諸經盈箱滿案。記注幽隱追問耆老。皆挹其精府反啓其志。瑫乃爲斟酌通問概梗。自江左右歷覽多年。傳譽不爽實鍾華望。煬帝昔爲晉王。造寺京室。諸方搜選。延瑫入住。內史令蕭琮。合門昆季祖尋義學。屈禮歸心奉以家僧。攜現大小常處第內。晨夕歡娛。講論正理惟其開悟。仁壽之末。敕送舍利於熙州環公山谷寺。古傳

云。昔有齊人郭智辯。數遊環山之陽。世俗重之。因以名焉。此寺卽蕭齊高帝之所立也。林崖重映松竹交參。前帶環川北背峻嶺。江流縈繞實爲清勝。階巡此地構塔焉。初正月內當擬基處。屢放金光如一疋許。十餘日中然後方息。舍利恰到如卽置基。先不相謀若同合契。皆大慶也。又初到治。天本亢陽。人物焦灼。夜降大雨高下皆足。無不賴幸。又放赤光流燭如火。行道七夕又放大光。被諸山世。五千餘人蒙斯瑞及。懺罪營福。不可勝言。晚承故業。迄於隋運。後住宏善。以疾而終。春秋八十有三。武德初矣。

釋道貴。并州人。華嚴爲業。詞義性度寬雅爲能。而於經中深意。每發精彩。有譽當時。加以閑居放志。不涉煩擾。市肆俳優未曾遊目。名利貴賤故自絕言。精潔守素。清貞士也。晚在京師住隨法寺。擁其道德閉守形心。及建塔之初。下敕流問。令送舍利於德州會通寺。至治之日放赤光明。如大甕許久之方滅。有一婦人躄疾多載。聞舍利至。昇來塔所。苦心發願乞蒙杖步。依言立愈。疾

走而歸。將下塔時。忽有大鳥十二。形相希世。不識名目。次第行列旋遶空中。正當塔上。覆訖方逝。貴後鎮業京輦。不測其終。

釋道順。貝州人。習學涅槃。文疏精覈。志勤策立。堪勝艱苦。常樂宏法。於囹圄中無緣拘繫。假訴良善。文書既効。方便雪他。投身桎梏。情志欣泰。監獄者愍斯厄苦。將欲解免。方取經疏。鋪舒詳讀。旁爲囚隸。說法勸化。事本無蹤。還蒙放釋。出獄之日。猶恨太早。有問其故。答曰。吾聞諸聖地獄化生。雖不逮彼。且事微轍。開皇隆法。杖步入關。採訪經術。住玄法寺。及後造塔。敕召送於宋州。初到宋城。市中古井。由來鹹苦。水色又赤。無敢嘗者。及舍利至。色忽變白。味如甜蜜。至造塔所。初放赤光。又放白光。通照寺內。七日辰時。天雨白華。如雪下落。紛紛滿空。及下塔時。白鶴九頭。飛翔塔上。下函旣了。方乃北逝。順後還京。遊尋行業。唐運初興。巡栖山世。年旣遲暮。欲事終心。行至霸川。驩山南足。遇見古寺。龕窟崩壞。形像縱橫。卽往修理。先有主護。乃具表請。武皇特聽。遂得

安復。今之津梁寺是也。僕射蕭瑀。爲大檀越。福事所資。咸從宋國。僧衆濟濟。有倫理焉。順後卒於住寺。春秋八十餘矣。

釋法顯。雍州扶風人。厥姓甯氏。生平志尙禪寂爲宗。文字紙筆性不遊履。沈默寡欲。不爲世累。其師法開。定門幽祕。殆是不測。元魏之末。住京兆王寺。與實禪師齊駕朝野。兼以簡約清素。華貴傾屬。顯遇斯明。匠承奉累年。傳習師宗。頗接徽緒。住日嚴寺。仁壽末歲。置塔隴州。下敕令送。顯發自帝京。奉輦至彼。藥王寺內。然寺去州一十餘里。褊狹斜仄。殊非形望。乃移近州北三王山下。背崖臨水。高勝博敞。仍構大塔。放大光明。闔境同觀。欣其罪滅。顯因其所利。卽而利之。廣說法要。傾其心惱。當斯一會。榮歎成誼。晚還入京。聚徒綜業。每年歲首。受具者多。顯爲開發戒緣。鼓行壇懺。引聚清衆。卽而惠之。後終時也。將八十矣。

釋僧世。青州人。負裘問道。無擇夷險。觀其途。李略周方岳。而雄氣所指。鋒刃

當時。談論是長。偏愛喉舌。豐詞疊難。名聞齊魯。開皇入京。住興善寺。長遊講會。必存論決。仁壽下敕。召送舍利於萊州之宏藏寺。四年。又敕送密州茂勝寺。行達青州。停道藏寺。夜放赤光。從房而出。直指東南。爾夜密州城內。又見光明。從西北來。相如火炬。叢燄非一。遶城內外。朗徹如日。預有目者。無不同覩。後及勘究。方知先告。既至治所。兩夜放光。如前遶城。朗徹無異。及至舉瓶。欲示大眾。忽然不見。後至寺塔。復放大光。通照寺宇。行道初日。打刹教化。舍利一粒。見於瓶內。及造石函。忽變爲金。如棗如豆。閒錯函底。餘處並變爲青瑠璃。因具圖表。帝大悅。世後還京。不久尋卒。

釋法周。不知何許人。狀相長偉。言語高大。涅槃攝論。是所留神。稠會勝集。每預登踐。身相孤拔。多或顧問。由是振名者。復繫於德矣。初住曲池之靜覺寺。林竹叢萃。蓮沼盤遊。縱達一方。用爲自得。京華時。偶形相義學。如周者。可有十人。同氣相求。數來歡聚。偃仰茂林。賦詠風月。時卽號之爲曲池十智也。仁壽建塔。下

敕送舍利於韓州修寂寺。初造石函。忽有一鵠飛入函內。自然馴狎經久乃去。寺有甃塔四枚。形狀高偉。各有四塔鎮以角隅。青瓷作之上圖本事。舍利到夜各放光明。如燄上衝。四方衆生一時同見。數數放光。至於末入空中。如絳長三丈許。諸佛聖僧衆相非一。皆列其中。周後復住大禪定寺。唐運初基。爲僧景暉於仁壽坊置勝業寺。召周經始。塔知寺任。又改坊名。還符寺號。初暉同諸僧侶住在長安。晚又變改常度。形同俗服。栖泊寺宇不捨戒業。言語隱伏時符讖記。高祖昔住岐州。登有前誠。旣承大寶。追憶往言圖像立廟。爰彰徽號。自周積年處任。不事奢華房宇趣充。僧事僅足。貞觀之始以疾而終。春秋八十餘矣。

釋慧誕。雍州人。學究涅槃及通攝論。每登講席有名京室。卽曇延法師之學士也。住延興寺。仁壽下敕召起塔於杭州天竺寺。住在靈隱山。林石岑竦。實來仙聖。初構塔基。多逢伏石。掘得一所是古石函。傍推其際眇不可測。因用今

造置古函中。大小和可宛如昔契。誕還本寺講授尋常。雖非卓犖亦例能色。貞觀初年卒於本寺。七十餘矣。臨終清言安話。神色無異。顧諸法屬深累住持。通告好住。怡然神逝。

釋智光。江州人。尼論師之學士也。少聽攝論大成其器。言論清華聲勢明穆。志度輕健鮮忤言諍。謙牧推下爲時所重。開皇十年。敕召尼公。相從入京住大興善寺。仁壽創塔。召送循州。途經許部。行出城南。人衆同送。舍利於輦忽放光明。高出丈餘。傾衆榮慶。比至番州寄停寺內。其夜銅鐘喙喙自鳴。連宵自且驚駭人畜。及至食時其聲乃止。既達循州道場塔寺。當下舍利天降甘露。塔邊樹上色類凝酥。光白曜日。光還京室以法自娛。頻開攝論有名秦壤。晚厭談說歸靜林泉。尋還廬阜屏絕人事。安禪自節卒於山舍。

釋智教。雍州人。習誦衆經意存禪觀。晝則尋讀夜便坐默。蕭散無爲不存世累。住宏善寺閑居綜業。仁壽中年。起塔於秦州之永寧寺。下敕令送。既至塔

所。夜逢布薩。異香如霧。屯結入門。合衆同怪欣所聞見。又於塔上刹柱之前。見大人跡長尺二寸。踏深二分。十指螺文圓相周備。推無蹤緒。蓋神瑞也。又降異雲屯聚塔上。又雨天華狀如金寶。又聞空中讚歎佛聲。官民道俗相慶騰踊。教還本寺綜業終年。

釋圓超。觀州阜城人。十地涅槃是其經略。言行所表必詢猷焉。晚住京寺策名臺省。仁壽歲。下敕造塔於廣州化城寺。初達州西四十餘里。道俗導引競列長旛。南風勁利樹林北靡。唯有旛腳南北相分。雖爲風吹都不移亂。及初行道設二佛盤。忽有蜻蛉二枚各在盤上。相當而住。形極麤大長五寸許。色麗青綠大如人指。七日相續如前停住。行道旣散歛然飛去。比後下塔還復飛來。填埋都了絕而不見。當下正中。塔基上空。五色慶雲狀如傘蓋。方直齊正如人所爲。雲下見一白鶴。翔飛旋轉。事了俱散。超還京室。不測其終。

釋慧藏。冀州人。初學涅槃後專講解。禁守貪競絕迹譏嫌。安詳詞令不形顏

色。入京訪道住光明寺。仁壽中年。敕召置塔於觀州。初至塔所。行道設齋。當其塔上景雲出見。彩含五色有若華蓋。綺繡錦繡無以加焉。從午至酉方始隱滅。又延興寺僧法順者。聽習涅槃善守根禁。退讓自節負德無傲。敕住江州廬山東林寺。置舍利塔。初至其地。耕者見光尋而掘之。獲金銅彌勒像一軀。形質瓌異。卽而供養。並不測其終。

釋寶憲。鄭州人。寶鎮律師之學士也。童稚依止卽奉科條。審量觀能具承大法。受具之日但奉文言。至於行模並先具委。有師資焉有宏業焉。開皇之始。與鎮同來住大興善。威儀調順言無涉俗。仁壽奉敕。置塔洪州。卽豫章之故地。初向彼州。路由江阻。旣失正溜泥濘不通。人力殆盡無前進理。程期又逼。道俗惶懼。憲乃憑心舍利。請垂通涉。忽降白鳥船前緩飛。乍來乍去如有引導。卽遣隨逐遂逢水脉。通夕汎舟安達無障。憲還京室尋事卒世。

釋法朗。蒲州人。學涉三藏偏鏡毗尼。開剖篇聚不阻名聞。加復器用平直無受

輕陵。決斷剛正未私強禦。後住勝光披究律典。經其房戶莫不悚然。仁壽二年。敕召送舍利於陝州大興國寺。寺卽皇考武元本生處也。故置寺建塔。仰謝昔緣。初達州境。大通善法演業三寺。夜各放光。不知何來。而通照寺內朗徹無障。善法寺中見三華樹形色分明。四月二日靈勝寺中。夜忽放光。五色彩雲合成一蓋。通變爲紫。比靈輦入城雲蓋方散。又有五色彩雲。從乾巽二處纏糺而來。至於塔上相合而住。及掘塔基下深五尺。獲一異鳥狀如鸚鵡。色甚青黃。巡行基址。人捉無畏。唯食黃華。三日而死。又青石爲函。忽生光影。表裏洞徹現諸靈異。東西兩面俱現雙樹。樹下悉有水紋生焉。函內西面現二菩薩。南邊金色北邊銀色。相對而立。又一菩薩坐華臺上。各長一尺。並放紅紫光。明。函內南面現神尼像。合掌向西。函唇西面又見臥佛。右脇而偃。首北面西。函外東面雙樹間。現前死鳥傾臥。須臾起立。鳥上有三金華。其鳥西南而行。至臥佛下住立不動。凡此光相從已至未。形狀儼然。命人圖寫。上紙素訖。方

漸歇滅。及將下日。忽然雲起。如烟如霧。團圓翳日。又如車輪。雲色條別。又如車輻。輪輻雲色。皆如紅紫。人皆仰視其相。歎怪希遇。藏瘞既了。天還明淨。失雲所在。當斯時也。寺院牆外。咸見旛蓋圍繞。謂言他處。助來供養。事了追問。一無蹤緒。朗慶斯神瑞。登卽奏聞。晚還京師。以疾而卒。

釋曇遂。雍州人。初學大論。後味唯識。研精攝論。選其幽理。每言三界虛妄。但是一心。追求外境未悟。難息。故得名稱高遠。有通美焉。然復慎守根門。勤修戒檢。住眞寂寺。掩關勵業。仁壽中年。下敕送舍利於晉州法吼寺。初停公館。放大光明。照精舍門。朗如金色。又放黃白二光。從道場出。久久乃滅。又從舍利壘所。至於塔基。而放瑞光。三道虹飛。色如朝霞。耿然空望。下塔之日。又放光明。隱顯時現。大都爲言七日之內。瑞靈襍沓。相仍不絕。還京服業。迄於唐運。八十餘年矣。

釋曇觀。莒州人。七歲出家。慕欣法字。及進具後。尋討義門。偏宗成實。祛析玄

滯。後以慧解亂神本也。乃返駕澄源攝慮巖壑。十六特勝彌所留心。神呪廣被銷殄邪障。高聞周遠及於天闕。開皇之始下敕徵召。延入京室住大興善。供事隆厚日間起居。屢止紫庭坐以華褥。帝親供侍欽德受法。觀寬厚敦裕言無浮侈。深得法忍苦樂虛心。故使名利日增而素氣常在。所獲信施並入僧中。房宇索然衣鉢而已。時俗流湏之夫。雅尚之也。仁壽中歲。奉敕送舍利於本州定林寺。初停公館。卽放大光。掘基八尺獲銅浮圖一枚。平頂圓基兩戶相對。制同神造彫鏤駭人。乃用盛舍利。安瓶置內。恰得相容。州民禽巨海者。患瘧六年。聞舍利至。自書請瑞。見本一粒分爲三分。色如黃金乍沈乍舉。及見三佛從空而降。卽能陳述詞句如流。觀還京都不委終事。

釋靈遠。恆州人。先在儒門備參經史。唯見更相圖略。時有懷仁抱義。然復終淪諸有未免無常。乃釋髮道流希崇正軌。從遠公學義。咸知大意。因卽依隨。三業無捨。及遠之入京輦。慕義相從。晚住延興寺。退隱自守。端斂身心終日

禪默。衣食麤弊不希華美。仁壽中。敕召送舍利於本州龍藏寺。初定基址聞有異香。漸漸芬烈。隨風而至遍於寺內。有民金玄瓚者。住在寺側。先患鼻塞。二十餘年莫知香臭。當於此日忽聞香氣。驚尋至寺因爾齏差。又雨天華從空而下。光彩鮮淨晃若金銀。先降塔所後及寺院。道俗經接輕薄如鏤。下舍利訖。有白鶴旋於塔上良久翔逝。遠後連尋定業追訪山野。不顧名貫頭陀林冢。雖逢神鬼都不怖憚。大業之始終於墓叢。初不委之。村人怪不乞食。就看已卒。跏趺如在。因合牀殮於杜城窟中。

釋僧听。潞州上黨人。自驚道法津周聽大小。逮諸禪律莫不登臨。傾渴身心無席不赴。而導戒愚智衆通誼靜。听一其正度恭慎橫經。聆其披析曾不忽忘。初衆見其低目寡言。絕杜論道。皆號爲矇叟也。後有智者問其文理。咸陳深奧。輕浮章句略不預懷。有問其故。答曰。勿輕未學妙德常箴。夫惟大覺方能靜照。盛德明約可無細瑕。愚師軌物時有通悟。唯目兩明殷鑒。方取會通。不得以法

累人致乖祇奉。暨周滅二教逃隱泰山。大隋開法還歸聽習。遊步洛下從學遠公。十地涅槃咸究宗領。後入關住興善寺。體度高爽不屈非濫。時復談講。辯詞迅舉抑揚有度。至於僧務營造情重勤劬。躬事率先擔撻運涉。仁壽中歲。置塔毛州護法寺。下敕令送。初至公館。有沙門曇義者。高行名僧。聞諸舍利皆放光明。我等罪業亦無所見。卽解衣爲懺燒指爲燈。竟夕供養。明旦出光通燭人物。又出金瓶迴旋行道。青赤白光三色流照。經於信宿其光乃隱。四月七月初夜放光。赫赤欲然滿佛堂內。須臾出戶流照四簷。將入函時又放赤光。烈盛逾日。通夜又放光照於函內。四月十日天華如雪從空亂下。五色相閒人皆收得。又感異香。微風普遍熏塞寺內。其函忽變爲青瑠璃。內外通徹。人以白綾周市數重漫覆其函。又加輒累灰泥其上。尋照其泥還如函色。又灰泥上畫作十華。飾以金薄。及成就後唯一金色。餘華皆彩。未下塔前。有張世謙者。清信士也。常持八戒遠離妻孥。靜室誦經。乃聞響所梵讚之聲。出戶看之。見有羣僧各執

香華。遶旋供養。迫之遂失。又見天人持諸旛蓋。及以香華東南飛來。當於塔上變成大雲。旋空良久。又見百餘沙門在塔基上。執箒輦土以陪增者。比及明晨寂無所見。時經夏暑。土地乾燥。人皆思雨。應念卽降。三四寸許。川野除煩。沙丘縣民路如意者。迴心信佛。望見光相。路雖遠。映舉目微見。寺僧五人在佛堂內。又聞塔邊音樂讚歎聲極亮遠。重雨天華滿四十里。塔基倍多。昕慶斯衆。瑞。卽具表聞。晚還資業不測其卒。

釋玄鏡。趙州人。立志清貞。不干流俗。四分一律文義精通。不樂闡揚。恆尋異部。激發違順。品章廢立有神彩焉。住空觀寺。閑散優遊。無爲僧也。仁壽二年。奉敕置塔本州無際寺。建基址日。尋放赤光。變轉不常。或如形像。乍似樓闕。又出白光。時吐大小巡遶瓶側。四月四日。又放光明。紫綠相間。三度乃止。又於光內見佛像形。長二尺餘。坐蓮華座。並有菩薩。夾侍嚴儀。從卯至酉。方始歇滅。當此之時。有目皆覩。鏡還空觀。復學禪宗。居止東院。合集同侶。多行頭陀。遂終其寺也。

釋智揆。冀州人。愛慕涅槃淨持戒行。不重榮渥知足無求。住宏濟寺閉門習業。僧衆服其智德敬而宗之。每處勝筵推其名實。而揆弗之顧也。退屏自修若無聞見。仁壽之歲宏塔四方。有敕召揆。送舍利於魏州開覺寺。初屆治所遂放大光。紫白相宣五色遞發。有尼智曠。冷疰積年。因禮發願。乃見赤光遍室。便吐惡物其患卽除。有患重者。聞斯嘉慶伏枕發願。亦蒙光照。平復如本。方來塔所。其例衆夥不復具舒。又楊大眼者。先患兩目冥無所見。牽來至輦乞願求恩。卽見舍利如本明淨。斯例復衆。四月八日下塔旣訖。西北雲彩雨華塔上。紛霏如雪色似黃金。寺院皆遍。道俗收取狀如金華。感一黑狗莫知由來。直入道場周旋行道。每日午後與餅不食。與水便飲。至解齋時與粥方食。寺內羣犬非常禁惡。一見此狗低頭畏敬。不敢斜視。塔所樹碑厚三尺半。忽發光彩狀如琉璃。映物對視分明悉見。又見象六牙並現石碑內。至五月末。來於其碑中。七變相狀。或爲佛像聖僧雙樹。衆瑞非一。並以事聞。揆晚後迹終南。居閑禪

寂。登陟巖藪往而不返。

釋僧範。冀州人。學大小乘靜務心業。追師禪念傾屈盡禮。所獲定要倍於同侶。住勝光寺。以慧解見推。及帝建塔。下敕徵召。送舍利於本州覺觀寺。每至日沒常放光明。黃赤交燄變化非一。沙門僧辯。患耳四年。聞聲如壁。一觀舍利兩耳洞開。有逾恆日。州民蘇法會。左足攀跛十有餘年。委杖自扶來禮乞願。尋得除瘥放杖而歸。範目覩靈驗神道若斯。信知經教非徒虛誕。但由誠節未著。故致有差。後歸本寺。還遵前轍。未詳其卒。

釋寶安。兗州人。安貧習學。見者敬之。初依慧遠聽涉涅槃。博究宗領。周滅齊亡。南投陳國。大隋一統還歸鄉壤。行次瀟洛。又從遠焉。因仍故業彌見深隱。開皇七年。慕義入關住淨影寺。當遠盛日。法輪之下聽衆將千。講會制約一付安掌。於時遠方輻湊名望者多。難用緝諧。故在斯任。安隨機喻接匡救有儀。雖具徵治而無銜怨。各懷敬歎登自稱焉。講十地涅槃純熟時匠。性存攝嘿不

好揚演。有問酬對辯瀉泉流。仁壽二年。奉敕置塔於營州梵幢寺。卽黃龍城也。舊有十七級浮圖。權在其內。安置舍利。當夜半上並放白光。狀如雲霧。初唯一丈。漸大滿院。明徹朗然良久乃滅。前後三度相類並同。舊有石龜形狀極大。欲作函用引致極難。匠石規模斷截成函。三分去二。安自思念。石大函小何由卒成。懼日憊期內懷憂灼。比曉看之。其石稱函自然分析。不勞鑄琢宛爾成就。函雖神造計應大重。薄用拖曳輕迅若馳。不勞至寺。便依期限。深慶情願。晚還京寺不測其終。

釋寶巖。幽州人。標意十地。次綜毗曇。未究成實。故於宗部涉獵繁焉。戶牖玄文疎條本幹。時傳富博。而性殊省事不樂談說。苦所敷散精理載揚。住京下仁覺寺。守道自娛無事交厚。仁壽下敕。召送舍利於本州宏業寺。卽元魏孝文之所造也。舊號光林。依峰帶澗面勢高敞。多挾徵異事遵清肅。故使行僻之徒必致驚悚。由斯此衆濫迹希過。自開皇將末。舍利到前。山恆傾搖未曾休止。及

安塔竟山動自息。又仁壽初歲。天降鬃刀三十三枚。用甚銛利。而形制殊別。今僧常用以鬃翦也。又初造石函。明如水鏡。文同碼碯。光似瑠璃。內外照徹。紫燄光起。函外生紋如菩薩像。及以衆仙禽獸師子林樹。襍相非一。四月三日夜放大光。明照天地。有目皆見。巖事了還。不測其卒。

釋明馭。瀛州人。初學涅槃後習攝論。推尋理源。究括疑滯。晚遊鄴下。諮訪未聞。隱義重玄。皆所披覽。開皇八年。來儀帝里。更就遷師。詢求攝論。意量宏廣。容姿都雅。人有勃怒。初不改容。衆服其忍力也。住無漏寺。講誦爲業。仁壽中年。敕請送舍利於濟州崇梵寺。寺基帶危峰。多饒異樹。山衆盤屈。修竹蒙天。實佳地也。剋日將下。寺有育王瑞像。乃放三道神光。遍於體上。金石榴色。朗晃奪精。經一食頃。乃遂漸歇。又聞磬聲。搖曳長遠。寺有巖上。唱善哉聲。清暢徹心。追尋莫委。又舍利函上。光高三尺。狀如華樹。本送舍利函上。分爲二粒。出瑠璃瓶。相隨而轉。並放光明。有黃白雲從西南來。聲如雨相流。音樂聲。正當塔上。凝

住不動。復見二華從雲中出。或時上下。大鳥羣飛迴旋塔上。又於雲中現仙人頭。其數無量。於此之時。莘州城人。見諸仙人從空東來。向於魏州。馭當斯運。欣慶嘉瑞。說不可盡。民皆捨物。積之如山。並用構塔。沙門五人生逢奇瑞。捨戒爲奴供養三寶。因勒銘紀。廣如別傳。獻后昇霞造禪定寺。召而處之。遂終世矣。

釋道生。蒲州人。延統是其師也。名父之子。係迹厥師。雖雅尙未齊。而思力方遠。仁正致懷。聲色無染。受持戒護。耽詠文言。四分一律。薄霑聲教。講誨時揚。器法難擬。住興善寺。卓卓標異。目不斜眄。威儀安帖。衆敬憚之。仁壽二年。敕召送舍利於楚州。初停公館。感一野鹿直入城門。防人牽來。詣舍利所。自然屈拜。馴善安隱。生曰。爾爲舍利。可上昇階。必若他緣。隨意而去。鹿聞此語。遂卽昇階。出入帳前。往還無難。乃爲說歸戒。鹿乃頓頭香案。如有聽受。因以繒帛繫之。卽舐人手。夜臥輦邊。或往生房。經停兩宿。自然退出。還歸荒野。及當下日。

白鶴兩雙飛旋塔上。覆訖方逝。生覩斯瑞。與諸僚屬具表以聞。並銘斯事在於塔所。既還京室不測所終。

釋法性。兗州人。少習禪學。精厲行道。少欲頭陀孤遊海曲。時復入俗形骸所資。終潛林阜沈隱爲任。開皇十四年。文帝東巡搜訪巖穴。因召入京住勝光寺。仁壽之年。敕召送舍利於本州普樂寺。初營外函得一青石。鑽磨始了將欲鑿飾。變成碼碯。五色相襍。文彩分明。函內斑駁襍生白玉。凝潤光淨。函之內外。光如水鏡洞照無障。當入函時。正當基上白鳥一雙翱翔緩飛。遶塔而轉。塔西奈樹枝葉。並變爲真金色。及文帝既崩。置大禪定延住供養。遂卒於寺。八十餘矣。

釋辯寂。徐州人。少以慧學播名。汎浪人世遊講爲業。末在齊都。專攻大論及阿毗曇心。未越周年靡得通解。會武平末歲。國破道亡。南適江陰復師三論。神氣所屬鏡其新理。開皇更始復返舊鄉。桑梓乃存友朋殂落。西入京室。復尋

昔論。龍樹之風。復由光遠。仁壽置塔。敕召送於本州流溝寺。及初達也。舍利塔所忽見異光。照寺北嶺及以南山。朗同朝日。又於石佛山內採石爲函。磨飾纔了。彩紋閒發。彪炳光現。山海禽獸仙人等像備出其中。雖復圖取。十不呈一。晚綜前業演散京華。福利所兼俱充寺府。不測其終。

釋靜凝。汴州人。遷禪師之門人也。早年聽受深閑邪正。經律十地是所詢求。後師攝論備嘗幽隱。常樂正觀掩關思擇。緣來便講唱吼如雷。事竟退靜狀如愚叟。世閒之務略不在言。人不委者謂爲庸劣。同住久處方知有道。兼以行不涉疑。口無慶弔。塊然卓坐似不能言。開皇六年。隨遷入雍住興善寺。仁壽二年。下敕送舍利於杞州。初至頻放白光。狀如皎月。流轉通照。及下塔日。白鳥空中旋繞基上。瘞訖遠逝。更有餘相。凝爲藏隱。示出一二。知大聖之通瑞也。餘則隱之不書。及至京師又被責及。方便解免。不久而終世矣。

釋法楷。青州人。十五出家。依相京賢統而爲弟子。師習涅槃通解文義。及受

具後專攻四分。雲暉雨匠振網齊都。備經寒暑伏面諮稟。皆賜其深奧無所子遺。及齊法俱亡。南避淮表壽山之陽。隋開律教。開皇首歲大闢法門。還返曹州。欲終山水將趣海岸。而道俗邀留不許東驚。楷性虛靜。更於城北三里左邱山營造一寺。名曰法元。高顯平博下臨城邑。遙望發心皆來受法。未爲安而能遷。古人所尚。久在塵厭不無流轉。便入關壤觀化京都。住揚化寺復揚戒律。仁壽置塔。奉敕送舍利於曹州。楷以初基有由。欲報斯地。表請樹塔還置法元。上帝不違。任從所請。初達曹部。置輦州治。廣現神瑞。備如別紀。但學未經遠難得遍知。故略編之。想未繁撓。日別異見。具如後述。於三月十四日中午。見佛半身面白如玉。舍利輦前佛頂之上。黃赤光起。二十九日夜降甘露。味甜逾蜜。見於赤光遍於城上。須臾流照達於塔所。四月五日。舍利上踊白色鮮明。其日申時。帳上北面忽見光影。中有白雲。氣中生樹狀如青桐。下有青色師子。面西而蹲。六日卯時復有光影。見雲氣內。有三蓮華。兩廂雙樹下有

佛像。樓閣樹林重沓而出。上有立菩薩像。辰時又見金色光明出沒漸大。巳時復見重閣。閣上有樹。葉如貝多。傍立聖僧。午時復見雙樹之形。下列七佛。申時雙樹。又見一佛二菩薩像三華承足。又見天人擎華在空黃師子等。亥時帳後見千佛形。舍利室內出黃白光。四月七日又見雙樹黃雀一頭。及以光雲師子等像。辰時又見金翅鳥身飛龍樹林寶蓋等像。傍現二菩薩及黃師子。巳時又見寶幢樹林。下有菩薩黃衣居士。白色師子踞踞石上。又見雲氣樹林樓閣菩薩。午時又見白色雲氣寶幢樹林青色師子。申時又現雙樹繁茂。須臾變爲宮殿樓閣。佛座華臺其色黃白。亥時雲起西北。雨潤三寸。雲上六天一時見身。四月八日將欲下塔。平旦之時天雨白華。飛颺不下。卯時又見諸天寶蓋。樹側菩薩及黃師子。辰時又見大蓋兩重衆寶莊嚴。下坐菩薩及白師子踞在石上。帳上又見光影雲氣。氣中金光乍大乍小。下有蓮華時開時合。又雨天華。大者在空。面闊尺餘。小者墮地。狀如桃華。巳時帳後見三諸天三師子及蓮華

水池。午時將下。又見雙樹並立菩薩。舍利忽分以爲五粒。流轉光曜。四月九日。填平已後。帳後板上光影之內疊石紋生。又見大樹。青衣沙門執爐而立。又感奇香郁烈人鼻。楛具列聞。帝大悅。令圖經之。以流海內。自仁壽創塔。前後百餘。感徵最優勿高於楛。後以常業終於本寺。

釋智能。姓李氏。懷州河內人。希意遠塵束懷律教。收聽令譽風被河右。開皇之始。觀道涓陰隨奉資行。住轉輪寺。仁壽置塔。奉敕召送於青州勝福寺中。處約懸峰山參天際。風樹交結迴瞰千里。古名巖勢之道場也。元魏末時。創開此額。初置基日。疏山鑿地。入土三尺獲古石函。長可八尺深六尺許。表裏平滑殆非人運。所謂至感冥通有所斯應矣。及下舍利大放光明挺溢山宇。道俗俱見。乃至出沒流轉。變狀叵論。能晚還寺更崇定業。林泉栖託不預僧倫。逃名永逝莫測終卒。

釋曇良。姓粟。潞州人。十六出家。專尋經典。及長成德。以大論傳名。兼講小

經。接敘時俗亟發歸信。爲衆賢之賞。入京遊聽住眞寂寺。文帝下敕。召送舍利於亳州開寂寺。將欲起塔先造石函。地非山鄉周訪難得。良曰。待覓得石期至叵成。但發勝心何緣不濟。乃要心祈請願賜哀給。忽於州境獲石三丈。底廂及蓋各是異縣。運來合之宛是一物。衆嘉異之。具聞臺省。良性樂異迹周覽觀之。亳州西部穀陽城中有老君宅。今爲祠廟。前有古栢三十餘株。碑文薛道衡製。廟東百餘步老君母宅。亦有廟舍。次西十里有苦城。卽傳所云李暉苦縣人。斯處是也。還歸本寺專誠懺禮。食息已外常在佛前。唐初卒世。八十餘矣。

釋道嵩。姓劉。瀛州河閒人。十三出家。遊聽洛下訪訊明哲。終日恓惶。衣服麤單全不涉意。值慧遠法師講諸經論。陶染積時遂寢幽極。隨入京。爲慕義學士。同侶推崇道心人也。仁壽置塔。敕召送於蘇州。舍利將至。井吼出聲。二日乃止。造基掘地得古甄函。內有銀合。獲舍利一粒。置水甌內旋遶呈祥。同藏大塔。嵩還京室住總化寺。養味涅槃依行懺悔。身戒心慧悉戴奉之。一鉢三衣。

盈長不畜。遵經聖行。息世譏嫌。遂卒於世。

釋智嶷。姓康。本康居王胤也。國難東歸。魏封於襄陽。因果居之十餘世矣。七歲初學。尋文究竟。無師自悟。敬重佛宗。雖晝擁俗緣。令依學侶。而夜私誦法華。竟文純熟。二親初不知也。十三拜辭。卽蒙鬢落。更詣大部。情用彌著。二十有四方。受具足。攜帙洛濱。依承慧遠。傳業十地。及以涅槃。皆可敷導。後入關中。住靜法寺。仁壽置塔。敕召送舍利於瓜州崇敬寺。初達定基。黃龍出現於州側大池。牙角身尾。合境通矚。具表上聞。嶷住寺多年。常思定慧。非夫要事。不出戶庭。故往參候。罕覩其面。末以年事高邁。勵業彌崇。寺任衆務。並悉推謝。唐初卒也。年七十餘矣。

釋道顏。姓李氏。定州人。初學遠公涅槃十地。領牒樞紐。最所殷瞻。頻仍講授。門學聯塵。道啓東川。開悟不少。後入京輦。還住淨影寺。當遠盛世。居宗紹業。仁壽中年。置塔赤縣。下敕徵召。送舍利於桂州。初入州境。有鳥數千。齊飛行列。

來迎輦上。從野入城良久方散。及下安處。感五色雲。鸞垂布。屯聚基上。餘便廓清日曜天地。後返京邑常遵上業。唐運惟新宇內尙梗。崇樹齋講相循淨影。因疾而卒。春秋七十餘。卽武德五年矣。臨終清漱。手執香爐。若有所見奄然而逝。自顏之處世也。衣服羸素不妄朋從。行必以時情避嫌隙。言必詳審深惟物忤。又兼濟禽畜慈育在心。微經惱頓便卽垂泣。不忽童稚不行楚叱。縱有輕陵事同風拂。顧諸屬曰。不久去也。何煩累人。故於無常得其旨矣。

釋淨辯。姓韋。齊州人。少涉儒門備聞丘索。孔墨莊老是所詢謀。忽厭浮假屏迹出家。經律具嘗薄通幽極。後纏名教避世山林。受習禪門息緣靜處。開皇隆法入住京師。依止遠公住淨影寺。更學定境。又從遷尙受攝大乘。積歲研求遂終此業。曾與故友因事相乖。彼加言謗。辯終不雪。及委曲問。答曰。吾思其初結交也。情欣若絃。豈以後離復陳其失。時以此高之。後敕召送舍利於衡州岳寺。本號大明。卽陳宣帝爲思禪師之所立也。行達江陵。風浪重阻三日停浦。

波猶未靜。又迫嚴程。憂惶無計。乃一心念佛。衝波直去。卽蒙風止安流沿下。既入湘水。汭流極難。又依前念舉帆利涉。不盈半月便達衡州。及至岳寺。附水不堪。巡行山亭。平正可搆。正當寺南而有伏石。辯乃執爐發願。必堪起塔。願降祥感。便見岳頂。白雲從上而下。廣可一疋長四十里。至所塔基。三轉旋迴。久久自歇。又感異香形如削沈。收獲數斤。氣烟倍世。道俗稱慶。因卽搆成。初此山僧顓禪師者。通鑿僧也。曾有一粒舍利。欲建大塔。在寺十年都無異相。及今送至乃揚瑞迹。黃白大小聚散不定。當下之日。衡山縣治顯明寺塔。放大光明。遍照城邑。道俗同見。古老傳云。此寺立來三百餘年。但有善事必放光明。經今三度。將非帝主宏福。思與衆同。感見之來誠有由矣。辯欣斯瑞迹。合集前後見聞之事。爲感應傳一部十卷。後興禪定復請住之。大業末年終於此世。論曰。夫吟嘯之鼓風雲。律調之通寒暑。物理相會有若自天。況乃神道玄謀。義乖恆應。而可思也。故聖人之爲利也。權巧衆途。示威雄以攝生。爲敦初信。

現光明而授物。情在悟宗。規模之道既宏。汲引之功無墜。至於混小大之非有。均彼我之恆儀。齊色心於性空。絕形有之流轉。幽通而揚化本。極變以達神源。斯道窮微。非厝言也。然則教敷下士。匪此難宏。先以威權動之。後以言聲導之。輪發信然。所以開萌漸也。像末澆競。法就崩離。神力靜流通感殆絕。二石之世。澄上揚名。兩蕭接統。誌公標德。備諸紀錄。未敢詳之。頃世蒙俗情多浮濫。時陳靈相或加褒飾。考覈本據。顛墜淫邪。妖異之諺林蒸。是非之論蜂起。至如觀音之拔濟。信而有徵。大聖之通夢。華實相半。斯則託事親蒙。難免語意無涉。餘求想像。實假冥緣。故得有倫虛指。因斯以言良有以也。圓通之遊聖寺。照達之涉仙宮。信其言焉。難窮事矣。前傳之敍蓬萊。無乖鄙例。曩者顯宗通感。創開玄化之基。法本內傳。具列靈之應。或騰虛而現奇。或飛光而吐瑞。有晉嘉相。襟沓臻焉。曇翼之感育王。陶侃之逢妙德。自後繁華。難具陳矣。隋高建塔之歲。踴瑞紛綸。神光屬於羣物。至澤通於疾癘。天華與甘露同

降。靈芝共瑞鹿俱程。空遊仙聖結霧來儀。水族龜魚行鱗出聽。百有餘塔皆備
潛通。君臣相慶緇素欣幸。其德榮明不可加也。然而當年卽世或墜流言。俗習
常談。五福欣其壽考。通神達命。三畏君子所宏。及煬帝鎔鑄高陽。開模之始。
其像頂含翠髻身曜紫金。靈光通照。顯五色之希奇。瑞華滿庭。開六彩之殊
相。上下同泰無得稱焉。下詔圖之遠頒郡國。義當響斯厚澤荷福無疆。遺厥宗
社如山之固。尋復兵飢薦集。宇內分崩。亡歷喪寶卒於身世。統詳終古。五運
非不推遷。近以情求。殃慶迷其倚伏。又如聖母上天功高遂舉。輪王樹塔禍及
凶終。何以明其然乎。信由業命之溥薄。故感報果之休咎耳。豈以恆人之耳
目。而遠籌於三世之道哉。若夫卜商賈誼之爲言。班彪李康之著論。但知混而
謂之命。莫辨命之所以爲然。何異見羅紈於篋笥。而未識成之由機杼也。覩百
穀於倉廩。而未知得之由稼穡也。儒之所云命也。釋之所云業也。命繫於業業
繫於心。心發旣其參差。業成故亦無准。是以達命業之開士。知報熟而無辭。

迷因果之恆人。謂徒言而不應。故馬遷嗟報施之爽。積疑而莫之通。范滂惑善惡之宜。含憤而無以釋。斯皆覩流而不尋源。見一而不知二。覽釋門之宏教。豈復淪斯網哉。夫造業千端。感報萬緒。或始善而終惡。故先榮而後枯。或吉凶之襍起。故禍福而同萃。唯色一也。等面異而殊形。唯心一也。齊自他而無定。故無學或業盡於此生。往業或終於卽世。有縛感由於既往。受報未止於今時。身子悟理之通人。常懷疾惱。目連威雄之達士。終纏碎身。至聖納謗於祇園。王子被讒於清衆。儒宗絕粒於陳壤。堯湯遭變於中原。雖玄素之相或乖。而業命之緣無爽。是知文煬大寶。往福終於此世。崇建塔像。今業起於將來。交運相投。無識因之致惑。隨遭兩鏡。通命豈其然乎。復有深宮法濟。寄神祝而銷災。慧日法安。憑斫石而流水。轉明之越巨浸。通達之沐炎湯。瓊公拜而邪像崩。道英終而大地轉。斯德衆矣。其徒繁矣。旣云神化。固不可以由來擬之。輒敘篇中。識僧倫之難偶耳。

高僧傳二集卷第三十六終

高僧傳二集卷第三十七

唐釋道宣撰

遺身篇第七

正傳十二人
附見四人

南齊蜀部會州寺沙門釋法凝傳一

周益州沙門釋僧崖傳二

雍州逸沙門釋普圓傳三

隋雍州北山沙門釋普濟傳四

終南山樛梓谷釋普安傳五

九江廬山沙門釋大志傳六

唐僞鄭沙門釋智命傳七

京師安福寺釋玄覽傳八

京師宏善寺釋法曠傳九

梓州沙門紹闍梨傳十

忘名字僧

終南山豹林谷沙門釋會通傳十一

二尼書生

雍州新豐福緣寺釋道休傳十二

釋法凝。會州人也。俗姓龐氏。初齊武帝夢遊齊山。不知在何州縣。散頒天下。覓之。時會之父老。奏稱去州城北七里。臣人山是舊號齊山。武帝遣於上立精舍。度僧給田業。凝以童子在先得度。專心持戒道德日新。月六年三齋供不斷。但以坐禪爲念。出禪則誦經。恆常入禪。百姓爭往看而不敢入。唯於窗中遙見。動經一月。出猶不食。大德名僧多往勸之。雖復進食漸漸微少。後年至七十。於佛像前置座而坐。初燒一指晝夜不動。火然及臂。諸人與弟子欲往撲滅。及有叫喚者。復有禁止不聽者。臂然火燄彌熾。遂及身。七日七夜。時俗男女有號哭自撻者。又有頂禮讚歎者。至身盡唯有聚灰。衆共埋之。於上起塔。

今唯有一精舍在。餘皆摧滅。

釋僧崖。姓牟氏。祖居涪陵。晉義熙九年。朱齡石伐蜀涪陵獠三百家。隨軍平討。因止於廣漢金淵山谷。崖卽其後也。而童幼少言不褻俳戲。每遊山泉必先禮而後飲。或諦觀不瞬。坐以終日。人問其故。答曰。是身可惡。我思之耳。後必燒之。及年長從戎。毅然剛正。嘗隨伴捕魚。得已分者用投諸水。謂伴曰。殺非好業。我今舉體皆現生瘡。誓斷獵矣。遂燒其獵具。時獠首領數百人。共築池塞。資以養魚。崖率家僮往彼觀望。忽有異蛇長尺許。頭尾皆赤。須臾長大乃至丈餘。圍五六尺。獠衆奔散。蛇便趣水。舉尾入雲。赤光遍野。久之乃滅。尋爾衆聚。具論前事。崖曰。此無憂也。但斷殺業。蛇不害人。又勸停池堰。衆未之許。俄而隄防決壞。時依悉禪師。施力供侍。雖充驅使。而言語訥澀。舉動若癡。然一對一言而合大理。經留數載。無所異焉。至玄冬之月。禪師患足冷。命之取火。乃將大爐炎炭。直頓於前。禪師責之曰。癡人。何煩汝許多火。乃正色答

曰。須火卻寒。得火嫌熱。孰是癡人。情性若斯。何曰得道。禪師謂曰。汝不畏熱。試將手置火中。崖卽應聲。將指置火中。振吒作聲。青煙涌出。都不改容。禪師陰異之。未卽行敬。又以他日。諸弟子曰。崖耐火。共推之火爐。被燒之處皆並成瘡。而欣笑自如。竟無痛色。諸弟子等具諮禪師。禪師喚來謂曰。汝於此學佛法。更莫謾作舉動惑亂百姓。答曰。若不苦身焉得成道。如得出家一日便足。禪師遂度出家。自爲髻髮。但覺鬢鬚易除猶如自落。禪師置刀於地。攝衣作禮曰。崖法師來。爲我作師。我請爲弟子。崖謙謝而已。旣法衣著體。四輩尊崇歸命輸誠。無所慊惜。或有疾病之處。往到無不得除。三十年閒大宏救濟。年踰七十心力尙強。以周武成元年六月。於益州城西路首。以布裹左右五指燒之。有問燒指可不痛耶。崖曰。痛由心起。心旣無痛。指何所痛。時人同號以爲僧崖菩薩。或有問曰。似有風疾。何不治之。答曰。身皆空耳。如何所治。又曰。根大有對。何謂爲空。答曰。四大五根復何住耶。衆服其言。孝愛寺兌法

師者。有大見解。承崖發迹。乃率弟子數十人往彼禮敬。解衣施之。顧大眾曰。眞解般若。非徒口說。由是道俗通集。倍加崇信。如是經日。左手指盡。火次掌骨。髓沸上涌。將滅火燄。乃以右手殘指。挾竹挑之。有問其故。崖曰。緣諸衆生不能行忍。今勸不忍者忍。不燒者燒耳。兼又說法勸勵。令行慈斷肉。雖煙燄俱熾。以日繼夕。並燒二手。眉目不動。又爲四衆說法誦經。或及諸切詞要義。則頷頭微笑。時或心怠。私有言者。崖顧曰。我在山中。初不識字。今聞經語。句句與心相應。何不至心靜聽。若乖此者。則空燒此手。何異樵頭耶。於是大衆慄然。莫不專到。其後復告衆曰。末劫輕慢心。轉薄淡。見像如木頭。聞經如風過馬耳。今爲寫大乘經教。故燒手滅身。欲令信重佛法也。闔境士女聞者。皆來遶數萬匝。崖夷然澄靜。容色不動。頻集城西大道。談論法化。初有細雨。殆將霑漬。便斂心入定。卽雲散月明。而燒臂掌骨五枚。如殘燭燼。忽然各生並長三寸。白如珂雪。僧尼僉曰。若菩薩滅後。願奉舍利。起塔供養。崖乃以口嚙新生五骨。拔

而折之。吐施大衆曰。可爲塔也。至七月十四日。忽有大聲狀如地動天裂。人畜驚駭。於上空中忽現大羊龍蛇軍器等像。少時還息。人以事問。崖曰。此無苦也。警睡三昧耳。吾欲捨身。可辦供具。時孝愛寺導禪師。戒行精苦著年大德。捨六度錫杖並及紫被贈崖。入火捷爲。僧淵遠送斑納。意願隨身。於時人物誼擾。施財山積。初不知二德所送物也。至明日平旦。忽告侍者法陀曰。汝往取導師錫杖紫被及納袈裟來。爲吾著之。便往造焚身所。於時道俗十餘萬衆擁輦而哭。崖曰。但守菩提心。義無哭也。便登高座爲衆說法。時時舉目視於薪積。欣然獨笑。久頃右脇而寢。都無氣息。狀若木偶。起言曰。時將欲至。仍下足白衆僧曰。佛法難值宜共護持。先於城都縣東南積柴壘以爲樓。高數丈許。上作乾麻小室以油潤之。崖緩步至樓。遶旋三市。禮拜四門便登其上。憑欄下望令念般若。留以一心。有施主王撰懼曰。我若放火便燒聖人。將獲重罪。崖陰知之。告撰上樓。臂摩頂曰。汝莫憂造樓得罪。乃大福也。促命下火。

皆畏之置炬著地。崖以臂挾炬。先燒西北次及西南。麻燥油濃赫然熾合。於盛火中放火設禮。比第二拜。身面焦坼。重復一禮。身踏炭上。及薪盡火滅。骨肉皆化。唯心尙存。赤而且濕。肝腸脾胃猶自相連。更以四十車柴燒之。腸胃雖卷。而心猶如本。兌法師乃命收取葬於塔下。今在寶園寺中。初未燒前。有問者曰。菩薩滅度願示瑞相。崖曰。我身可盡心不壞也。衆謂心神無形不由燒蕩。及後心存。方知先見留以一心之不朽也。然崖自生及終。頻現異相。有數十條。曾於一家將欲受戒。無何笑曰。將捨寶物生疑慮耶。衆相推問。有楊氏婦欲施銀釵。恐夫責及。因決捨之。有孝愛寺僧佛與者。偏嗜飲噉流俗落度。隨崖與後。私發願曰。今值聖人誓斷酒肉。及返至寺。見黃色人曰。汝能斷肉大好。汝若食一衆生肉。卽食一切衆生肉。若又食者。卽食一切父母眷屬肉矣。必欲食者當如死屍中蟲。蟲卽肉也。又曰。日有六時念善大好。若不能具一時亦好。如是一念其心亦好。皆能滅惡也。見其言詞真正音句和雅。將欲致問。不久而

滅。於是佛與翹心精進遶塔念誦。又聞空中聲曰。汝勤持齋。願令衆生得不食身。又令餓鬼身常飽滿。觀其感被皆崖力也。初登柴樓。沙門僧育在大建昌寺門。見有火光高四五丈廣三四丈。從地而起。上衝樓邊。久久乃滅。又初焚日。州寺大德沙門寶海問曰。等是一火。何故菩薩受燒都無痛相。崖曰。衆生有相故痛耳。又曰。常云代衆生受苦。爲實得不。答曰。旣作心代受。何以不得。又曰。菩薩自燒。衆生罪熟各自受苦。何由可代。答曰。猶如燒手一念善根。卽能滅惡。豈非代耶。時普法師又問曰。二家共諍大義。終未之決。一云。佛智緣無相理。理是緣境。智是能緣。一云。除倒息妄卽是真諦。何者爲定。崖曰。佛卽無相。無別異相。海法師曰。佛卽無相。無相之相本無異相。若如此者。菩薩卽釋迦觀音。崖曰。我是凡夫。誓入地獄。代苦衆生。願令成佛耳。海曰。前佛亦有此願。何故早已成佛。答曰。前佛度一時衆生盡也。又問。藥王等聖。何故成佛。今菩薩獨未成佛。而救衆生。是則前佛殊塗。答曰。前段衆生已

得藥王意。今衆生未得我意。由我始化。如將落之華也。故其應對一時。皆此之類。乃謂侍者智炎曰。我滅度後。好好供養病人。並難可測其本。多是諸佛聖人乘權應化。自非大心平等。何能恭敬。此是實行也。座中疑崖非聖人者。乃的呼其人名曰。諸佛應世形無定方。或作醜陋諸疾乃至畜生下類。檀越慎之勿妄輕也。及將動火也。皆覩異相。或見圓蓋覆崖。有三道人處其蓋上。或見五色光如人形像在四門者。或見柴樓之上如日出形並雨諸華。大者如兩斛筩許。小者如鍾乳片。五色交亂紛紛而下。接收非一。根觸皆消。又聞天鼓殷殷深遠。久久方息。及崖滅後。郫縣人於郫江邊。見空中有油絡輦。崖在其上。身服班納黃。偏袒紫被捉錫杖。後有五六百僧。皆罩竹傘乘空西沒。又潼州靈果寺僧慧榮者。承崖滅度。乃爲設大齋。在故市中。於食前忽見黑雲從東南來。翳日廕會。仍雨龍毛五色分明。長者尺五短猶六寸。又雨諸華旛。香煙滿空繽紛。大衆通見。又初收心舍利至常住寺中。皆見華叢含盛光榮庭宇。又阿迦

膩吒寺僧慧勝者。抱病在牀。不見焚身。心懷悵恨。夢崖將一沙彌來。帔裹三斛許香並檀屑。分爲四聚以遶於勝。下火焚香。勝怖曰。凡夫耳。未能燒身也。崖曰。無怖。用熏病耳。煨燼旣盡卽覺爽健。又請現瑞。答曰。我在益州詭名崖耳。眞名光明遍照寶藏菩薩。勝從覺後。力倍於常。有時在於外村。爲崖設會。勝自唱導曰。潼州福重。道俗見瑞。我等障厚都無所見。因卽應聲。二百許人悉見天華如雪。紛紛滿天映日而下。至中食竟。華形漸大如七寸盤。皆作金色。明淨耀目。四衆競接都不可得。或緣樹登高。望欲取之。皆飛上去。又城都民王僧貴者。自崖焚後舉家斷肉。後因事故將欲解素。私自評論。時屬二更。忽聞門外喚檀越聲。比至開門見一道人。語曰。慎勿食肉。言情酸切。行啼而去。從後走趁。似近而遠。忽失所在。又焚後八月中。獾人牟難當者。於就嶠山頂行獵。擲箭聲弩舉眼望鹿。忽見崖騎一青麋。獵者驚曰。汝在益州已燒身死。今那在此。崖曰。誰道許誑人耳。汝能燒身不。射獵得罪也。汝當勤力作田

矣。便爾別去。又至冬閒。崖兄子於溪中忽聞山谷喧動。若數萬衆。舉望見崖。從以兩僧執錫杖而行。因追及之。欲捉袈裟。崖曰。汝何勞捉我。乃指前雞猪曰。此等音聲皆有詮述。如汝等語。他人不解。餘國言音汝亦不解。人畜有殊皆有佛性。但爲惡業故受此形。汝但力田莫養禽畜。言極周委。故其往往現形預知人意。率皆此也。具如沙門忘名集。及費氏三寶錄。並益部集異記。

釋普圓。不知何許人。聲議所述似居河海。周武之初來遊三輔。容貌姿美其相偉大。言顧宏緩。有丈夫之神彩焉。多歷名山大川。常以頭陀爲志。樂行慈救利益爲先。人有投者輒便引度。示語行要令遵苦節。誦華嚴一部。潛其聲相無人知者。弟子侍讀。後因知之。然而常坐繩牀。斂容在定。用心彌到。不覺經過晨夕。有時乞食暫往村聚。多依林墓取靜思惟。夜有強鬼形極可畏。四眼六牙。手持曲棒。身毛垂下。徑至其前。圓努目觀之。都無怖懾。不久便退。其例非一。又有惡人從圓乞頭。將斬與之。又不肯取。又復乞眼。卽欲剗施。便從索

手。遂以繩繫腕著樹。齊肘斬而與之。心悶委地。村人明乃聞知。因斯卒於郊南樊川也。諸村哀其苦行。爭欲收葬。衆議不決。乃分其屍爲數段。各修塔焉。釋普濟。雍州北山互人。初出家依止圓禪師。儀執行法。獨處林野不宿人世。跏坐修禪至於沒齒。栖遲荒險不避豺虎。雖游浪物表。而手不釋卷。常讀華嚴。依而結業。自佛法淪廢。便投太白諸山。行不裹糧依時噉草。咀嚼咽飲都不爲患。願像教一興捨身供養。修普賢行生賢首國。開皇之始大闡法門。思願既滿。卽事捐捨。引衆集於炭谷之西崖。廣發宏誓自投而殞。方遠墳赴充於巖谷。爲建白塔於高峰焉。近貞觀初。有山居沙門普濟者。立操標勇貞專自固。恆遊名山習誦經典。大品法華徧所通利。其所造集多誦兩經。仍隨文句時重解釋。聲氣所及周於一里。故使數萬衆中無不聞者。以武德十八年西入關壤。時經邑落還居林靜。貞觀度僧。時以濟無貫。擢預公籍。住京師光明寺。衆聚山結樂聞經旨。濟弊斯誼擾。遂遺名逃隱。不測所之。有說。今在終南幽巖獨

坐。傍饒山果。須者負還。重更追尋。便失來徑。余會同聚自悅斯人。衣則百結相連。鉢則纒充受用。汲灌瓦瓶麻繩繫頸。坐則籍草脇無著地。驍悍果敢。睡蓋莫欺。節約儉退。利賊潛迹。言論所指。知足爲先。談授正義。如行爲最。所以一坐說法。施積如山。會無顧涉。任委監護。乃重惟曰。城邑所屬。五欲爲根。余力旣微。無宜自陷。遂逃遁矣。

釋普安。姓郭氏。京兆涇陽人。小年依圓禪師出家。苦節頭陀。捐削世務。而性在和忍。不喜怨酷。或代執勞役。受諸勤苦。情甘如薺。恐其事盡。晚投藹法師。通明三藏常業華嚴。讀誦禪思。唯爲標擬。周氏滅法。栖隱於終南山之榎梓谷西坡。深林自庇。廓居世表。潔操泉石。連蹤禽魚。又引靜淵法師。同止林野。披釋幽奧。資承玄理。加以遵修。苦行亡身爲物。或露形草莽。施諸蚊蟲。流血被身。初無懷憚。或委臥亂屍。用施豺虎。望存生捨。以祈本志。而虎豹雖來。皆嗅而不食。常懷介介。不副情願。孤踐獸蹤。冀逢食噉。於時天地旣閉。像教斯蒙。國令嚴重。

不許逃難。京邑名德三十餘僧。避地終南。投骸未委。安乃總召詳集。州渚其心幽密安處。自居顯露身行乞索。不懼嚴誅。故得衣食俱豐。修業無廢。亂世智士安其在歟。時有重募捉獲一僧。賞物十段。有人應募來欲執安。卽慰喻曰。觀卿貧煎當欲相給。爲設食已俱共入京。帝語此人曰。我國法急。不許道人民間。你復助急。不許道人山中。若爾遣他何處得活。宜放入山不須檢校。又周臣柳白澤者。奉敕傍山搜括逃僧。有黨告云。此榭梓谷內有普安道人。因遣追取。卽與俱至。澤語黨曰。我不得見。宜卽放還。於是釋然復歸所止。前後遭難曾無私隱。皆見解免。例如此也。時藹法師避難。在義谷杜映世家。掘窖藏之。安被放還。因過禮覲。藹曰。安公明解佛法。頗未寬多。而神志絕倫。不避強禦。蓋難及也。安曰。今蒙免難。乃唯華嚴力耳。凡所祈誠莫不斯賴。因請藹還山親自經理。四遠承風投造非一。藹乃與安更開其所住。具如別傳。隋文創歷佛教大興。廣募遺僧依舊安置。時榭梓一谷三十餘僧。應詔出家。並住官寺。唯安欣

茲重復以爲名馳。依本山居守素林壑。時行村聚惠益生靈。終寢烟霞不接浮俗。末有人於子午虎林兩谷合澗之側。鑿龕結庵。延而住之。初止龕日。上有大石正當其上。恐落掘出逐峻崩下。安自念曰。願移餘處莫碎龕窟。石遂依言迸避餘所。大衆共怪。安曰。華嚴力也。未足異之。又龕東石壁澗左。有索陀者。川鄉巨害縱橫非一。陰嫉安德恆思誅殄。與伴三人持弓挾刃。攘臂挽弓將欲放箭。箭不離弦手張不息。努眼舌噤立住經宿。聲相通震遠近雲會。鄉人稽首歸誠請救。安曰。素了不知。豈非華嚴力也。若欲除免但令懺悔。如語教之方蒙解脫。又龕西魏村張暉者。夙興惡念以盜爲業。夜往安所私取佛油。甕受五升背負而出。既至院門迷昏失性。若有所縛不能動轉。眷屬鄉村同來爲謝。安曰。余不知。蓋華嚴力乎。語令懺悔。扶取油甕。如語得脫。又龕南張卿者。來盜安錢。袖中持去。既達家內寫而不出。口噤無言。卽尋歸懺復道而返。有程郭村程暉和者。頗懷信向。恆來安所聽受法要。因患身死。已經兩宿。纏屍

於地伺欲棺殮。安時先往鄆縣。返還在道。行達西南之德行寺。東去暉村五里。遙喚程暉和。何爲不見迎耶。連喚不已。田人告曰。和久死矣。無由迎也。安曰。斯乃浪語。吾不信也。尋至其村。厲聲大喚。和遂動身。旁親乃割所纏繩令斷。安入其庭。又大喚之。和卽屈起。匍匐就安。令屏除棺器。覆一筓答以當佛座。令和遶旋。尋復如故。更壽二十許歲。後遇重病來投乞救。安曰。放爾遊蕩非吾知也。便遂命終。時安風聲搖逸。道俗崇尚。其例衆也。皆來請謁。興建福會。多有通感。略述一兩。昆明池北白村老母者。病臥牀枕失音百日。指搗男女思見安形。會其母意。請來至宅。病母既見不覺下迎。言問起居奄同常日。遂失病所在。於時聲名更振。村聚齊集。各率音樂。巡家告令。欲設大齋。大方村中田遺生者。家途壁立而有四女。妻著弊布齊膝而已。四女赤露迴無條線。大女名華嚴。年已二十。唯有麤布二尺擬充布施。安引村衆次至其門。愍斯貧苦遂度不入。大女思念。由我貧煎不及福會。今又不修當來倍此。

周遍求物閭爾無從。仰面悲號。遂見屋簷一把亂床。用塞明孔。挽取抖揀得穀十餘。接以成米。並將前布撰用隨喜。身既無衣待至夜闌。匍匐而行趣齋供所。以前施物遙擲衆中。十餘粒米別奉炊飯。因發願曰。女人窮業久自種得。竭貧行施用希來報。輒以十餘黃米投飯甑中。必若至誠貧業盡者。當願所炊之飯變成黃色。如無所感。命也奈何。作此誓已掩淚而返。於是甑中五石米飯。並成黃色。大衆驚嗟未知所以。周尋緣搆。乃云田遺生女之願力也。齋會齊率獲粟十斛尋用濟之。安辦法衣仍度華嚴。送人京寺。爾後聲名重振。宏悟難述。安居處雖隱。每行慈救。年常二社血祀者多。周行救贖勸修法義。不殺生邑其數不少。嘗於龕側村中。縛猪三頭將加烹宰。安聞往贖。社人恐不得殺。增長索錢十千。安曰。貧道見有三千。已加本價十倍。可以相與。衆各不同。更相忿競。忽有小兒。羊皮裹腹來至社會。助安贖猪。既見諍競因從乞酒。行飲行舞焜煌旋轉。合社老少眼並失明。須臾自隱不知所在。安卽引刀自割

豕肉曰。此彼俱肉耳。猪食糞穢。爾尙噉之。況人食米。理是貴也。社人聞見一時同放。猪旣得脫繞安三市。以鼻喙觸若有愛敬。故使郊之南西五十里內雞猪絕嗣。乃至於今。其感發慈善皆此類也。性多誠信樂讀華嚴。一鉢三衣累紀彌勵。開皇八年。頻敕入京。爲皇儲門師。長公主營建靜法。復延住寺。名雖帝宇常寢巖阿。以大業五年十一月五日。終於靜法禪院。春秋八十。遺骸於終南起塔。在至相寺之側矣。

釋大志。姓顧氏。會稽山陰人。發蒙出家。師事天台智者顓禪師。顓覩其形神灑落高放物表。因名爲大志。禪誦爲業。苦節自專。四方名匠無遠必造。而言氣清穆儀相貞嚴。故見者眴睐知非凡器。開皇十年。來遊廬岳住峰頂寺。不隸公名不預僧伍。誦法華經。索然閑雅絕能清轉。使諸聽者忘疲。後於蓮華山甘露峰南。建靜觀道場。頭陀爲業。介爾一身不避虺虎。聞有惡獸輒往投之。皆避而不噉。山粒本絕終日忘餐。或以餅果繼命而已。外觀不堪其惱。而志安之容

色如故。經於七載禪業無斷。晚住此山福林寺。會大業屏除流徙隱逸。慨法陵遲一至於此。乃變服毀形。頭環孝經。麤布爲衣。在佛堂中高聲慟哭。三日三夕初不斷絕。寺僧慰喻。志曰。余歎惡業乃如此耶。要盡此形骸伸明正教耳。遂往東都上表曰。願陛下興顯三寶。當然一臂於嵩岳。用報國恩。帝許之。敕設大齋。七衆通集。志不食三日。登大棚上。燒鐵赫然用烙其臂。並令焦黑。以刀截斷。肉裂骨現。又烙其骨令焦黑已。布裹蠟灌下火然之。光耀巖岫。於時大衆見其行苦。皆痛心貫髓不安其足。而志雖加燒烙。詞色不變言笑如初。時誦法句或歎佛德。爲眾說法聲聲不絕。臂燒既盡。如先下棚。七日入定跏坐而卒。時年四十有三。初志出家至終。結操松竹。冬夏一服無御縑纈。布艾麤素自此爲常。形極鮮白唇如丹畫。裙垂半脛足躡蒲屨。言氣爽朗調逸風雲。人或不識。怪所從來者。便捋眉告曰。余九江廬山福林寺小道人大志耳。又善屬文藻編詞明切。撰願誓文七十餘紙。意在共諸衆生爲善知識也。僧爲強禦難奉

信者。有見此誓無不掩淚。今廬山峰頂每至暮年。諸寺見僧宿集一夜。讀其遺誓用曉道俗。合衆皆酸結矣。

釋智命。俗姓鄭。名頽。滎陽人。族望清勝。文華曜世。詞鋒所指罕有當之。初仕隋爲羽騎尉。班位斯薄。逃官流俗。備歷講會。餐寢法奧。就耕於寧州。大業初年。僕射楊素因事往彼。乃通名謁見。與語終日。素曰。觀卿風韻。殊非鄙俗所懷。乃廊廟偉器耳。且權抑忍辱。尋當徵召。及元德作貳。搜訪賢能。素遂拔之。對晤宣傳。應變不一。有令試以三百對語。一遍授之。覆無遺漏。致大重敬。遷爲中舍人。官至五品。及元德云薨。不仕於世。遊聽三論法華。研味積年。踰深信篤。皇泰之初。越王卽位。歷官至御史大夫。僞鄭開明連任不改。深謀廣略。有國惟寄。於斯時也。今上任總天策。御兵西苑。李密鴟張。蟻結。忽然洛汭。世充獨固一都。內外煎迫。上下同懼。頽弊斯紛。梗慕情出家。頻請鄭主爲國修道。旣不遂志。惟思剪鬚。不累刑科。夜則潛讀方等諸經。晝則緝理公政。斯須不替。經四十日。誦得法華。

暢滿胸襟。決心出俗。又勸婦氏歸宗釋教。言既切至。卽依從之。更互鬻髮。頰語妻曰。吾願滿矣。不死而生。當啓鄭主不宜爾也。便法服擊錫。徑至官門云。鄭頰輒已出家。故來奉謁。世充不勝憤怒。下敕斬之。頰聞喜曰。吾願又滿矣。欣笑泰然。行至洛濱。時唯旭旦。未合行決。頰曰。若爲善知識者。願早見過度。不爾尋應被放。不滿本懷。於時道俗圍遶。勸引至暮。而頰厲色唱言不許。因卽斬之。尋有敕放。旣所不救。舉朝惋恨。卽僞鄭開明之初年也。初頰從吉藏法師聽講。有僧告曰。觀卿頭顱額頰。有富貴相。但以眇眇後顧。恐不得其終。頰曰。豈非傷死耶。必如所相。乃是本願。嘗見諸死者。疾甚危弱。心不自安。紛擾不定。便就後世。生死終一期也。定不能免。何如發正願。緣勝境。心力堅明。不有馳散。刀落命終。神爽自在。豈不善乎。故頰之臨刑。遍禮十方。口詠般若。索筆題詩曰。

幻生還幻滅

大幻莫過身

安心自有處

求人無有人

與諸知故別已合眼。少時曰。可下刀矣。尋聲斬之。面貌熙怡。有逾恆日。妻爲比

丘尼。見住洛州寺也。

釋玄覽。姓李。趙州房子人。昆季五人。最處其末。伯父任蒲州萬泉令。久而無子。養之若親。年十三。心慕出家。深見俗過。遂逃進山谷。北達汾州超禪師所。見其言情博遠。卽而出家。令旣失之。遣人羅捕。雖復藏竄不免捉獲。口云身屬伯耳。心屬諸佛。終無俗志。願深照也。伯乃愍而放之。貞觀年初入京蒙度。配名宏福。常樂禪誦禮悔爲業。每語法屬曰。雖同恆業而誓欲捨身。至貞觀十八年四月。初脫諸衣服。總作一襖。付本寺僧。唯著一覆單衣。密去至京東涓陰洪陂坊側。且臨渭水稱念禮訖。投身澄中。衆人接出。覽告衆曰。吾誓捨身命久矣。意欲仰學大士難捨能捨諸經正行。幸勿固遮兩妨其業。衆悟意故乃從之。卽又入水。合掌稱十方佛。廣發宏願已。投於旋渦中。三日後其屍方出。村人接之起塔本寺。怪其不歸顧問無處。便開衣襖乃見遺文。云敬白十方三世諸佛。弟子玄覽。自出家來一十二夏。雖需僧數大業未成。今欲修行檀波羅

蜜。如薩埵投身尸毗割股。魚王肉山。經文具載。請從前聖敢附後塵。衣物衆具任依佛教。臨終之人多不周委。同學等見其遺文。方往尋究云。

釋法曠。姓駱。雍州咸陽人。少有異節。偏愛儒素。後聽宏善寺榮師大論。榮卽周世道安之弟子也。創染玄業。便悟非常。資學之勤。不出門院。年十六。講解前論道。穆京華。酬答泠然。無替玄理。專修念定。無涉時方。無量壽經。世稱難誦。曠聞試尋。一日兩卷。文言闇了。故其誦持。罕有加者。自爾藏經披讀。以爲恆任。文理所指。問無不知。顧諸布薩人多說欲。乃自勵心力。立誦千遍。數旬之閒。便得滿願。性樂儉約。不尙華靡。故其房中。無有氎席。滿院種莎。用擬隨坐頭陀行也。勸誡門人。唯存離著。以末代根機。隨塵生染。故也。年登知命。便但三衣。瓶鉢以外。一無受畜。卓然正色。凜潔風霜。人有與語。唯言離著。至時分衛。一食而已。每日。余唯生死滯著。無始輪迴。生厭者希。死厭又少。常懷怏怏。欲試捨之。以貞觀七年二月二十一日。入終南山。在炭谷內四十里許。脫衣掛樹。以刀自

刎。既獨自殞無由知處。諸識故等。至八月中。方始訪得其遺身頌云云。紹闍梨者。梓州玄武人也。俗姓蒲氏。未出家前。山行見一大虫甚瘦。又將一子於澗中取蝦子。蝦子又不可得。紹乃歎曰。此蟲應在深山。今乃出路。飢渴甚矣。等是一死。不如充此飢渴。乃脫衣往臥蟲前。蟲乃避去。後方出家。唯誦經行道而已。更無異行。大業之初。汝州界蟲暴非常。三五十人持杖不敢獨行。害人既多。紹乃往到其處立茅苫而坐。蟲並遠去。道路清夷。年一百九歲乃見疾。謂弟子曰。我欲露屍乞諸蟲鳥。而彪嫌我身。生尙不食。豈死能嘗。可焚之無餘燼。弟子等不忍依其言。乃露屍月餘。鳥獸不犯。乃收葬之。又近有汾州大乘寺僧忘名者。常厭生死濁世難度。誓必捨身。先節食服香。至期道俗通集。香華旛蓋列衛而往。西山子夏學巖。面西斂容。衆唱善哉。咸送隨喜。乃放身懸壑。至地起坐。及衆就視方知己逝。博訪遺身其類甚衆。且隨疏出。示爲一例。餘者蓋闕。

釋會通。雍州萬年御宿川人。少欣道檢遊泊林泉。苦節戒行是其顧習。投終南豹林谷。潛隱綜業。讀法華經至藥王品。便欣厭捨。私集柴木誓必行之。以貞觀末年。靜夜林中積薪爲窟。誦至藥王便令下火。風驚燄發煙火俱盛。卓爾跏坐聲誦如故。尋爾西南有大白光流入火聚。身方偃仆。至曉身火俱滅。乃收其遺骨爲起白塔。勒銘存焉。貞觀之初。荊州有比丘尼姊妹。同誦法華。深厭形器。俱欲捨身。節約衣食欽崇苦行。服諸香油漸斷粒食。後頓絕穀唯噉香蜜。精力所被神志鮮爽。周告道俗。剋日燒身。以貞觀三年二月八日。於荊州大街置二高座。乃以蠟布纏身至頂。唯出面目。衆聚如山。歌讚雲會。誦至燒處。其姊先以火炷妹頂。請妹又以火炷姊頂。清夜兩炬一時同耀。燄下至眼。聲相轉明。漸下鼻口方乃歇滅。恰至明晨合座洞舉。一時火化。骸骨摧朽。二舌俱存。合衆欣嗟。爲起高塔。近并州城西有一書生。年可二十四五。誦法華經誓燒供養。乃集數束薰乾籠之。人問其故。密而不述。後於中夜放火自燒。及人往救火

盛已死。乃就加柴薪盡其形蔭。近有山僧善導者。周遊寰寓求訪道津。行至西河遇道綽部。唯行念佛彌陀淨業。既入京師廣行此化。寫彌陀經數萬卷。士女奉者其數無量。時在光明寺說法。有人告導曰。今念佛名定生淨土不。導曰。定生定生。其人禮拜訖。口誦南無阿彌陀佛。聲聲相次出光明寺門。上柳樹表。合掌西望。倒投身下。至地遂死。事聞臺省。

釋道休。未詳氏族。住雍州新豐福緣寺。常以頭陀爲業。在寺南驪山幽谷。結草爲庵。一坐七日乃出其定。執鉢持錫出山乞食。飯鉢滿已隨處而食。還來庵所。七日爲期初無替廢。所以村墅有信。剋日至山。路首迎逆。而休歡笑先言。卑詞問訊。行說禁戒誨以慈善。諸俗待其食已。從受歸戒。送入山門。然後乃返。積四十餘載。貞觀三年夏內。依期不出。就庵看之。端拱而卒衆謂入定。於傍宿守。乃經信宿。迫而察之方知氣盡。跏坐不腐。儼若生焉。仍就而掩扉。外加棘刺。恐蟲傷也。四年冬首。余往觀焉。山北村人接還村內。爲起廟舍。安置

厥形。雖皮鞭骨連。而容色不改。跏坐如故。乃於其上加漆布焉。然休出家已來。常但三衣不服繒纊。以傷生也。又所著布衣。積有年稔。塵朽零破。見者寒心。時屬嚴冬。忽然呻噤。卽合脫三衣露背而坐。冷厲難耐。便取一重披之。遂便覺暖。自誠勸曰。汝亦易誑。前後俱冷。俱是一衣。如何易奪。遂覺暖也。汝不可信。當爲汝師。或時欲補衣。以布相著。欲加縫綴卽便入定。後出之時收而乞食。斯季世以死要生業道者罕有蹤也。余曾參翻譯。親問西域諸僧。皆以布氈而爲袈裟。都無繒絹者。縱用以爲餘衣。不得加受持也。其龜茲於遁諸國。見今養蠶。唯擬取綿亦不殺害。故知休之慈救。與衡岳同風。前已廣彰。恐迷重舉。自餘服翫。安可言矣。

論曰。竊聞輕生殉節。自古爲難。苟免無恥。當今爲易。志人恆人之傳。列樹風猷。上達下達之言。昭揚經典。皆所以箴規庸度。開導精靈。唯道居尊。唯德生物。故能兼忘通塞。兩遣是非。體流縛之根源。曉想倒之條緒也。是以達人知

身城之假合。如塵無性。鑒命算之若流。唯心生滅。由斯以降同是幻居。安有智者而能常保。然則宅生附世纏取未捐。寄以宏因用清心惑。或挫拉以加惱辱。或抑制以事奴僮。或焚約以拔貪源。或剝剔以窮癡本。纏身爲炬且達迷塗。然臂爲明時陳報德。出燈入鐵之相。其蹤若林。肉山乳海之能。備聞前策。斯皆拔倒我之宏根。顯坏形之可厭。以將崩之朽宅。質金剛之法身。經不云乎。誠至言矣。若夫厚生所寶極貴者形。就而揆之其實唯命。大聖成教豈虛構哉。故藥王上賢。焚體由其通願。下凡仰慕。灼爛寧不失心。然僧崖正身於猛燄。言聲不改。大志刳臂以熱鐵。神操逾新。玄覽致命於中流。雖出還沒。法安亡形於縲縲。放免來投。是知操不可奪。行不可掩。誠可嘉乎。難行事矣。復有引腸樹表條肉林中。舒顏而臨白刃。含笑而受輕辱。並如本紀。又可嘉哉。然則四果正士。灰身而避謗徒。八千受決。護法而逃忍界。彼何力而登危。此何情而脫苦。自非懷安曠濟行杜我人。觀色相爲聚塵。達性命如風燭。故能追蹤前

聖。誠宗像末之寄乎。或者問曰。夫厭生者。當拔生因。豈斷苦果而摧集本。未聞其旨。請爲陳之。斯立言也。不無恆致。且集因綿亘。如山之相屬。我爲集本。如煙之待搆。生重唯身。隨重而行對治。如世之瘡任形而設方術。故焚溺以識貪瞋。謙虛以攻癡慢。斯業可尙。同靜觀而緣色心。斯道可崇。等卽有而爲空也。必迷斯迹謂我能行。倒本更繁。徒行苦聚。故持經一句。勝捨多身。世諺所質。唯斯人也。但患聞而不行。更增常結。何如薄捐肢節。分遺著情。聖教包羅義含知量。自有力分虛劣。妄敢思齊。或呻鼻而就終。或邀激而赴難。前傳所評何世無耶。又有未明教迹。姪惱纏封。恐漏初篇。割從閹隸。矜誕爲德。輕侮僧倫。聖教科治必有深旨。良以愛之所起者妄也。知妄則愛無從焉。不曉返檢內心。而迷削於外色。故根色雖削。染愛逾增。深爲道障。現充戒難。尙須加之擯罪。寧敢依之起福。又有臨終遺訣。露骸林下。或沈在洄流通資翔泳。或深瘞高墳。豐碑記德。或乘崖漏窟。望遠知人。或全身化火。不累同生之神。或灰骨塗

像以陳身奉之供。鑽膚劓刖謂遣塵勞。剜目肢解言傾情欲。斯途衆矣。因而敍之。且夫陳屍林薄。少祛鄙吝之心。飛走以之充飢。幽明以之熏勃。得失相補。尠能兼濟。遂有蟲蛆涌於內外。烏隨啄吞狼籍。膏於原野傷於慈惻。然西域本葬。其流四焉。火葬焚以蒸薪。水葬沈於深澗。土葬埋於崖旁。林葬棄之中野。法王輪王同依火禮。世重常習餘者希行。東夏所傳唯聞林土。水火兩設世罕其蹤。故瓦掩虞棺。廢林薪之始也。夏后聖周。行瓦棺之事也。殷人以木樽槨。滕緘之也。中古文昌仁育成治。雖明窆葬行者猶希。故掩骼埋胔。壘而瘞也。上古墓而不墳。未通庶類。赫胥虛陵之后。現卽因山爲陵。下古相沿同行土葬。紜紜難紀。故且削之。若乃碑待紀言。導後葉之清緒。施輪樹塔。表前德之徽功。阿含之所開明。卽世彌其昌矣。至於埋屍塔側尙制遠撤邊坊。親用骨塗。實乃虛通諂附。又有厭割人世生送深林。廣告四部望存九請。旣失情投。僂俛從事。道俗讚善。傾從相催顰蹙不已。放身巖壑。據律則罪當初聚。論情

則隨興大捨。餘有削略贅疣。雖符極教。而心含不淨。多存世染。必能曠蕩無寄。開化昏迷。故非此論所詳。自可仰歸清達。而世或多事。妄行斷粒。練形以期羽化。服餌以卻重尸。或呼吸沈澁。或吐納陰陽。或假藥以導遐齡。或行氣以窮天地。或延生以守慈氏。或畏死以求邪術。斯蹤極衆。焉足聞乎。並先聖之所關鍵。後賢之所捐擲。方復周章求及追賞時澆。負鏗陵峯。望五芝之休氣。擔鍋赴壑。趣八石之英光。以左道爲吾賢。用淫祀爲終志。畢從小朴。未免生涯。徒寄釋門。虛行一世。可爲悲夫。是知生死大期。自有恆數。初果分齊。餘未詳論。而忽厠以凡心。籌諸聖道。通成愚結。知何不爲。然則寒林之動庸識。因悟無常。捨生而存大義。用開懷道。全身碎身之相。權行實行之方。顯妙化之知機。通大聖之宏略也。冰情有著。終累言於厚葬。虛心不寄。則任物之行藏。斯道不窮。固略言矣。

高僧傳二集卷第三十七終

高僧傳二集卷第三十八

唐釋道宣撰

讀誦篇第八

正紀十四人
附見八人

魏泰嶽人頭山銜草寺釋志湛傳一

益州五層寺釋法建傳二

隋益州招提寺釋慧恭傳三

眉州隆山縣鼻山釋法泰傳四

唐終南山藍谷悟眞寺釋慧超傳五

伯濟國達拏山寺釋慧顯傳六

益州福感寺釋道積傳七

洪遠
智暉 僧恩

益州福壽寺釋寶瓊傳八

驪山津梁寺釋善慧傳九

終南山悟眞寺釋法誠傳十

京師會昌寺釋空藏傳十一

京師大莊嚴寺釋慧齡傳十二

智證

宗公

雍州醴泉沙門釋遺俗傳十三

玄秀

史攬

京師羅漢寺釋寶相傳十四

法達

釋志湛。齊州山荏人。是朗公會孫之弟子也。立行純厚。省事少言。仁濟爲務。每遊諸禽獸而羣不爲亂。住人頭山邃谷中銜草寺。寺卽宋求那跋摩之所立也。讀誦法華用爲常業。將終之日。沙門寶誌奏梁武曰。北方山荏縣人頭山銜草寺須陀洹果聖僧者。今日入涅槃。揚都道俗聞誌此告。皆遙禮拜。故湛之亡也。寂無餘惱。端然氣絕。兩手各舒一指。有西天竺僧解云。若二果者舒兩指。驗湛初果也。還收葬於人頭山。築塔安之。石灰泥塗。鳥獸不敢陵汗。今猶存。

焉。又范陽五侯寺僧。失其名。常誦法華。初死之時。權殯堤下。後遷改葬。骸骨並枯。唯舌不壞。雍州有僧。亦誦法華。隱於白鹿山。感一童子。常來供給。及死。置屍巖下。餘骸枯朽。唯舌如故。齊武成世。并州東看山側。有人掘地。見一處土。其色黃白。與傍有異。尋見一物。狀如兩唇。其中有舌。鮮紅赤色。以事聞奏。帝問諸通人。無能知者。沙門大統法上奏曰。此持法華者。六根不壞。報耳。誦滿千遍。其徵驗乎。乃敕中書舍人高珍曰。卿是信向之人。自往看之。必有靈異。宜遷置淨所。設齋供養。珍奉敕至彼。集諸持法華沙門。執爐潔齋。邊旋而呪曰。菩薩涅槃年代已遠。像法流行。幸無謬者。請現感應。纔始發聲。此之唇舌一時鼓動。雖無響聲。而相似讀誦。諸同見者。莫不毛豎。珍以狀聞。詔遣石函藏之。遷於山室云云。又元魏北代。乘禪師者。受持法華。精勤匪懈。命終託河東薛氏爲第五子。生而能言。自陳宿世。不願處俗。其父任北泗州刺史。隨任便往中山七帝寺。尋得本時弟子。語曰。汝頗憶從我渡水往狼山不。乘禪師者。我身是也。

房中靈几可送除之。父母恐其出家。便與納室。爾後便忘宿命之事。而常興厭離。端拱靜居。又太和初年。代京閹官自慨形餘。不逮人族。奏乞入山修道。有敕許之。乃齋一部華嚴。晝夜讀誦禮悔不息。夏首歸山。至六月末。髭鬚盡生。復丈夫相。遙狀奏聞。高祖信敬由來。忽見驚訝更增常日。於是大代之國。華嚴一經因斯轉盛。並見侯君素旌異記。

釋法建者。廣漢雒縣人也。俗姓朱氏。誦經一千卷。仍多閑暇遨遊偶俗。無所異焉。忽復閉門則累日不出。無所食矣。唯聞誦經。然小聲吟諷。音不外徹。有人倚壁竊聽。臨響。但聞疊疊溜溜。似伏流之吐波。時乃一出追從無聞。武陵王東下。令弟規守益州。魏遣將軍尉遲迥來伐蜀。規既降款。城內大有名僧皆被拘禁。至夜忽有光明。迥遣人尋光。乃見諸僧並睡。唯法建端坐誦經。光從口出。迥聞自到建所頂禮坐聽。至旦始休。迥問曰。法師昨夜所誦。名作何經。答曰。華嚴經下卷十卷。迥曰。何不從頭誦之。答曰。貧道誦次到此耳。迥曰。法師誦

得幾許。答曰。貧道發心欲誦一藏。情多懈怠。今始得千卷。迥驚疑不信。將欲試之曰。屈總誦一遍。應不勞損耶。建報曰。讀誦經典沙門常事。豈憚勞苦。乃設高座。令諸僧衆並執本遂聽。法建登座爲誦。或似急流之注峻壑。其吐納音句呼噏氣息。或類清風之入高松。聰明者纔聞餘音。情疎意逸者空望塵躅。七日七夜數已滿千。猶故不止。迥起謝曰。弟子兵將不得久停。請從此辭。諸僧因並釋散。迥旣出歎息曰。自如來稱滅之後。阿難號爲總持。豈能過此。蜀中乃有如此人。所以常保安樂。奇哉奇哉。建年八十終。

釋慧恭者。益州成都人也。俗姓周氏。周末廢佛法之時。與同寺惠遠結契勤學。遠直詣長安聽探。恭長往荆楊訪道。遠於京師聽得阿毗曇論迦延拘舍地持成實毗婆沙攝大乘。並皆精熟。還益州講授。卓爾絕羣。道俗欽重。颯施盈積。恭後從江左來還。二人相遇欣懽。共敘離別三十餘年。同宿數夜語說言談。遠如泉涌。恭竟無所道。遠問恭曰。離別多時今得相見。慶此歡會。伊何可

論。但覺仁者無所說。將不得無所得耶。恭對曰。爲性闇劣都無所解。遠曰。大無所解。可不誦一部經乎。恭答曰。唯誦得觀世音經一卷。遠厲色曰。觀世音經。小兒童子皆能誦之。何煩大汝許人乎。且仁者童子出家。與遠立誓望證道果。豈復三十餘年唯誦一卷經如指許大。是非闇鈍。懶惰所爲。請與斷交。願法師早去。無增遠之煩惱也。恭曰。經卷雖小佛口所說。遵敬者得無量福。輕慢者得無量罪。仰願暫息瞋心。當爲法師誦一遍。卽與長別。遠大笑曰。觀世音經。是法華經普門品。遠已講之數過百遍。如何始欲鬧人耳乎。恭曰。外書云。人能宏道非道宏人。但至心聽佛語。豈得以人棄法。乃於庭前結壇。壇中安高座。繞壇數匝。頂禮昇高座。遠不得已。於簷下據胡牀坐聽。恭始發聲唱經題。異香氤氳遍滿房宇。及入文。天上作樂雨四種華。樂則嘹亮振空。華則雰霏滿地。經訖下座。自爲解座梵。梵訖。華樂方歇。惠遠接足頂禮。淚下交流。謝曰。惠遠臭穢死屍。敢行天日之下。乞暫留賜見教誨。恭曰。非恭所能。

諸佛力耳。卽日拂衣長揖。沿流而去。爾後訪問。竟不知其所之。其寺久已湮滅。

釋法泰。眉州隆山縣人也。俗姓呂氏。初爲道士十餘年。中閒忽自悟。迴心正覺。因卽髮除。始誦法華經。尋卽通利。乃精勤寫得法華經一部。數有靈瑞。欲將向益州裝潢。令一人擔負。一頭以籠盛錢二千。束縛經置錢上。一頭是衣服。擔行至地。名筏橋。橋忽斷。泰在後。負擔人俱墜水中。人浮得出。擔沒不見。泰於岸上搥胸號哭曰。錢衣豈非閑事。何忍溺經。卽高聲唱言。如能爲漉得者。賞錢兩貫。時有一人聞之。脫衣入水。沒求之。數度出入。得錢與衣襍。而不得經。泰轉悲泣。巡岸上下。望小洲上有一樸。命人取之。乃是經也。草木擊之宛無濕處。泰不勝歡喜。卽以三千錢償。所漉人曰。法師悲號劇喪父母。故爲急覓。非是貪錢。弟子雖庸夫。亦知福報。請以此錢充莊嚴之直。言訖遁去。更欲與言去已遠矣。泰至成都裝潢。以檀香爲軸。表帶及裘並函。將還本

寺別處安置。夜夜有異香。泰勤誦持一夜一遍。時彪法師彼寺講。夜欲看讀。恆嫌泰鬧亂其心。自欲往請令稍下聲。乃見泰前大有人衆皆胡跪合掌。彪退流汗。卽移所住。泰年八十終矣。

釋慧超。姓沈氏。丹陽建康人。稟懷溫裕立性懷仁。弱齡厭俗。自出家後。誦法華經。聞光州大蘇山慧思禪師獨悟一乘。善明三觀。與天台智者仙城命公。篤志幽尋積年請業。行優智遠德冠時賢。思對衆命曰。超之神府。得忍人也。及遊衡嶺。復與同途留誦經停。亟移歲序。自隋初廓定。北入嵩高。餌藥坐禪冀言終老。隋太子勇。召集名德總會帝城。以超業行不羣。特留供養。而恭慎凝攝不顧世華。及勇廢免一無所涉。晚移定水高振德音。道俗歸宗仰其戒範。會淨業法師卜居藍谷之悟眞寺。欽超有道躬事邀迎。共隱八年倍勤三慧。及大業承運。禪定初基。爰發詔書延入行道。屢辭尙疾。後許還山。德感物情頗存汲引。四川貴望一縣官民。莫不委質投誠請傳香德。並爲經始伽藍。繼綜羞粒。

大唐伊始榮重於前。京邑名僧慧因保恭等。情慕隱淪咸就栖止。蔭松偃石論
詳道義。皆曰。斯成出要樂也。後臥疾少時。弟子跪問。答曰。吾之常也。長生
不欣夕死不感。乃面西正坐云。第一義空清淨智觀。言如入定奄遂長往。春秋
七十有七。卽武德五年十二月六日也。露骸松石一月餘日。顏色不變。天策上
將聞稱希有。遣人就視。端拱如生。自超九歲入道。卽誦法華五十餘年。萬有
餘遍。感靈獲瑞不可勝言。弟子法成等。爲建白塔於寺之北峯焉。

釋慧顯。伯濟國人也。少出家。苦心精專。以誦法華爲業。祈福請願。所遂者
多。聞講三論便從聽受。法一染神彌增其緒。初住本國北部修德寺。有衆則講
無便清誦。四遠聞風造山誼接。便往南方達拏山。山極深險重障巖固。縱有往
展登陟艱危。顯靜坐其中專業如故。遂終於彼。同學昇屍置石窟中。虎瞰身骨
並盡。唯餘饅舌存焉。經於三周其舌彌紅赤。柔輒勝常。過後方變。柴鞭如石。
道俗怪而敬焉。俱緘閉於石塔。時年五十有八。卽貞觀之初年也。

釋道積。蜀人。住益州福感寺。誦通涅槃生常恆業。凡有宣述。必洗滌身穢淨衣法坐。然後開之。立性沈審慈仁總務。諸有痼疾洞爛者。其氣彌復鬱勃。衆咸掩鼻。而積與之供給。身心無貳。或同器食。或爲補浣。時有問者。積云。清淨臭處。心憎愛也。吾豈一其神慮耶。寄此陶練耳。皆慕其爲行也。而患已不能及之。以貞觀初年五月終於住寺。春秋七十餘矣。時屬炎夏而不腐臭。經停百日跏坐如初。莫不嗟尚。乃就加漆布興敬。巴蜀京邑諸僧受誦涅槃。其例非少。又有沙門洪遠僧恩。並誦涅槃。皂素迴向。遠志尚敦懇情捐名利。徵入會昌隆禮供給。恩道心清肅成節動人。宏福禪定兩以崇德。而卑牧自處。蒙俗罕知。時宏福寺有沙門智暈者。本族江表。隋朝徵人。深樂法華。鎮恆抄寫。所得外利卽用顧人。前後出本二千餘部。身恆自勵日寫五張。年事乃秋斯業無怠。今總寺任彌勤恆業。年七十餘矣。

釋寶瓊。馬氏。益州綿竹人。小年出家。清貞儉素。讀誦大品兩日一遍。爲常途。

業。歷遊邑落無他方術但勸信向尊敬佛法。晚移州治住福壽寺。率勵坊郭邑義爲先。每結一邑必三十人。合誦大品人別一卷。月營齋集各依次誦。如此義邑乃盈千計。四遠聞者皆蒙造款。瓊乘機授化望風靡服。而卑弱自持先人後德。經行擁闢下道相避。言問酬對怡聲謙敬。斯實量也。不媚於時。本邑連比什邡諸縣。並是道民尤不奉佛。僧有投寄無容施者。致使老幼之徒。於沙門像不識者衆。瓊雖桑梓習俗難改。徒有開悟莫之能受。李氏諸族正作道會。邀瓊赴之。來既後至不禮而坐。僉謂不禮天尊。非法也。瓊曰。邪正道殊所事各異。天尚不禮何況老君。衆議紜紜頗相陵侮。瓊曰。吾禮非所禮。恐貽辱也。遂禮一拜。道像並座動搖不安。又禮一拜。連座返倒摧殘在地。道民相視謂是風鼓。競來周正。瓊曰。斯吾所爲。勿妄怨也。初如未之信。既安又禮。依前崩倒。合衆驚懼舉堂禮瓊。一時迴信從受歸戒。傍縣道黨相將歎訝。咸復奉法。時既創開釋化。皆受菩薩戒焉。縣令高達者。素有誠敬。承風敷道。更於州寺召僧

宏講。闔境傾味自此而繁。以貞觀八年。終於所住。

釋善慧。姓荀氏。河內溫人。博通羣籍。統括文義。逮於九章律歷。七曜盈虛。皆吞若胸中。指掌符會。乃深惟世務。終墜泥塗。遂解褐抽簪。削歸僧伍。初在徐州之彭城寺。誦法華經。聽采攝論。時遭寇蕩。兵食交侵。而慧抱飢。自勵奉法。無殆。洗穢護淨。彌隆恆日。但以邊邑。寡學文字。紕繆。至於音訖。衆議紛然。雖復俗語時通。而慧意存雅正。周訪明悟。還同昔疑。乃以大業末齡。負錫西入。屢逢羣盜衣裳略盡。但有弊布自遮。猶執破瓶。常充淨用。既達關口。素闕繻文。遂卽正念。直前從門而度。於時中表。列刃曾無遮止。孟冬十月初。達京師。值沙門吉藏。正講法華。深副本圖。卽依聽受。形服鄙惡。衆不納之。乃掃雪藉地。單裙襯坐。都講纔唱。傾耳詞句。擬定經文。藏旣闡揚。勇心承習。望通理義。由情存兩得。不暇忍寒。歡笑熙熙。如賈獲寶。竟冬常爾。衆方美之。問以詞旨。片無遺忘。乃以聞法同屬禪定寺。沙門法喜。便脫衣迎之。引至房中。智觀無濫。慧又師喜。兩振

芳規。武德初年。隨住藍田之津梁寺。俗本驪戎。互相梗戾。率獎陶化。十室而九。然而性愛英賢。樂相延致。自西自東百有餘里。名林勝地皆建禪坊。所以逃逸之儔。賴其安堵。以貞觀九年正月。終於驪山之陽涼泉精舍。春秋四十有九。初慧棄擲俗典。莅此玄模。言不重涉。專心道業。省言節食。佩律懷仁。迎頓客旅。雅重經教。其有未曾覲者。要必親覽。若值行要。累日誦持。以爲熏習之基也。時太原沙門慧達者。亦誦法華五千餘遍。行坐威儀。其聲不輟。偏存物命。直視低目。地有蟲豸。必迴身而避。不敢跨越。有問。答曰。斯之與吾生死不定。將不先成正覺。安可妄輕之耶。以貞觀八年四月。跏坐而終。人謂入定。停於五宿。旣以長逝。又不臭腐。乃合牀內於窟中。

釋法誠。姓樊氏。雍州萬年人。童小出家。止藍田王效寺。事沙門僧宏和。宏和亦鄉族所推。奉之比聖。嘗有人欲害。夜往其房。見門內猛火騰燄斗帳。遂卽退悔。性飲清泉。潔清故也。人或弄之。密以羊骨沈水。和素不知。飲便嘔吐。其

冥感潛識爲若此矣。誠奉佩訓勛。誦法華經以爲恆任。又謁禪林寺相禪師。詢於定行。而德茂時宗。學優衆仰。晚住雲華綱理僧鎮。而隋文欽德請遵戒範。乃陳表固辭。薄言抗禮。遂負笈長驅。歷遊名岳追蹤勝友。咸承志道。因見超公隱居幽靜。乃結心期。栖遲藍谷。處旣局狹。纔止一牀。旋轉經行。恐顛深壑。便剗迹開林。拔雲附景。茅茨葺宇。甕牖疎簷。情事相依。欣然符合。今所謂悟真寺也。法華三昧翹心奉行。澡沐中表。溫恭朝夕。夢感普賢。勸書大教。誠曰。大教大乘也。諸佛智慧。所謂般若。於卽入淨行道。重惠匠人。書八部般若。香臺寶軸。莊嚴成就。又於寺南橫嶺。造華嚴堂。陲山闔谷。列棟開臺。前對重巒。右臨斜谷。吐納雲霧。下瞰雷霆。余曾遊焉。實奇觀也。又竭其精志。書寫受持。宏文學士張靜者。時號筆工。罕有加勝。乃請至山舍。令受齋戒。潔淨自修。口含香汁。身披新服。然靜長途寫經。不盈五十。誠料其見。纔兩紙。酬直五百。靜利其貨。竭力寫之。終部已來。誠恆每日燒香供養。在其案前。點畫之間。心緣目覩。略無遺漏。故

其剋心鑽注。時感異鳥形色希世。飛入堂中徘徊鼓舞。下至經案復上香爐。攝靜住觀自然馴狎。久之翔逝。明年經了將事興慶。鳥又飛來如前馴擾。嗚啜哀亮。貞觀初年。造畫千佛。鳥又飛來登止匠背。後營齋供慶諸經像。日次中時。怪其不至。誠願山岑曰。鳥既不至。誠吾無感也。將不嫌諸穢行致有此徵。言已歛然飛來。旋還鳴囀入香水中。奮迅而浴。中後便逝。前後如此者非復可述。靜素善翰墨。鄉曲所推。山路巖崖勒諸經偈。皆其筆也。手寫法華正當露地。因事化行未營收舉。屬洪雨滂注溝澗波飛。走往看之。而合案並乾。餘便流潦。嘗卻偃橫松。遂落懸溜。未至下澗。不覺已登高岸。無損一毛。又青泥坊側有古佛龕。周氏瘞藏今猶未出。誠夜夢其處大有尊形。既覺往開。恰獲龕像。年月積久並悉剝壞。就而修理。道俗稱善。斯並冥衛之功。自誠開發。至貞觀十四年夏末日。忽感餘疾。自知卽世。願生兜率。素水浴訖又索絡轡。傍自檢校不許榮厚。恰至月末明相將現。無故語曰。欲來但入未暇絃歌。願侍人曰。吾

聞諸行無常生滅不住。九品往生此言驗矣。今有童子相迎久在門外。吾今去世。爾等。佛有正戒無得有虧。後致悔也。言已。口出光明照於楹內。又聞異香。苾芴而至。但見端坐儼思。不覺其神已逝。時年七十有八。然誠之誦習也。一夏法華料五百徧。餘日讀誦兼而行之。猶獲兩徧。縱有人客要須與語者。非經部度中不他言。略計十年之勤萬有餘徧。

釋空藏。俗姓玉氏。先祖晉陽。今在雍州之新豐焉。母初孕日。自然不食酒肉五辛。時以同塵身子故。密加異之。既誕育後。靈鑒日陳。情用高遠。讀誦經論。思存拔濟。至年十九。同佛出家。既唯一己二親留礙。乃於父前以身四布。七日不起。恐其命絕方從所願。卽辭向藍田。負兒山中私自繫落。初齋糲六斗。擬作月糧。日噉二升。三年不盡。屢感神鼎自然而至。由是增其禪誦。晨宵無輟。後依止判法師住龍池寺。欽重經論日誦萬言。前後總計三百餘卷。三論涅槃探窮巖穴。大業之始。以藏名稱唯遠道俗所聞。下敕徵延入住禪定。唐運既

興崇繕法宇。有敕於金城坊建會昌寺。並請大德十八人。度僧五十人。永用住持。以藏行德夙彰。又請住焉。供事彌隆。極光恆度。而性樂山水。志存清曠。每年仲春遊浪林阜。行次玉泉。遂有終焉之思。居止載紀。衆聚如山。說導不疲。開悟逾廣。後爲亢旱經時。山泉乃竭。合寺僧衆咸以驚嗟。藏乃至心祈請。其泉應時還復。遠近道俗動色相歡。兼又宏操嶽峙。器局川渟。不擾榮利。不懷寵辱。濟度羣有不略寸陰。乃鈔摘衆經大乘要句。以爲卷軸。紙別五經三經。卷部三十五十。總有十卷。每講開務極增成學。聞義兩持。偏無迷忘。夏分常行方等懺法。賢劫千佛日禮一遍。常坐不臥。垂二十年。翹勤專注。難加係迹。以貞觀十六年五月十二日。終於會昌。春秋七十有四。遺身於龍池寺側。收骨起塔。觀其讀誦之富。振古罕儔。視其骸骨。兩耳透明。頂有雙孔。眼眶含竅。各有三焉。弟子等追惟永往。樹碑於會昌寺中。金紫光祿大夫衛尉卿于志寧爲文云。

釋慧齡。姓蕭氏。今特進宋公瑀之兄子也。父仕隋爲梁公。祖卽梁明帝矣。性

度恢簡志用冲粹。姑卽隋煬之后也。自幼及長恆在宮闕。慕樂超世無因自達。年旣冠成。帝乃尙以秦孝王女爲妻。非其願也。事不獲已。時行伉儷。及妻終後方遂夙心。以鄭氏東都預茲鬢落。及武德初歲。方還京輦住莊嚴寺。廣聽衆部。而以攝論爲心。頗懷篇什尤能草隸。隨筆所被用爲模楷。故經題寺額。咸推仰之。兄鈞任東宮中舍。文才之舉朝廷攸屬。每歲春秋相攜巖岫。觸興題篇連句同韻。時以爲難兄弟也。又弟智證。出家同住。卽宋公之兄太府卿之子也。略榮位之好欣懷道業。勤勤自課無擇昏曉。證與兄鈞相次而卒。以家世信奉偏宏法華。同族尊卑咸所成誦。故蕭氏法華。皂素稱富。特進撰疏。總集十有餘家。採掇菁華糅以胸臆。勒成命氏常自敷宏。時召京輦名僧。指摘瑕累。或集親屬僧尼。數將二十。給惠以時四事無怠。故封祿所及唯存通濟。太府情存好善讀誦爲先。從生至終誦盈萬遍。顧人抄寫總有千部。每日朝參。必使僮者執經在前。至於公事微隙。便就轉讀。朝伍仰屬以爲絕倫。自釋化東傳。

流味彌遠。承受讀誦世罕伊人。蕭氏一門。可爲天下楷模矣。

釋遺俗。不知何人。以唐運初閑。遊止雍州醴泉縣南美泉鄉湯陸家。鎮常供養。清儉寡欲。唯誦法華爲業。晝夜相係乃數千遍。以貞觀初。因疾將終。遺囑友人慧廓曰。比雖誦經。意望靈驗。以生豪俗。信向之善。若身死後。不須露骸埋之。十載可爲發出。舌根必爛。知無受持。若猶存在。當告道俗爲起一塔。以示感靈。言訖而終。遂依埋葬。至貞觀十一年。廓與諸知故就墓發之。身肉都銷。唯舌不朽。一縣士女咸共仰戴。誦持之流。又倍恆度。乃函盛其舌。於湯陸村北甘谷南崖。爲建甄塔。識者尊嚴彌隆。信敬。誦讀更甚。又京城西南豐谷鄉福水南史村史阿擔者。少懷善念。常誦法華。行安樂行。悲忍在意。不乘畜產。虛約爲心。名霑令史。往還京省。以習誦相仍。恐路逢相識。人事喧涼。便廢所誦。故其所行。必小徑左道。低氣怡顏。緣念相續。初不告倦。及終之時。感異香氣。充於村曲。親疎同怪。遂埋殯之。爾後十年。妻亡。乃發屍出。舌相鮮明。餘並朽盡。乃別標顯。

葬。又黃州濟華寺僧玄秀者。性清慎。溫恭爲志。常誦法華。每感徵異。未以爲怪。時屬炎暑。同友逐涼。遣召秀來。欲有談笑。旣至房前。但見羽衛嚴肅。人馬偉大。怖而返告。同往共觀。如初不異。轉至後門。其徒彌盛。上望空中。填塞無際。多乘象馬。類禱鬼神。乃知其感通也。置而卻返。明晨慙謝。朋從遂絕。秀專斯業。隋末終寺。

釋寶相。姓馬。雍州長安人。十九出家。清貞栖德。住羅漢寺。專聽攝論。深惟妄識之難伏也。無時不誼。及入禪坊。頭陀自靜。六時禮悔四十餘年。夜自篤課。誦阿彌陀經七遍。念佛名六萬遍。晝讀藏經。初無散捨。後專讀涅槃。一千八十遍。兼誦金剛般若經。終於卽世。然身絕患惱。休健翕習。冷食麤衣。隨得便服。情無憚苦。又志存正業。翹注晨宵。蚤蝨流身。不暇親採。遇患將極。念誦無捨。剋至大期。累囑道俗。以念佛爲先。西方相待。勿虛度世。又囑當燒散吾屍。不勞銘塔。用塵庸俗。言訖而逝。年八十三。六十二夏。不畜長財。無勞僧法。又同寺僧

法達者。以誠素見稱。供贖之直用寫華嚴。八部般若燒香自讀一百餘遍。而生常清潔不畜門人。單己自怡食無餘粒。斯亦輕清之高士也。年登七十。便齋所讀經贈同行者。但捧勝天王一部以爲終老。卽擲公名趣雲陽巖中。擁緣送死。經於四載遂卒彼山。並是卽日近事。且夫讀誦徵感。其類繁焉。別有紀傳。故不曲盡。略引數條。示光緒耳。

論曰。尋夫讀誦之爲業也。功務本文。經歎說行。要先受誦。何以然耶。但由庸識未剖必假聞持。崑竹不斷鳳音寧顯。義當纔登解髮卽須通覽。採酌經緯窮搜名理。疑僞襍錄單複出生。普閱目前銓品人世。然後要約法句誦鎮心神。廣說緣本用疎迷結。遂能條貫本支。釋疑滯以通化。統略玄旨。附事用以徵治。是故經云。受持讀誦書寫解說如法修行。斯誠誠也。世多惰學。愚計相封。以尋理爲諸見。用博文爲障道。故調達善星之廣富。未免泥犁。盤特薄拘之寡約。尙參中聖。凡斯等議未成通論。原夫道障之起。起乎心行。道在無滯。滯則

障道。焉有多聞能爲道障。夫聞本筌解。封附不行。此則滯指亡月。正達出要。是以愚夫當斯一計莫非。學既未功隨言便著。於經律論生未曾沾。或妄發心誓不執卷。見學教者目爲文字。故使慢水覆心。膏盲誰遣。至於決斷篇聚。判析僞眞。由來未知事逾聾瞽。既恥來問反啓寧陳。遂卽惟心臆斷。汎浪無准。傍爲啓齒。何急如前。又有薄讀數裘略誦短章。謂爲止足。更絕欣尙。便引大集法行比丘十住不貴多讀。竊以教門宏曠待對塵勞。藥病相投豈徒繁積。藏部所設止在奉持。聞而莫依教毀非一。今倒想如草之蔓。慢我如山之立。要資博讀。見有廣治之能。隨境流觀。務存祛滯之本。但以闇識未萌集熏怠構。稱情昏倒反福成罪。故此方見錄卷止六千。尙怖不希壅迷頓足。何論天竺遺典龍藏現經。敢慕窺求。通觀聞海。必能追功起觀。無暇廣尋。要拔苦輪方聞爲飾。斯則莊嚴道論慧解前驅。不待抑揚自然會理。又有曲媚佛言詐詞學論。便言論作小聖吐言隱密。彫瀆樸散道味已離。故我讀持無心悟入。斯言何哉。妄

有穿鑿。原夫諸佛說法。本唯至道。赴接凡小方便乘權。權道多謀任機而現。或以聲光動之。或以威容鼓之。法譬亂舉緣事相關。以悟達爲本言。以忘筌爲意得。但以去聖久遠時接澆浮。專寶文詞罕會幽旨。所以大小諸聖。悲大道之將崩。廣採了義。製明論以通教。故文云。隨聲取義有五過失。謗佛輕法誑人退信。斯言極矣。不量己之神府。而輒揆於成教。朋佛而侮賢聖。憎愛於是由生。嗟乎法侶又可詳哉。且厦屋非散材所成。大智豈庸情所構。固當通其所滯。悟其所迷。不然。則至聖於何起悲。正士於何揚化。事敍緣於本紀。故不廣之。

高僧傳二集卷第三十八終

高僧傳二集卷第三十九

唐釋道宣撰

興福篇第九

正傳十二人
附見五人

梁蜀部沙門釋明達傳一

周鄜州大像寺釋僧明傳二

俗護

隋天台山瀑布寺釋慧達傳三

唐綿州振響寺釋僧晃傳四

楊州長樂寺釋住力傳五

京師大莊嚴寺釋智興傳六

善因

蒲州普救寺釋道積傳七

京師會昌寺釋德美傳八

靜默

曇獻

京師清禪寺釋慧胄傳九

法素

梓州牛頭山寺釋智通傳十

梓州通泉寺釋慧震傳十一

京師宏福寺釋慧雲傳十二

釋明達。姓康氏。其先康居人也。童稚出家嚴持齋戒。初受十戒便護五根。年及具足。行業彌峻。脇不著席日無再飯。外儀軌則內樹道因。廣濟爲懷遊行在務。以梁天監初。來自西戎至於益部。時巴峽蠻夷。鼓行抄劫。州郡徵兵克期誅討。達愍其將苦。志存拯拔。獨行詣賊。登其堡壘。慰諭招引。未狎其情。俄而風雨晦冥雷霆震擊。羣賊驚駭惻爾求哀。達乃教具千燈祈誠三寶。營辦始就昏霾立霽。山澤通氣天地開朗。翕然望國並從王化。襁負排藪獯獸前趨者。其徒充澤。遂使江路肅清往還無阻。兵威不設而萬里坦然。達之力也。後因行役中。路逢有人縛狔在地。聲作人語曰。願上聖救我。達卽解衣贖而放之。嘗於

夜中索水洗腳。弟子如言。而泥竟不脫。重以湯洗。如前不去。乃自以水灌之。其腳便淨。達曰。此魚膏也。更莫測其所從。行至梓州牛頭山。欲構浮圖。及以精舍。不訪材石。直覓匠工。道俗莫不怪其言也。於時三月水竭。卽下求木。乃於水中得一長材。正堪剝柱。長短合度。僉用欣然。仍引而豎焉。至四月中。涪水大溢。木流翳江。自泊村岸。都無溜者。達率合阜。素通皆接取。從橫山積。創修堂宇。架塔九層。遠近併力。一時繕造。役不逾時。欵然成就。而躬襲三衣。並是羸布。破便治補。寒暑無革。有時在定。據於繩牀。赫然火起。衆往撲滅。唯覺清涼。有沙門僧救者。積患攣躄。來從乞瘥。達便授杖令行。不移晷景。驟步而返。斯陰德顯濟功。不可識。其例甚矣。又布薩時。身先衆坐。因有偷者。穿牆負物。旣出在外。迷悶方所。還來投寺。遂諭而遣之。故達化行楚蜀。德服如風之偃仆也。故使三蜀氓流。或執爐請供者。或散華布衣者。或捨俗歸懺者。或翦落從法者。日積歲計。又不可紀。以天監十五年。隋始興王還荊州。冬十二月。終於江陵。春

秋五十有五。達形長八尺。容式偉然。敷宏律訓及以講誦。乍諷俗書用悟昏識。銓序罪福無待重尋。故詳略而傳矣。

釋僧明。俗姓姜。鄆州內部人。住旣山栖。立性澹素。言令智樸質晦非任。而能守禁自修。不隨鄙俗。雖不閑明經誥。然履操貞梗。有聲時俗。因遊邑落往還山谷。見一崎岸屢有異光。怪而尋討上下循擾。乃見澗底石趺一枚。其狀高大。遠望岸側臥石如像。半現於外。遂加工發掘。乃全像也。形同佛相。純如鐵礦。不加鑿琢宛然圓具。舉高三丈餘。時周武已崩。天元嗣歷。明情發增勇不懼嚴誅。顧問古老無知來者。其地久荒榛梗。素非寺所。明白惟曰。當是育王遺像散在人間。應現之來故在斯矣。卽召四遠同時拖舉。事力旣竭全無勝致。明乃執爐誓曰。若佛法重興。蒼生有賴者。希現威靈得遂情願。適發言已。像乃忽然輕舉。從山直下徑趣趺孔。不假扶持卓然峙立。大衆驚嗟得未曾有。因以奏聞。帝用爲嘉瑞也。乃改元爲大像焉。自爾佛教漸宏。明之力也。又尋下

敕。以其所住爲大像寺。今所謂顯際寺是也。在坊州西南六十餘里。時值陰闇。便放神光。明重出家。卽依此寺盡報修奉。大感物心。以開皇中年卒於彼寺。余以爲興福之來。事有機會。感見奇跡。其相彌隆。略引五三用開神理。至如徐州吳寺太子思惟瑞像者。昔東晉沙門法顯。厲節西天歷觀聖迹。往投一寺。小大承迎。顯時遇疾。心希鄉飯。主人上座親事經理。乃敕沙彌爲取本鄉齋食。倏忽往還。腳有瘡血。云往彭城吳蒼鷹家求食。爲犬所嚙。顯怪其旋轉之頃。而遊萬里之外。方悟寺僧並非常也。及隨舶還。故往彭城訪吳蒼鷹。具知由委。其犬嚙餘血塗門之處猶在。顯曰。此羅漢聖僧血也。當時見爲取食。何期犬遂損耶。鷹聞讖咎。卽捨宅爲寺。自至揚都。廣求經像。正濟大江船遂傾側。忽有雙骨各長一丈。隨波騰濊奄入船中。卽得安流。昇岸以事奏聞。有司觀檢。乃龍齒也。鷹求像未獲。泝江西上。暫息林閒。遇見婆羅門僧持像而行。云往徐州與吳蒼鷹供養。鷹曰。必如來言。弟子是也。便以像付之。鷹將像還至京。詔

令模之。令造十軀。皆足下置字。新舊莫辨。任鷹採取。像又降夢示其本末。恰至鷹取還得本像。乃還徐州。每有神瑞。元魏孝文請入北臺。高齊後主遣使者常彪之迎還鄴下。齊滅周廢。爲僧藏舉。大隋開教還重興世。今在相州鄴縣大慈寺也。又京師崇義寺石影像者。形高一尺徑六寸許。八棱紫色內外映徹。其源梁武太清中。有天竺僧齋來謁帝。會侯景作亂。便置江州廬山西林寺大像頂上。至隋開皇十年。煬帝作鎮江海。廣搜英異。文藝書記並委羅括。乃於襍傳得景像記。卽遣中使王延壽往山推得。王自虔奉在內供養。在蕃歷任。每有行往函盛導前。初無寧舍。及登儲貳乃送於曲池日嚴寺。不令外人瞻觀。武德七年廢入崇義。像隨僧來。京邑道俗備得觀仰。其中變現斯量難准。或佛塔形像。或賢聖天人。或山林帳蓋。或三塗苦趣。或前後見同。或俄頃轉異。斯並目矚而敘之。信業鏡而非謬矣。貞觀六年。下敕入內。外遂絕也。又梁襄陽金像寺丈六無量壽瑞像者。東晉孝武寧康三年二月八日。沙門釋道安之所造。

也。明年季冬嚴飾成就。刺史郗恢創莅此蕃。像乃行至萬山。恢率道俗迎還本寺。復以其夕出住寺門。合境同嗟。具以聞奏。梁普通三年。敕於建興苑鑄金銅花趺高六尺廣一丈。上送承足。立碑讚之。劉孝儀爲文。又荊州長沙寺瑞像者。晉太元年。此像現於城北。光相奇特具如前傳。形甚瓌異高於七尺。昔經夜行。人謂非類以刀擊之。及旦往視乃金像也。刀所擊處文現於外。梁高奉法情欲親謁。雖加事力終無以致。後遣侍中廣齋香供。丹款既達。夜忽放光似隨使往。且加延接還復留礙。重竭請祈方許從就。去都十八里。帝躬出迎。竟路放光相續不絕。白黑欣慶。在殿供養。三日以後從大通門送同泰寺。末被火燒堂塔並盡。唯像居殿巋然獨存。又高齊定州觀音瑞像。及高王經者。昔元魏天平定州募士孫敬德。於防所造觀音像。及年滿還。常加禮事。後爲劫賊所引。禁在京獄。不勝拷掠。遂妄承罪。並處極刑。明日將決。心既切至。淚如雨下。便自誓曰。今被枉酷。當是過去曾枉他來。願償債畢了。又願一切衆生所有禍

橫。弟子代受。言已少時依佛如睡。夢一沙門教誦觀世音救生經。經有佛名。令誦千遍。能免死厄。德既覺已。緣夢中經。了無遺謬。比至平明已滿百遍。有司執繫向市。且行且誦。臨欲加刑誦滿千遍。執刀下斫。折爲三段。三換其刀。皮肉不損。怪以奏聞。承相高歡。表請免刑。仍敕傳寫被之於世。今所謂高王觀世音經是也。德既放還。觀在防時所造像項。有三刀迹。悲感之深慟發鄉邑。又昔彌天襄陽金像。更歷晉宋迄於齊梁。屢感靈相聞之前紀。周武滅法。建德三年甲午之歲。太原公王秉。爲荊州副鎮將。上開府長孫哲。志性凶頑不信佛法。聞有此像先欲毀之。邑中士女被廢僧尼。掩淚痛心無由救止。哲見欽敬彌至。愠怒彌盛。逼逐侍從。速令摧殄。令百餘人以繩繫項。牽挽不動。哲謂不用加力。便杖監事。人各一百牽之如故。鏗然逾固。進三百人牽猶不動。哲怒彌盛。又加五百牽引方倒。聲震地動。人皆悚慄。哲獨加勇。卽遣鎔毀。都無慙懼。自又馳馬欲報刺史。纔可百步塌然落地。失瘖直視。四肢不勝。至夜而卒。

道俗唱快。當毀像時。於腋下倒垂衣內銘云。晉太元十九年。歲次甲午。比丘道安於襄陽西郭造丈八金像。此像更三周甲午百八十年當滅。計勘年月。興廢悉符同焉。信知印手聖人崇建容範。動發物心。生滅之期。世相難改。業理之致。復何虛矣。又楊都長干寺育王瑞像者。光跌身相祥瑞通感。五代侯王所共遵敬。具如前傳。每有亢陽之歲。請像入宮。必乘御輦。上加油帔。僧衆從像以蓋自遮。初雖炎赫洞天。像出中途。無不雨流滂注。家國所幸。有年期賴。所以道俗恆加雨候。至陳氏禎明年中。像面轉西。直月監堂。屢迴正南。及至晨起。還西如故。具以奏聞。敕延太極殿。設齋行道。先有七寶冠在於像頂。飾以珠玉。可重百斤。其上復加錦帽。經夜至曉。寶冠掛於像手。錦帽猶加頂上。帝聞之。乃燒香禮曰。若必國有不祥。還脫冠也。仍以冠在頂。及至明晨。脫掛如故。上下同懼。莫測其徵。及隋滅陳降。舉朝露首面縛京室。方知其致。文帝後知。乃遣迎接。大內供養。以像立故。帝恆侍奉。不敢對坐。乃下敕曰。朕年老不堪久立侍佛。

可令有司造坐佛。其相還如育王本像。送興善寺。既達此寺。形相偉壯。不會卽機。遂置於北面。及明見像。乃在南面中門。衆咸異焉。還送北面。堅封門鑰。明旦更看像。還在南。僉皆愧悔。謝其輕侮。卽見在寺。圖寫殷矣。又梁高祖崇重釋侶。欣尙靈儀。造等身金銀像二軀。於重雲殿晨夕禮敬。五十許年初無替廢。及侯景篡奪。猶存供養。太尉王僧辯。誅景江南。元帝儲宮復沒。辯乃通款於齊。迎貞陽侯爲帝。時江左未定。利害相雄。辯女壻杜龕。典衛宮闕。爲性凶悍。不見後世。欲毀二像爲金銀錠。先遣數十人上三休閣。令鑿佛頭。二像忽然一時迴顧。所遣衆人失瘖如醉。不能自勝。杜龕卽被打築。遍身青腫。唯見金剛力士怖畏之像。競來打擊。略無休息。呻號數日。洪爛而死。及梁運在陳。武帝崩背。兄子陳蒨嗣膺大業。將修葬具。造輜輶車。國創新定。未遑經始。敕取重雲殿中佛像寶帳。珮珠玉鑿飾之具。將用送終。人力旣豐。四面齊至。但見雲氣擁結。圍遶佛殿。自餘方左白日開朗。百工聞怪。同奔看覩。須臾大雨橫注。雷電震

吼。煙張鷄吻火烈雲中。流光布燄高下相涉。並見重雲殿影二像峙然。四部神王並及帳坐一時騰上。煙火相扶欻然遠逝。觀者傾都咸生深信。雨晴之後覆看故所。惟見柱礎存焉。至後月餘有從東州來者。是日同見殿影東飛於海。今有望海者時往見之。近高齊日。沙門僧護。守道直心不求慧業。願造丈八石像。咸怪其言。後於寺北谷中見一臥石可長丈八。乃顧匠營造。向經一周面腹麤了。而背著地。以六具拗舉之。如初不動。經夜及旦忽然自翻。卽就營訖移置佛堂。晉州陷日像汗流地。周兵入齊燒諸佛寺。此像獨不變色。又欲倒之。人牛六十餘頭挽不可動。忽有異僧。以瓦木土擊壘而圍之。須臾便了。失僧所在。像後降夢信心者曰。吾患指痛。其人寤而視焉。乃木傷其二指也。遂卽補之。開皇十年。有盜像旛蓋者。夢丈八人入室責之。賊遂慚怖悔而謝焉。其像現存。並見旌異記及諸僧錄。然斯通感佛教備彰。但是福門無非靈應。竊以像避延燒獸驚邪道。影覆異術經焚不灰。靈骨之放神光。密迹之興宏護。其相大

矣。具在前文。至如貞觀五年。梁州安養寺慧光師弟子母氏。貧窶內無小衣。來入子房取故袈裟。作之而著。與諸鄰母同聚言笑。忽覺腳熱。漸上至腰。須臾雷震。擲鄰母百步之外。土泥兩耳。悶絕經日方得醒悟。所用衣者遂被震死。火燒集蹠題其背曰。由用法衣不如法也。其子收殮又再震出。乃露骸林下方終銷散。是知受持法服。惠及三歸之龍。信不虛矣。近有山居僧。在深巖宿。以衣障前。感異神來形極可畏。伸臂內探欲取宿者。畏觸袈裟礙不得入。遂得免脫。如是衆相不可具紀。並如上下諸列中。

釋慧達。姓王。家於襄陽。幼年在道。繕修成務。或登山臨水。或邑落遊行。但據形勝之所。皆厝心寺宇。或補緝殘廢。爲釋門之所宅也。後居天台之瀑布寺。修禪繫業。又北遊武當山。如前攝靜。有陳之日癘疫大行。百姓斃者始其過半。達內興慈施。於楊都大市建大藥藏。須者便給。拯濟彌隆。金陵諸寺數過七百。年月逾邁朽壞略盡。達課勸修補三百餘所。皆鑿飾華敞有移恆度。仁

壽年中。於揚州白塔寺建七層木浮圖。材石既充。付後營立。乃泝江西上。至鄱陽豫章諸郡。觀檢功德。願與衆生同此福緣。故其所至封邑。見有坊寺禪宇靈塔神儀。無問金木土石。並卽率化成造。其數非一。晚爲沙門慧雲邀請。遂止廬嶽。造西林寺。重閣七閒。欒櫺重疊。光輝山勢。初造之日。誓用黃楠。闔境推求。了無一樹。僉欲改用餘木。達曰。誠心在此。豈更餘求。但至誠無感。故訪追不遂。必心期果決。松散並變爲楠。如求不獲。閣成則無日矣。衆懼其言。四出追索。乃於境內下巢山。感得一谷。並是黃楠。而在窮澗幽深。無由可出。達尋行崖壁。忽見一處。晃有光明。窮見其中。可通材道。唯有五尺餘。並天崖。遂牽曳木石。至於江首。中途灘澗。簿筏並壞。乃至廬阜。不失一根。閣遂得成。宏冠前構。後忽偏斜。向南三尺。工匠設計。取正無方。有石門澗。當於閣南。忽有猛風北吹。還正。於今尙在。晚往長沙。鑄鐘造像。所至方面。若草從焉。傾竭金貝者。兢兢業業。恐其不受。達任性造眞言。無華綺。據經引喻。篤勵物情。然其形服弊羸。殆不

可觀。外綜繁殷內堅理靜。傍觀沈伏似不能言。而指搗應附立有成遂。斯卽處煩不撓固其人矣。又爲西林閣成。尊容猶缺。復沿江投造修建充滿。故舉閣圓備。並達之功。大業六年七月晦日。舊疾忽增。七日倚臥。異香入室旋繞如雲。閣中像設並汗流地。衆見此瑞審達當終。官人檢驗具以聞奏。達神志如常。累以餘業。奄爾長逝。年八十七矣。

釋僧晃。姓馮氏。綿州涪城南昌人。形長八尺。顏貌都偉。威容整肅。動中規矩。而鷹眼虎身鵝行象步。聲氣雄亮志略宏遠。綱維法任有柱石焉。故使岷巴領袖咸所推仰。昔年在志學。文才博達。時共聲譽。嘗夢手擎日月太虛中坐。便晃然厭俗。欣慕出家。私卽立名爲僧晃也。父母未之許。拘械兩足牢繫屋柱。決意已絕誓心無改。不移旦夕鎖自然解。乃歎曰。夫志之所及也。山嶽以之轉。江河以之絕。城臺以之崩。瀛海以之竭。日月爲之潛光。須彌爲之崩頽。星辰爲之改度。嘉樹爲之藏摧。況復金木之與桎梏。奚足以語哉。二親顧其冥感。

任從道化。依彖法師出家受業。學通大小。夙夜匪懈。會梁末周初。佛法淆濫。行多浮略。迂誕毗尼。具具戒未閒。而超然異表。少能精苦。性自矜持。卒非師友所成立也。衆皆挹其神宇。密相高尚。及昇壇之後。偏攻十誦。數年劬勞。朗鑒精熟。研微造盡。彬鬱可崇。周保定後。更業長安。進學僧祇。討其幽旨。有難必究。是滯能通。又於曇相禪師稟受心法。觀道圓淨。由此彌開。又於開禪師方等行道。洞入時倫。無與相映。自此罕得而傳者。由多營福業勞事有爲。是以隱墜世不稱也。旣而遐邇諷德。聲聞天庭。武帝下敕。延於明德殿。言議開闡。彌遂聖心。乃授本州三藏。大隋啓祚。而委僧正。匡御本邑。而剛決方正。賞罰嚴肅。綿益欽風。貴賤遐奉。前後州主十有餘人。皆授戒香。斷惡行善。開皇十五年。又於寺中置頭陀衆僧事。蠲免以引墮者。仁壽已後。重率寺衆共轉藏經。周而復始。初不斷絕。供給贖錫。一出俗緣。皆昇指授。故福報所至。如泉不窮。僧業茂盛。方類推舉。以武德冬初。終於所住之振響寺。春秋八十五矣。初未終前。佛堂蓮花。

池自然枯竭。池側慈竹無故凋死。寺內薔薇非時發花。曄如夏月。衆以榮枯兩瑞。不無生滅之懷。德異常倫。故感應之所期耳。

釋住力。姓褚氏。河南陽翟人。避地吳郡之錢塘縣。因而出家焉。宿植勝因。早修慧業。甫及八歲出家學道。器宇凝峻。虛懷接悟。聲第之高。有聞緇俗。陳中宗宣帝。於京城之左造秦皇寺。宏壯之極。罄竭泉府。迺敕專監百工。故得揆測指搗。面勢嚴淨。至德二年。又敕爲寺主。值江表淪亡。僧徒乖散。乃負錫遊方。訪求勝地。行至江都。乃於長樂寺而止心焉。隋開皇十三年。建塔五層。金盤景輝。峩然挺秀。遠近式瞻。至十七年。煬帝晉蕃。又臨江海。以力爲寺任。繕造之功。故也。初。梁武得優填王像。神瑞難紀。在丹陽之龍光寺。及陳國云亡。道場焚毀。力乃奉接尊儀。及王謚所得定光像者。並延長樂身心供養。而殿宇褊狹。未盡莊嚴。遂宣導四部王公黎庶。共修高閣。並夾二樓。寺衆大小三百餘僧。咸同喜捨。畢願締構。力乃勵率同侶二百餘僧。共往豫章刊山伐木。人力旣壯。規模

所指妙盡物情。卽年成立。制置華絕。力異神工。宏壯高顯。挺冠區宇。大業四年。又起四周僧房。廊廡齋廚倉庫備足。故使衆侶常續斷緒無因。再往京師。深降恩禮。還至江都。又蒙敕慰。大業十年。自竭身資。以栴檀香木。模寫瑞像。並二菩薩。不久尋成。同安閣內。至十四年。隋室喪亂。道俗流亡。骸若萎朽。充諸衢市。誓以身命守護殿閣。寺居狐兔。顧影爲儔。啜菽飲水。載離寒暑。雖耆年暮齒。而心力逾壯。泥塗墮落。周巾火燒。口誦不輟。手行治葺。賊徒雷泣。見者哀歎。往往革心。相佐修補。皇唐受命。宏宣大法。舊僧餘衆。並造相投。邑屋雖焚。此寺猶在。武德六年。江表賊帥輔公祐。負阻繕兵。潛圖反叛。凡百寺觀。撤送江南。力乃致書再請。願在閣前燒身。以留寺宇。祐僞號尊稱。志在傾殄。雖得其書。全不顧遇。力謂弟子曰。吾無量劫來。積習貪愛。不能捐捨。形命以報法恩。今欲自於佛前取盡決。不忍見像。濟江河。可積乾薪。自燒供養。吾滅之後。像必南渡。衣資什物。並入尊像。泣服施靈。理宜改革。便以香湯沐浴。跏趺面西。引火自

焚卒於炭聚。時年八十。卽武德六年十月八日也。命終火滅。合掌凝然。更足闌維一時都化。初力在佛前焚時。羣鵲哀鳴。其聲甚切。右邊七市方始飛去。及身沒後像果南還。殿閣房廊得免煨燼。法寶僧衆如疇昔焉。門人慧安智蹟者。師資義重甥舅恩深。爲樹高碑於寺之內。東宮庶子虞世南爲文。今像還歸於本閣云。

釋智興。俗緣宋氏。洛州人也。謙約成務厲行堅明。誦諸經數十卷。並行法要。偈數千行。心口相師不輟昏曉。住禪定寺。今所謂大莊嚴也。初依首律師隨從講會。思力清徹同侶高之。徵難鱗錯詞鋒驚挺。又能流靡巧便不傷倫次。時以其行無諍也。大業五年仲冬。次掌維那。持鐘所役。奉佩勤至僧徒無擾。寺僧三果者。有兄從帝南幸江都。中路亡沒。初無凶告。忽通夢其妻曰。吾行從達於彭城。不幸病死。生於地獄。備經五苦。辛酸叵言。誰知吾者。賴以今月初日。蒙禪定寺僧智興鳴鐘發聲。響震地獄。同受苦者一時解脫。今生樂處思報。

其恩。可具絹十疋奉之。並陳吾意。從睡驚覺怪夢所由。與人共說。初無信者。尋又重夢。及諸巫覡咸陳前說。經十餘日凶問奄至。恰與夢同。果乃奉絹與之。而興自陳無德。並施大衆。有問興曰。何緣鳴鐘乃感斯應。興曰。余無他術。見付法藏傳。鬪膩吒王劍輪停事。及增一阿含鐘聲功德。敬遵此轍。苦力行之。每冬登樓寒風切肉。僧給皮袖用執鐘槌。余自厲意露手捉之。嚴寒裂肉掌內凝血。不以爲辭。又至諸時鳴鐘之始。願諸賢聖同入道場。然後三下。將欲長打。如先致敬。願諸惡趣聞此鐘聲。俱時離苦。如斯願行志常奉修。豈唯微誠遂能遠感。衆服其言。以貞觀六年三月。遘疾少時自知終日。捨緣身資召諸師友。因食陳別。尋卒莊嚴。春秋四十有五。葬於杜城窟中。弟子善因。宗師戒範講四分律。誦法華經。冥神福慧著聞京邑。

釋道積。河東安邑人也。俗姓相里。名梓材。旣蒞玄門更名道積。其先蓋鄭大夫子產之苗裔矣。昔子產生而執拳。啓手觀之。文成相里。其後因而氏焉。又

宣恢廓有大志。好學該富。宗尙嚴君。積早習丘墳。神氣爽烈。年至二十將欲出家。未知所適。乃遇律師洪湛。見而異之。卽爲繫落。晦迹雙巖。又依法朗禪師希求心學。絕影三載不出山門。然爲幽證自難。聖教須涉。開皇十三年。辭師環鉢周行採義。路經滄海。冀就遠行寺普興法師。尋學涅槃慶所未聞。乃經四載。清通三事。爲門學所推。至十八年入於京室。依寶昌寺明及法師諮習地論。又依辯才智擬法師攝大乘論。於十義熏習六分。轉依無塵唯識。一期明悟。仁壽三年。又往并州武德寺沙門法稜所。聽採地持。故得十法三持畢源斯盡。四年七月。楊諒作亂。遂與同侶素傑諸師。南旋蒲坂。旣達鄉壤。法化大行。先講涅槃後數攝論。並諸異部。往往宣傳。及知命將鄰。偏宏地持。以爲誡勸之極。持是開心之要論也。故成匠道俗並潤。朱藍結宗。慈訓遠近通洽。而深護煩惱重慎。譏疑。尼衆歸依。初不引顧。每謂徒屬曰。女爲戒垢。聖典常言。佛度出家。損滅正法。尙以聞名汗心。況復面對無染。且道貴清顯。不參非濫。俗重遠嫌。

君子攸奉。余雖不逮請遵其度。由此受戒教授沒齒未登。參謁諮請不聽入室。斯則骨梗潔已。清貞高蹈。河東英傑莫與同風。先是沙門寶澄。隋初於普救寺創營大像百尺。萬工纔登其一。不卒此願而澄早逝。鄉邑耆艾請積繼之。乃惟大像之未成也。且引七貴而崇樹之。修建十年彫粧都了。道俗慶賴欣喜相並。初積受請之夕。寢夢崖傍見二師子。於大像側連吐明珠。相續不絕。既覺惟曰。獸王自在。則表法流無滯。寶珠自涌。又喻財施不窮。冥運潛開。功成斯在。卽命工匠。圖夢所見於彌勒大像前。今猶存焉。其寺蒲坂之陽。嵩高華博。東臨州里南望河山。像設三層巖廊四合。上坊下院赫奕相臨。園禮田蔬周環俯就。小而成大。咸積之功。搗空樹有。皆積之力。而弊衣蔬食輕財重命。普救殷瞻追靜歸閑。爲而不恃卽處幽隱。天懷抗志頓絕人世。不令而衆自嚴。不出而物自往。僕射裴玄眞寵居上宰。欽其令聞頻贈香衣。刺史杜楚客。知人之重。造展求法。其感動柔靡皆此類也。往經隋季擁閉。河東通守堯君素。鎮守荒城偏師

肆暴。時人莫敢竊視也。欲議諸沙門登城守固。敢諫者斬。玄素同憂無能忤者。積憤歎內發不顧形命。謂諸屬曰。時乃盛衰法無隆替。天之未喪斯文在斯。且沙門塵外之賓。迹類高世。何得執戈擐甲爲禦侮之卒乎。遂引沙門道愨神素。歷階厲色而諫曰。貧道聞人不畏死。不可以死怖之。今視死若生。但懼不得其死。死而有益是所甘心。計城之存亡。公之略也。世之否泰。公之運也。豈五三虛怯而能濟乎。昔者漢欽四皓。天下隆平。魏重干木。舉國大治。今欲拘繫以從軍役。反天常以會靈祇。恐納不祥之兆耳。敢布腹心願深圖之。無宜空肆。一朝自傾。於後爲天下笑也。公若索頭與頭。仍爲本願。必縱以殘生逼充步甲者。則不知生爲何生。死爲何死。積陳此語傍爲寒心。素初聞諫重積詞氣。但張目直視曰。異哉斯人也。何乃心氣若斯之壯耶。因捨而不問。果詣積陳懺。堯素以殺戮無度騁其毒心。加又舉意輕陵。雖當時權寢。而禍作其兆。卒爲城人薛宗所害。自積立性剛果志決不迴。遇逢瞋忿動爲魚肉。旣出家後。訶責本

緣。挫拉無情。轉增和忍。歲登耳順。此行彌隆。習與性成。斯言不爽。以貞觀十年九月十七日。終於本寺。春秋六十有九。初積云疾的無所苦。自知卽世。告門人曰。吾今七十有五。卒今年矣。其徒曰。師六十九矣。何遽辭邪。告曰。死生法爾。吾不懼也。且老僧將年七十。刺史貌吾增爲六歲。故其命在旦夕。宜深剋勵。視吾所行。又曰。經不云乎。世實危脆無牢強者。去終三日鐘不發聲。逝後如舊衆咸哀歎。

釋德美。俗姓王。清河臨清人也。年在童稚。天然樂善。口中所演恆鋪讚唄。擁塵聚戲必先影塔。每見形像生知禮敬。由是親故密而異之。知非紹續之胤也。任從師學。十六辭親投諸林野。廣訪名賢用爲師傅。年至十九方蒙鬢落。謹敬謙恪專思行務。雖經論備閱而以律要在心。故四分一部薄通宗系。追求善友無擇遐邇。潔然自厲不羣非類。開皇末歲。觀化京師受持戒檢。禮懺爲業。因往太白山。誦佛名經一十二卷。每行懺時誦而加拜。人以其總持念力功格涅

槃。太白九隴先有僧邕禪師。道行僧也。因又奉之而爲師導。從受義業。亟染暄涼。後還京輦。住慧雲寺。值靜默禪師。又從請業。默卽道善禪師之神足也。善遵承信行。普功德主。節約形心。不衣皮帛。默從受道。聞見學之望重京都。偏歸俗衆。美依承默。十有餘年。三業隨從。深相器待。所以每歲禮懺。將散道場。法期七日。苦加勵勇。萬五千佛。日別一遍。精誠所及。多感徵祥。自爾至終。千有餘遍。故默之宏獎福門。開悟士俗。廣召大衆。盛列檀那。利養所歸。京輦爲最。積而能散。時又彌重。常於興善。千僧行道。期滿。驟奉人別十緘。將及散晨。外赴加倍。執事懼少。依名付物。默聞告曰。何有此理。不成僧義。如若約截。凡聖難知。但當供養。不慮虛竭。庫先無貯物。出散晨。及設大會。七衆俱集。施物山積。新舊咸充。時又欽之。謂其志大而致遠。故使靈祇冥助也。不然。誰能覩斯不懼耶。故自開皇之末。終於大業十年。年別大施。其例咸爾。默將減度。以普福田。業用委於美。美頂行之。故悲敬兩田。年常一施。或給衣服。或濟餼糧。及諸造福處多。

有匱竭。皆來祈造通皆賑給。又至夏末。諸寺受益。隨有盆處皆送物往。故俗所謂普盆錢也。往往禪定斯事無殆。大業末歲。夏召千僧七日行道。忽感異人形服率然。來告美曰。時既炎熱。何不打餅以用供養。美曰。麵易辦也。人多餅壞。何由可致。便曰。易可辦耳。先搜二十斛麵。作兩日調。餅不壞也。卽隨言給。但云多辦甕水槽多貯冷水。明日將設。半夜便起打麵搥案。鼓動人物。僧俗聚觀驚亂眼耳。須臾打切麵已。將半命人煮之。隨熟內水。自往攪之。及明行餅。皆訝堅韌。抽拔難斷。千人一飽咸共欣泰。試尋匠者通問失所。餘有槽甕中餅。日別供僧。乃盡限期一無爛壞。合衆悲慶感通斯應。武德之始。創立會昌。又延而住。美乃於西院造懺悔堂。像設嚴華堂宇宏麗。周廊四注複殿重敞。誓共含生斷諸惡業。鎮長禮懺潔淨方等。凡欲進具必先依憑。蕩滌身心方登壇位。又於一時所汲浴井忽然自竭。徒衆駐立無由洗懺。美乃執爐臨井。苦加祈告。應時泉涌。還同恆日。時共宗焉。所畜舍利藏以寶函。隨身所往必齎供

養。每諸起塔祈請散之。百粒千粒隨須而給。精苦所感隨散隨滿。由是增信彌隆。勤懇不絕。又年經秋夏。常行徒跣。恐蹈蟲蟻。慈濟意也。或行般舟。一夏不坐。或學止過。三年不言。或效不輕。通禮七衆。或同節食。四分之一。如斯禤行其相紛綸。卽自略舒尤難備舉。生常輟想專固西方。口誦彌陀。終於盡命。以貞觀十一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合掌稱佛卒於寺院。春秋六十三矣。乃送於南山鷓鳴阜。後又收骸於榿梓谷起塔。弟子等樹碑於會昌寺。侍中于志寧爲文。又京邑沙門曇獻者。亦以宏福之業功格前賢。身令成範衆所推揖。所造福業隨處成焉。故光明寶閣冠絕寰中。慈悲佛殿時所驚異。人世密爾故不廣焉。

釋慧胃。姓王。蒲州蒲坂人。少在道門樂崇福事。受具已後師表僧祇。及至立年又專禪誦。曉夕相繼偏重法華。後住京邑清禪寺。草創基構並用相委。四十餘年初不告倦。故使九級浮空重廊遠攝。堂殿院宇衆事圓成。所以竹樹森繁

園圃周遶。水陸莊田倉廩碾磑。庫藏盈滿莫匪由焉。京師殷有無過此寺。終始監護功實一人。年至耳順便辭僧任。衆以勤劬經久。且令權替。及於臨機斷決。並用諮詢。寺足淨人無可役者。乃選取二十頭。令學鼓舞。每至節日設樂像前。四遠同觀以爲欣慶。故家人子女接踵傳風。聲伎之最高於俗里。遇患極困自然知卒。香湯沐浴正理衣襟。曰吾有小罪須加重病。事由營造搨擊故也。至於終晨。言氣不昧。告弟子曰。酬債了矣。吾其去矣。尋聲而卒。春秋六十有九。卽貞觀初年也。乃露骸收葬。爲起方墳。就而銘之。時京邑會昌有沙門法素者。倜儻不倫。操業奇卓。雅爲衆怪。本師智顛專行勸福。昔在江表。遊適所至皆設萬人大會。夜告機竟明卽成辦。此例非一。隋末東都嬰城自固。飢骨相望有若塊焉。嘗有金像二。一纏各長一丈。素不忍見斯窮厄。取一鎔破。糶米作糜餒諸餓者。須臾米盡。又取欲壞。時沙門辯相。與諸僧等拒諍不與。素曰。諸大德未知至理也。昔如來因地爲諸衆生。尙不惜頭目髓腦。或生作肉山。或死作

大魚。以濟飢餓。如何成果。復更貪惜化形。必不然矣。素今身肉堪者亦所不惜。大德須知。今此一像若不惠給衆生。城破之後亦必從毀。則墜陷多人。何如素今一身當也。衆不許之。及僞鄭降日。像先分散。如其言焉。然其言行譎詭。險而難遵。其例不一。後入京室。卒會昌寺。

釋智通。姓陳。住梓州。八歲出家。爲正道法師弟子。後誦法華並講在牛頭山。善持威儀奉戒貞苦。降伏黃老士女。奏章必杖之五十。遠近皆憚。寺宇成就。惟其經始。合衆畏懾無蓄私財者。常有雙鵝依時聽講。講百餘遍兩度放光。至貞觀二十三年十月十三日告衆。吾造山寺可用十萬貫。恨未用備。今便永別。言訖而卒。春秋九十七矣。小食時終。合寺房堂皆動而作白色。經一食頃。

釋慧震。姓龐。住梓州通泉寺。身長八尺。後聽高師三論。大領玄旨。福力所被。蜀部遙推。高之還南。得袈裟三百領以贈路首。每年正月轉藏經。千人袈裟奉施無闕。常宏三論聽衆百餘。忽於高座似悶見人。語曰。西山頭好造大佛。旣

覺下座。領衆案行。中堪造像兩邊泉流。卽命石工鑄鑿坐身。高百三十尺。貞觀八年。周備成就。四面都集。道俗三萬慶此尊儀。其像口中放大白光。遠近同奉。先有一馬自行五百里。曾經入陣。餘馬並死。唯此得還。至十四年七月。忽自嘶鳴。不食三日。震聞毛豎。有一異僧名爲十力。語震曰。馬與主別。主當先行。來年正月十五日。日正中時應入涅槃。法師須散財物。無留於後。於身何益。言已而隱。莫知其由。先造藏經。請僧常轉開大施門。四遠悲敬來者皆給。至終年初又請衆僧。讀經行道作三七日。俗緣昆季內外皆集。至於八日香氣鬱勃充滿寺中。傾邑道俗共聞異香。捨散山積。至十五日氣猶不歇。從旦至午。寺內樹木土地皆生蓮華。衆觀奇瑞知其卽世。震曰。嘉相已現不容待滿。便行臘施。早食訖手執香爐。繞廬舍那三匝。還於佛前胡跪正念。大眾滿堂。不覺已逝。春秋六十有六。停喪待滿香氣猶存。兄弟三人各捨五十萬。於墓所作僧德施及以悲田。作石塔高五丈。龕安繩牀。扶屍置上。經百餘日猶不委仆。

道俗萬餘悲泣相繼云耳。

釋慧雲。姓王。太原人也。遠祖避地止於九江。弱年樂道。投匡山大林寺沙門智鍇而出家焉。鍇亦標領當時。有聲出世。而雲慷慨時俗。精厲歸從。故得獨異恆倫。不拘物累。致有大節大務。偏所留心。時年二十有五。有達禪師者。江淮內外所在興造。事力不遂。咸來祈請。雲爲寺廟毀壞。故致邀延。達不許之。雲以來告不申。便陳死請。委身在地。涕泗滂沱。流迸塗漫。滿五尺許。又以頭叩地。青腫覆眼。加諸誓願曰。若不蒙赴。雲亦投江。達見其意盛。欬然迴意。雲卽前告道俗。所在迎候。被草望山。行不由徑。路值羣虎。不暇駐目。延達至山頂。有經始泝流諸處。檢校功德。時屬嚴冬。冰擁船路。崩砂頽結。屢阻舟人。雲乃急繫衣裳。破冰挽纜。腰胯已下。凌澌截肉。流血凝住。不覺疲苦。自此船行三百餘里。方登所在。其懇誠難繼。並例此也。隋季末齡。中表賊亂。有林士宏者。結衆豫章。僞稱楚帝。僞尙書令鄱陽胡秀才。親領士衆。臨據九江。因咸發心。欲寫

廬山東林文殊瑞像。盡所鎮境訪監護者。道俗僉議。以雲有出衆之奇。雅當此選。鑪錘旣辦。便就鎔範。光儀乃具。唯頸及脇兩處有孔。時衆未之悟也。其年秀才僞敕所追。有像色金百二十兩。盛以竹筒。雲以賊徒蜂起。無方守護。並用付才。又以念誦銅珠一環。遺才爲信。行至宮亭。軍士乞福。才得便風。舉帆前引。於江中路遭浪船沒。財物蕩盡。唯人達岸。才諸無所恨。但恨失像色金。煩冤江畔。吁嗟不絕。誓願不成。深爲業也。須臾金筒隨浪逆流。並遺銅珠。前後相繼。汎汎隱隱向岸。就才。旣獲色金。舉衆同叫歡欣。無量。計彼沒處。至所出岸。三十餘里。重而能浮。逆波相授。軍民通怪。驚異靈感。及才之遇害也。刃開頸脇。恰符像焉。初才之欲擊賊。以金用委叔父曉禪師。及楚都旣覆。羣寇交侵。曉用弊布裹金。擔以避難。不免爲賊所奪。旣失像金。取求無計。尋有賊中來者。盜金投曉。俱不知是金擔也。曉得本金。委雲成就。光相超挺。今在山閣。初鑄像時。有李五戒者。私發願曰。若鎔金日。誓然一臂。雲爲模樣早成。遂前期日。李氏不

知己鑄。乃夢像曰。汝先願然臂。如何違信邪。李氏夢寤。因始知之。卽於像前以刀解臂。蠟布纏骨而燒焉。又感徵應。略其事也。雲以江水成紆。頻逢草竊。經論乃積。而戒律未去。遠趣帝京躬參學府。值首律師當隅開化。大適本志悲喜交并。採撥行務有聞朝省。下敕令住宏福。而形貌長偉。骨面多髻。言語成章。衆所知識。偏能讀誦。頗盛威容。故齋福大集。恆居坐首。羣公卿士側席虛心。一舉五卷須臾尋了。未聞喇噎。莫不嘉尙。然其程器。卽目故略敘之。

論曰。夫住持之相。其例乃多。包舉精博要唯二種。道法宏世。則靜倒絕其生源。相法所持。則導昏開其耳目。宗途旣闡。萬代奉其風規。雖或中微。終亦依之成則。昔如來創化。寺開須達之源。塔現古今。初唯積土之漸。沿斯已後福事彌隆。無憂之碣林繁。有信之園星布。自摩騰入洛。其相先揚。建寺以宅僧尼。顯福門之出俗。圖繪以開依信。知化主之神工。故有列寺將千繕塔數百。前修標其華望。後進重其高奇。遂得金刹干雲。四遠瞻而懷敬。寶臺架迥。七

衆望以知歸。並宏道之初津。攝度之權術也。至如引風治闇。出慧達之深誠。傳聲停毒。實智興之通感。僧明志開遺寄。僧晃操動幽明。達公因涪水而集材。美上假冥聖而陳供。慧雲貞烈。黃金以之不沈。道積抗言。百刃由斯不拔。若斯監護。不蔑由來。然則經理衆事。論陳退沒。並由志節素少。情非巧能。致涉艱遠。便虧誓願。功敗垂成。義當斯也。昔如來在世。躬治院門。大集僧務。非聖不履。迦葉之營五寺。恆預蹋泥。目連之任月直。常供掃地。是以福事之來。導引逾遠。下凡祖習。故是常科。而頃世墮窳。每多欺負。覩塗塔爲庸夫。謂引材爲豎伍。出道無宜行施。入俗有絕清心。斯語不倫。殊乖正則。故天報爲貴。尙行乞於人閒。聖果爲高。猶被餓於僧部。斯徒衆矣。略舉可知。是以福智二嚴。空有兩諦。大經大論。盛引綱猷。卽可師承。難爲排斥。且自世有諸福。其流多襍。倚傍了經。陳揚疑僞。隋祖開皇之始。釋教勃興。眞僞混流。恐乖遺寄。乃敕沙門法經。定其正本。所以人中造作五百餘卷。同並燔之。餘不盡者。隨方閒

出。比諸經藏唯錄正本。通數則有三千餘卷。已外別生襍集。並不寫之。至於疑僞時復抄錄。斯由未曾陶鍊故致此涉疑。試爲論之。至如藥師行事。源出宋朝。比用在疑。頗存沿俗。隋煬洛水彥琮所翻。義節全同。文鋪少略。斯則梵本有據。祈福之元宰也。但以世惟相有。非相何以曉心。大聖逗機。任物而敷此要。如說行者必致禳除。恐涉懷己自虧名實。故彼文云。口爲說空。行在有中。誠言得矣。或有精專懇苦厚供彌隆。而所祈無應者。則往業堅明。定須酬償。故文云。唯除宿殃餘則可脫。然則業無永定。皆可轉除。任業增生。無成聖義。故經明懺。止約內心。有愧則亡。無慚斯有。三報輕重具顯涅槃。六根渣薄亦陳實觀。是知宿殃不請。例是別時。通諸理教義須隱括。又有普賢別行金光懺。名歸清衆事乖通俗。比有行事執著者多。遍吉雖來皆舒法利。故彼文云。諸業障海從妄想生。還須體妄。乃傾前業。今則緣念彼此。我所兩存。倒想愈增。故難遭聖義應。塵無以表達真。識有以明通俗。在凡下位行漸若斯。順舊

常熏理非筌悟。梁初方廣。源在荆襄。本以厲疾所投。祈誠悔過。哀茲往業悲慟。酸涼。能使像手摩頭。所苦欬然平復。因疾相重。遂廣其塵。乃依約諸經。抄撮成部。擊聲以和。動發恆流。談述罪緣。足使汗垂淚寫。統括福慶。能令藏府俱傾。百司以治一朝。萬化唯通一道。被時濟世。諒可嘉之。而恨經出非本。事須品藻。六根大懺。其本唯梁。武帝親行。情矜黔識。故文云。萬方有罪。在予一人。當由根識未調。故使情塵濫染。年別廣行。捨大寶而充僮僕。心力所被。感地震而天降祥。是稱風靡鬱成恆則。有陳真觀。因而廣之。但爲文涉菁華。心行頗淡。原夫懺悔之設。務在專貞。欲使肝膽露於衆前。慚愧成於卽日。固得罪終福始。言行可依。如文宣之製淨住。言詞可屬。引經教如對佛。述厭欣如寫面。卷雖三十。覽者不覺其繁。文乃重生。讀人不嫌其廣。世稱筆海。固匪浮言。又有妄讀懺文。行於悔法。罪事叢襍。不解位以十條。因構煩拏。未知本於三惱。浪誦盡紙。昏憤通於自他。爲師難哉。墮負歸於彼此。如斯遺累。未曰清

澄。因約前論薄爲准的。六道慈憐。源亦同前。事在歲終方行此禮。道別開奠。海陸之味畢陳。隨趣請祝。慈悲之意宏矣。原夫。六道至果。趣別重輕。人含十等之差。餘則舉例可悉。阿含所述入處鬼道。有親供祭心生隨喜。心喜身飽故曰充饑。非由供福業令自受。以正法義。理有所從。無有自作他人受果。斯則目連飯母事也。自外五趣報局所收。隨報位隔無由通給。今則道別陳奠。恐非臨饗。然又報得諸通。事含生趣。不妨他心徹視。待會而從祭醑。自此已外其例難收。或度星安宅。決明罪福。占察投輪懷疑結線。同歸淺俗未入深經。然罪積由來福興伊始。俱唯妄想而善卦難諧。愚凡所履諒參其用。又有不揆分量登冒聖賢。端然思道。剋成位地。此並想心懷道。不識道是妄心。知妄思心不起。有起實歸唯識。識心達俗。知何不爲。用此投輪。應分業相。又有方等佛名般舟。誦呪多以夢王表淨。准此用顯澆漓。且夢唯冥妄想。像尙取依憑。況在現輪。舉擲其心可准。若夫惑業所起。梯構有因。惑必違理而生。故懺務觀其理。業生依

事而起。故懺還須緣事。悔必勤身營構。慚愧爲其所宗。理悔必析破我人。知妄是其大略。並如別錄。悔法度之。是知釋宗一化。大較三門。若樂罪時須宏福事。因修福故便起想著。則應破遣。教思理觀。如斯易奪集業可期。若滯此三全乖教意。惟夫大聖垂世。未欲增生。福順情欣。還資故習。義須思擇。斷結入道。斯言極矣。世不達者。以福爲道。耽附情纏用爲高勝。正是戒見二結所收。我倒常行。何能遣縛。是以通人。審權實之有從。達界繫之無爽。明惑性之重輕。曉分量之優劣。莫不以罪障天人。一向須捨。福爲有基雖行不著。由諸八禪滯情六度不淨事觀及世順善。皆爲有法。大論明言計並封心。故非道業。至如色有初定。凡聖通行。非想極居。無生不止。終乖出要未靜輪迴。但爲封迷不厭故也。況以亂善用充靜業。有識聞之足爲殷鑒。流俗儒素尙捐固我之心。但謂我能行之。故非清蕩所攝豈得心用浮動。觸境增迷妄計爲道。一何可笑。復聞。福爲有本潛神不修。身行處世何能無事。事涉罪福理必通知。且如衣食

四資。無時不假。佛制取納。惟依觀門。輕侮對治。斯誠罪也。奉勸勤行。斯誠福也。謂我能行。便成違理。我不能行。又是違事。違事則業繫三途。違理則福纏諸欲。在凡使性何能靜心。入上正見方傾苦趣。故知因修世相知何不爲。唯勤觀用漸當缺有。不爾沈淪還歸無始。伊我同舟可不勉哉。

高僧傳二集卷第三十九終

高僧傳二集卷第四十

唐釋道宣撰

禰科聲德篇第十

正傳十二人
附見八人

陳揚都光宅寺釋慧明傳一

高齊鄴下沙門釋道紀傳二

隋京師定水寺釋法稱傳三

智曇

杭州靈隱山天竺寺釋眞觀傳四

蔣州栖霞寺釋法韻傳五

東都慧日道場釋立身傳六

慧寧

廣壽

西京日嚴道場釋善權傳七

法綱

東都慧日道場釋智果傳八

智薰

玄應

京師日嚴道場釋慧常傳九

道英

神爽

唐京師玄法寺釋法琰傳十

京師定水寺釋智凱傳十一

京師法海寺釋寶巖傳十二

釋慧明。不知何許人。儀貌像胡。故世以胡明爲目。然其利口奇辯鋒涌難加。摛體風雲銘目時事。吐言驚世聞皆諷之。後乃聽採經論。傍尋書史。拮拾大旨不存文句。陳文御世多營齋福。民百風從其例遂廣。衆以明騁銜唇吻機變不思。諸有唱導莫不推指。明亦自顧才力有餘。隨聞卽舉。牽引古今包括大致。能使聽者欣欣恐其休也。宣帝在位大建五年。將事北征觀兵河上。已遣大都督程文季等。領軍淮浦與齊對陣。雄氣相傾。帝甚憂及。乃於太極殿中命龜卜之。試挂腹文颯然長裂。君臣失色爲不祥也。卽請百僧。齋時一會。臨中倉卒。未測所由。及行香訖乃陳卜意。明抗聲敍致又述緣曰。卜征龜破。可謂千里路

通。既其文季前鋒。豈不一期利捷。時以爲浮飾也。至四月中。次大小岷與齊大戰。俘虜援兵二十餘萬。軍次樵合。呂梁彭越前無橫陣。故下敕云。今歲出師薄伐邊服。所獲梁土。則江淮二百許城。東西五千餘里。然龜腹長文號千里也。遠驗明言宛同符契。故明承此勢。爲業復隆。偏意宗猷。達悟登白者。其量宏矣。莫測其終。

釋道紀。未詳氏族。高齊之初。盛宏講說。然以成實見知。門學業成分部結衆。紀用欣然。以教習之功。成遺業也。天保年中。秋初立講。紀引衆首。出鄴城南。彼舊門人又引衆入。正於閭側欵爾相值。紀曰。卿從何來。乃殊無禮也。如何師範輒抗拒耶。既不傾屈。理宜下道。彼曰。法鼓競鳴。利建斯在。聲榮之望。師資焉有。紀何不答。自爲下道出於城外。迴首告其屬曰。吾講成實積三十載。開悟正道望有功夫。解本擬行斯遺誠也。今解而不行還如根本不解矣。徒失前功終無後利。往不可追來猶可及。請並返京。吾當別計。乃退掩房戶。廣讀

經論。爲彼士俗而行開化。故其撰集名爲金藏論也。一表七卷。以類相從。寺塔旛燈之由。經像歸戒之本。具羅一化大啓福門。論成之後。與同行七人出鄴郊東七里而頓。周匝七里。士女通集。爲講斯論。七日一遍。往必荷擔不恥微行。經書塔像爲一頭。老母掃帚爲一頭。齊佛境內有塔斯掃。每語人曰。經不云乎。掃僧地如闔浮。不如佛地一掌者。由智田勝也。親供母者。以福與登地菩薩齊也。故其孝必性瀉深。爲之縫補衣著食飲。大小便利必身經理。不許人兼。有或助者。紀曰。吾母也。非他之母。形骸之累並吾身也。有身必苦。何得以苦勞人。所以身爲苦先。幸勿相助。因斯以勵道俗。從者衆矣。又復勸人奉持八戒。行法社齋不許屠殺。所期既了。又轉至前。還依上事周歷行化。數年之間。遶鄴林郊。奉其教者十室而九。有同侶者故往候曰。比行化俗。何如道耶。紀曰。彼講可追。今則無悔。既往不答。知復何言。後遭周氏吞併。玄教同廢。嗚呼。嗟俗壤每崇斯業。及開法始更廣其門。故彼論初云邪見者是也。所以世傳。何

隱論師造金藏論。終唯紀也。故改名云。然其所出抄略正文。深可依准。後不測其終。

釋法稱。江南人。誦諸經聲清響動衆。陳氏所化舉朝奉之。又善披導卽務標奇。雖無希世之明。而有隨機之要。隋平南服。與白雲經師。同歸秦壤。住興善寺。每引內禁。敍論正義。開納帝心。卽敕正殿常置經座。日別差讀經。聲聲不絕。聽覽微隙卽問經旨。遂終昇遐。晚住定水。與雲同卒。俱八十餘。仁壽年也。時有智雲。亦善經唄。對前白者。世號烏雲。令望所高聲飛南北。每執經對御。響震如雷。時參哀轉。停駐飛走。其德甚衆。秘不泄之。故無事緒可列。又善席上談吐驚奇。子史丘索都皆諳曉。對時引挽如宿搆焉。隋煬在蕃。彌崇敬愛。召入慧日把臂朋從。欣其詞令故也。年登五十卒於京師。王悲惜焉。數日不出。廣爲追福。又教沙門法論爲之墓誌。見於別集。

釋真觀。字聖達。吳郡錢塘人。俗姓范氏。祖延蒸給事黃門侍郎。父兌通直散

騎常侍。母桓氏溫良有德。嘗悱憤無胤。潔齋立誓。誦藥師觀世音金剛般若。願求智子紹嗣名家。時獻統所圖迦毗羅王者。在上定林寺。巨有靈異。躬往祈禱。刻寫容影。事像若眞。依藥師經七日行法。至於二夕覺遊光照身。自爾志性非恆。言輒詣達。豈非垂天託人寄范宏釋者也。及其誕育。奇相不倫。左掌仙文右掌人字。口流津液充潤榮府。從幼至終未嘗患渴。故體膚光偉雖老不衰。舌文交加狀如羅綺。故得含章蘊辯開神明晤。又聲韻鐘鈴。捷均風雨。其見聞者莫不小有大概。五歲能蔬齋。或登衣篋。或執扇箒。戲爲談講。八歲通詩禮。和庾尙書林檎之作。十六儒道羣經。柱下河上無所遺隱。時又流涉碁琴。暢懷文集。日新月異。師友驚忻。嘗共友人逍遙津渚。有善相者迎而拜曰。年少當爲大法師。後卽專誦淨名般若。志存入道。伺機承色。二親弗許。乃迦毗降夢。子欲開籠。勿令在網。此非黠慧。父母咸開心隨喜。啓敕降言並賜衣鉢。義興生法師行潔小震。躬爲翦落。大德貞律師道諶雲陽。請任和尙。研思

十誦一遍能述。又從華林圓法師受成實論。十遍十覆超振前標。自謂解成。可
墳以行也。始誦法華。日限一卷。因斯通夢。汝有大根忽守小道。深可惜也。遂
往興皇聽摩訶衍。質疑明難唐突玄門。朗公精通綽然復加脂粉。吾出講八年。
無一問至此。能使妙義開神。真吾師矣。仍從北面數載研尋。開善大忍法師。
匿影鍾山遊心方等。將欲試瞻先達問津高士。因操桴扣寂用程玄妙。乃歎曰。
龍樹之道方興東矣。辯勇二師當途上將。頻事折關亟經重席。時人語曰。錢塘
有真觀。當天下一半。沙門洪偃。才邁儒英。鉤深釋傑。面相謂曰。觀高多智。
耳白有名。我有四絕爾具八能。謂義導書詩辯貌聲某是也。由此王公貴游多
所知識。始興王東臨禹井。請以同行。於時興皇講筵。選能義集。觀臨途旣促。
咸推前次。旣登高座開二諦宗。旨並縱橫一言冰泮。學士傅緯在席嗟曰。三千
稱首七十當初。是上人者當爲酬對。金陵道俗見知若此。旣達東夏住香嚴寺。
講大涅槃。四方義集復增榮觀。興皇又三追曰。吾大乘經論。略已宏通。而燕

趙齊秦。引領翹足。專學雖多。兼該者寡。宜速反東蕃法門相寄。於斯時也。征周失律。朝議括僧。無名者休道。觀乃傷迷。歎曰。大利利居士皆植福田富強。黎庶斯小造罪貧弱。欲茂枝葉反剋根本。斯甚惑矣。人皆惜命偷生。我則亡身存法。乃致書僕射徐陵。文見別集。陵封書令奏。帝懷然動容。括僧由寢。據斯以言。非但梁柱佛法。亦乃明略佐時矣。江夏王出鎮于越。復請同行。朗師吞咽。良久言曰。能住三年。講堂相委。復屬英王尙法利益深不可留也。仍於禹穴屢動法輪。特進杜稜。請歸光顯傳教學徒。及永陽鄱陽二王司空司馬消難。並相次海運。延仰浙東。故得塗香慧炬以業以煥。頂敬傾心盡誠盡節。天台智者名行絕倫。先世因緣敦猷莫逆。年臘既齊爲法兄弟。共遊秦嶺陵雲舊房。朝陽澄景。則高談慧照。夕陰匿彩。則深安禪寂。及智者徵上闕庭。觀便孤園敷說。大流法味。載廣俗心。永陽還京仰奏清德。舉朝僧正同請絲綸。遂逢祚終斯事便寢。隋祖尙法惟深。三敕勞問。秦王莅蕃。二延總府。皆辭以疾。確乎不就。齊王

晚迎江浦。躬伸頂禮。傳以香火。送還舊邑之衆善寺。開皇十四年。時極亢旱。刺史劉景安。請講海龍王經。序王旣訖驟雨滂注。自斯厥後有請便降。吳越宗仰其若神焉。縣西有靈隱山者。舊曰仙居。峯吐蓮花洞藏龍穴。信江東之秀嶽也。觀旣仁智內冥。山水外狎。共道安禪師頭陀石室。檀越陳仲寶。率諸同侶開藏拓基。構立精舍號南天竺。遂卽去邑還谷。栖止終焉。衆善講堂付門人玄鏡。鏡承瓶瀉相從不絕。及文宣造塔。形勝所歸不謀同集。取決於觀。乃指崔嵬高石可安塔基。雖發誠言孰爲可信。俛仰穿鑿洞穴自然。狀似方函。宛如奩底。天工神匠冥期若符。自爾在山常講法華。用爲心要。受持讀誦躬自書宏。五種法師於斯乎在。又持於經旨明練深趣。談吐新奇非尋紙墨。智思擊揚迴飛文外。又感盥洗遺滌。地不爲濡。事理異人。經之力也。臯亭神姓陳名重。降祝請講法華一遍。遺以錢物。又降祝。捨其廟堂五閒。爲衆善佛殿。據斯以言。感靈通供誠希有也。大業七年四月八日。司馬李子深。更延出邑。講大涅槃。

初出天竺。自標葬地。至現病品。夢見三人容服甚盛。把旛俱禮云。淨居遣迎。至六月六日以疾而臥。又夢與智者同輩。夾侍尊像。翼佛還山。覺已歎曰。昔六十二應終。講法華力。更延一紀。今七十四復致斯應。生期畢矣。卽集內衆。訓將來事曰。欲生善道。欲備神力。欲出生死。欲具佛法。宜須持戒修定學慧。宏通正法。勿令空過無所得也。爾日天台送書並致香蘇石蜜。觀覽書曰。宿世因緣最後信矣。命兩如意。一東向天台。一留西法志。諸襍服式吾眼自分。一還僧羯磨。二成第五僧施。嘗有人夢。飛殿來迎。沙門寶慧又聞空中伎樂。至七月七日中夜。跏趺而坐。盥漱整服曰。有人請講菩薩戒也。端坐怡然。不覺已滅。逝於衆善之舊寺。從子至午。心頂俱暖。身體柔軟。顏色不變。右手內屈三指。信宿流汗遍身。至四日移入禪龕。時屬流火。燄氣尙嚴。而儼若生存。實資神力。從此至二十五日。四方輻湊六縣同集。道俗公私一期咸萃。皆就屍手傳香表別。攀德號慕。悲起纏雲。追惟戒德。泣垂零雨。至於香華供獻。日有千羣。隨

次大齋開龜瞻奉。而色相光潔。眉毫更長。倍異生前。咸加奇歎。至二十六日。乃永寔於靈隱山。眞容掩方墳。寫狀留天竺。是日四部亘一由旬。香蓋成陰。幢旛蔽野。存亡榮慶。非可勝言。初觀聲辯之雄。最稱宏富。江表文國。莫敢爭先。自正法東流。談導之功。衛安爲其稱首。自爾詞人。莫不宗猷於觀。是知五百一賢代興有日。佛法榮顯。實賴斯乎。開皇十一年。江南叛反。王師臨弔。乃拒官軍。羽檄競馳。兵聲逾盛。時元帥楊素。整陣南驅。尋便瓦散。俘虜誅翦三十餘萬。以觀名聲。昌盛光揚江表。謂其造檄。不問將誅。旣被嚴繫。無由伸雪。金陵才士鮑亨。謝瑀之徒。並被擁略。將欲斬決。來過素前。責曰。道人當坐禪讀經。何因妄忤軍甲。乃作檄書。罪當死不。觀曰。道人所學。誠如公言。然觀不作檄書。無辜受死。素大怒。將檄以示。是你作不。觀讀曰。斯文淺陋。未能動人。觀實不作。若作過此。乃指擿五三處曰。如此語言。何得上紙。素旣解文。信其言也。觀曰。吳越韋竊出在庸人。士學儒流。多被擁逼。卽數鮑謝之徒三十餘人。並是

處國賓王。當世英彥。願公再慮。不有怨辜。素曰。道人不愁自死。乃更愁他。觀曰。生死常也。既死不可不知人。以爲深慮耳。素曰。多時被繫。頗解愁不。索紙與之。令作愁賦。觀攬筆如流。須臾紙盡。命且將來更與一紙。素隨執讀。驚異其文。口唱師來。不覺起接。卽命對坐。乃盡其詞。故賦略云。若夫愁名不一。愁理多方。難得覩縷。試舉宏綱。或種憂憤。或號酸涼。蓄之者能令改貌。懷之者必使迴腸。爾其愁之爲狀也。言非物而是物。謂無像而有像。雖則小而爲大。亦自狹而成廣。譬山嶽之穹隆。類滄溟之滉瀟。或起或伏。時來時往。不種而生。無根而長。或比煙霧。乍同羅網。似玉葉之晝舒。類金波之夜上。爾乃過遠道理。殊乖法度。不遣喚而輒來。未相留而慳住。雖割截而不斷。乃驅逐而不去。討之不見其蹤。尋之靡知其處。而能奪人精爽。罷人歡趣。減人顏容。損人心慮。至如荆軻易水。蘇武河梁。靈均去國。阮叔辭鄉。且如馬生未達。顏君不遇。夫子之詠山梁。仲文之撫庭樹。並恠惹於胸府。俱讚揚於心路。是以

虞卿愁而著書。束皙憑而作賦。又如蕩子從戎。倡婦闈空。悠悠塞北。杳杳江東。山川旣阻。夢想時通。高樓進月。傾帳來風。愁眉歇黛。淚臉銷紅。莫不感悲枕席。結怨房櫳。乃有行非典則。心懷疑惑。未識唐虞之化。寧知禹湯之德。霧結銅柱之南。雲起燕山之北。箭旣盡於晉陽。水復乾於疎勒。文多不載。素大嗟賞。卽坐釋之。所達文士。免死而爲僕隸。觀以才學之富。宏導不疲。講釋開悟。榮光俗塵。具於前敍。其所講大乘四十二載。又造藏經三千餘卷。金銅大像五軀。構塔五層。五僧德施。造寺二所。著諸導文二十餘卷。詩賦碑集三十餘卷。近世竊用其言衆矣。

釋法韻。姓陳氏。蘇州人。追慕朋從。偏工席上。蠶索遠度。罕得其節。誦諸碑誌。及古導文。百有餘卷。並王僧孺等諸賢所撰。至於導達善能引用。又通經聲七百餘契。每有宿齋經導兩務。並委於韻。年至三十。弊於誼梗。邀延疏請。日別重疊。乃於正旦。割繩永斷。卽聽華嚴。不久便覆。恨浪棄功。妄銷唇舌。承栖霞清

衆江表所推。尋聲卽造從受禪道。又聞秦嶽靈巖。因往追蹤。般舟苦行。立志梗潔不希名聞。擔石破薪供給爲任。晚還故鄉。有浮江石像者。如前傳述。後被燒燼而不委相量。無由可建。便於石像故基。願禮八萬四千塔。樹功旣滿。感遇野姥。送一卷書。及披讀之乃是昔像之緣也。旣有樣度。依而造成。大有徵應。海中有陽虎島者。去岸三里。韻往安禪。唯服布艾。行慈故也。初達逢怪大風鬼物。旣見如常心毛不動。九十日後帖然大安。自知命終事。還返栖霞。不久便卒。春秋三十五。卽仁壽四年矣。

釋立身。江東金陵人。志節雄果不緣浮綺。威容肅然見者憚懾。有文章。攻辯對。時江左文士多興法會。每集名僧連宵法集。導達之務偏所牽心。及身之登座也。創發警效。砰磕如雷。道俗斂襟。毛豎自整。至於談述業緣布列當果。泠然若面。人懷厭勇。晚入慧日。優贈日隆。大業初年。聲唱尤重。帝以聲辯之功動衷情抱。賜帛四百段氈四十領。性本清儉無兼儲蓄。率命門學通共均分。從

駕東都。遂終於彼。時年八十餘矣。時西京興善官供尋常。唱導之士。人分羽翼。其中高者。則惠寧廣壽法達寶嚴。哮吼之勢有餘。機變之能未顯。人世可觀。故不廣也。

釋善權。揚都人。住寶田寺。聽採成論。深有義能。歎爾迴思。樂體人物。隨言聯貫。若珠璧也。衆以學功將立。不願宏之。而權發悟時機。爲功不少。適詣爲得。遂從其務。然海內包括言辯之最。無出江南。至於銓品時事。機斷不思。莫有高者。晚以才術之舉。煬帝所知。召入京師。住日嚴寺。獻后既崩。下令行道。英聲大德。五十許人。皆號智囊。同集宮內。六時樹業。令必親臨。權與立身分番禮導。既絕文墨。唯存心計。四十九夜。總委一僧。將三百度言。無再述。身則聲調陵人。權則機神駭衆。或三言爲句。便盡一時。七五爲章。其例亦爾。煬帝與學士柳顧言諸葛穎等語曰。法師談寫。乍可相從。導達鼓言。奇能切對。甚可訝也。穎曰。天授英辯。世罕高者。時有竊誦其言。寫爲卷軸。以問於權。權曰。唱導之法。設務

在知機。誦言行事自貽打棒。襍藏明誠何能輒傳。宜速焚之勿漏人口。故權之導文不存紙墨。每讀碑誌多疏儻詞。傍有觀者。若夢遊海。及登席列用牽引疇之。人謂拔情實惟巧附也。大業初年。終日嚴寺。時年五十三矣。門人法綱。傳師導法。汪汪放曠譎詭多奇。言雖不繁寫情都盡。蕭僕射昆季。時號學宗。常營福祀。登臨莫逮。每有檀會必遣邀迎。然其令響始飛颯焉早逝。釋門掩扇道俗咸惋。

釋智果。會稽剡人。率素輕清慈物在性。常誦法華頗愛文筆。經史固其本圖。摘目得其清致。時宏唱讀文學所欣。俗以其書勢逼右軍。用呈蕃晉王。乃召令寫書。果曰。吾出家人也。復爲他役。都不可矣。一負聲教之寄。二違發足之誠。王逼吾身。心不可逼。乃云。眼闇不能運筆。王大怒。長囚江都。令守寶臺經藏。及入京儲貳出巡揚越。乃上太子東巡頌。其序略曰。智果振衣出俗。慕義遊梁。感昔日之提獎。喜今晨之嘉慶。遂下令釋之。賜錢一萬金鐘二枚。召

入慧日。終於東都。六十餘矣。時慧日沙門智騫者。江表人也。偏洞字源精閑通俗。晚以所學追入道場。自秘書正字讎校著作。言義不通皆諮騫決。卽爲定其今古出其人世。變體詰訓明若面焉。每日。余字學頗周。而不識字者多矣。無人通決。以爲恨耳。造衆經音及蒼雅字苑。宏敍周瞻達者高之。家藏一本以爲珍璧。晚事導述變革前綱。旣絕文縟頗程深器。綴本兩卷陳敍謀猷。學者秘之。故斯文殆絕。京師沙門玄應者。亦以字學之富。阜素所推。通造經音。甚有科據矣。

釋法琰。俗姓嚴。江表金陵人。本名法藏。住願力寺。聽莊嚴寺燭公成實。入義知歸。時共讚賞。每聞經聲唄讚。如舊所經充滿胸臆。試密尋擬。意言通詣。卽以所解用諮先達。咸曰。卿曾共習。故有今緣。不可怪也。遂取瑞應依聲盡卷。舉擲牽迸轉態驚馳。無不訝之。皆來返啓。乃於講隙一時爲敍。陳國齋會有執卷者。若不陳聲齋福不濟。故使人各所懷相從畢聽。清音盈耳頌聲洋溢。廣

流世路。晚被晉府召入日嚴。終於武德。復居玄法。師雖年迫期頤。而聲喉不敗。京室雖富聲業甚貧。諸有尋味莫有高於琰者。然而性在知足。不畜貲財。福利所歸隨皆散盡。以貞觀十年卒於此寺。九十餘矣。

釋慧常。京兆人。以梵唄之功。住日嚴寺。尤能卻囀弄響飛揚。長引滔滔清流不竭。然其聲發喉中。唇口不動。與人並立推檢莫知。自非素識方明其作。時隋文興法。煬帝倍隆。四海輻湊同歸帝室。至於梵導讚敍各重家風。聞常一梵颯然傾耳。皆摧心喪膽。如飢渴焉。僉曰。若此聲梵。有心聞之何得不善也。衆雖效學風骨時參。至於用與牽挽。皆不及矣。晚入東都。梟感作亂。齋梵總任咸共委常。及平殄後復還關壤。時有譖帝曰。逆賊建福。言涉國家。並可收之。因卽募覓。常被固送。行次莎柵。逃賊留曰。往必被戮。可於此止。常曰。債負久作。終須償了。送至東都。果如言焉。年四十餘矣。時京師興善有道英神爽者。亦以聲梵馳名。道英喉頰偉壯詞氣雄遠。大衆一聚其數萬餘。聲調稜稜高超。

衆外。興善大殿鋪基十畝。樛扇高大非卒搖鼓。及英引衆遶旋。行次窗門。聲聒衝擊皆爲動震。神爽唱梵彌工長引。遊嘯聯綿周流內外。臨機奢促愜洽衆心。貞觀年中。豫州治下照機寺曇寶禪師者。斷穀練形戒行無點。年六十許。常講觀音導引士俗。而聲調超挺特異仁倫。寺有塔基。至於靜夜於上讚禮。聲響飛衝周三十里。四遠所聞無不驚仰。

釋智凱。姓安。江表揚都人。家世大富奴僕甚多。年在童卯。雅重嘲諷。引諸羣小乃百數人。同戲街衢以爲自得。陳氏臺省門無衛禁。凱乃率其戲侶。在太極殿前。號令而過。朝宰江總等。顧其約束銓敍駐步訝之。相視笑曰。此小兒王也。及至學年。總擲前緒。承沙門吉藏振宗禹穴。往者談之光聞遠邇。便辭親詣焉。從受三論偏工領壘。所以初章中假複詞遺滯。學人苦其煩孳。而凱統之泠然頓釋。各有投詣。及藏入京。因陪同住。義業通廢專習子史。今古集傳有開意抱。輒條疎之。隨有福會因而標擬。至於唱導將半。更有緣來。卽爲敍引。

冥符衆望。隋末唐初。嘉猷漸著。每有殿會無不仰推。廣誦多能罕有其類。嘗於殿內佛道雙巖。兩門導師同時各唱。道士張鼎雄辯難加。自恨聲小爲凱陵架。欲待言了方肆其術。語次帝德。鼎延其語。凱斜目之。知其度也。乃含笑廣引古今皇王治亂濟弱得喪銓序。言無浮重文極鋪要。鼎搆旣窮凱還收緒。一代宰伯同賞標奇。臨機之妙銛鋒若此。而情均貧富赴供不差。存念寒微多行針療。後以蠅點所拘伸雪無路。徙於原部。乃冠服古賢。講開莊老。時江夏王道宗。昔在京輦第多福會。至於唱敍無非凱通。後督靈州攜隨任所。留連歲稔欣慕朋從。及巡撫燕山問罪泥海。皆與連騎情同比影。在蕃齋祀頃有導達。乃隔幔令凱作之。至於終詞無不泣淚。王亦改容。遂卒於彼。

釋寶巖。住京室法海寺。氣調閑放。言笑聚人。情存導俗。時共目之說法師也。與講經論名同事異。論師所設務存章句。消判生起採結詞義。巖之制用隨狀立儀。所有控引。多取裸藏百譬。異相聯璧。觀公導文王孺懺法。梁高沈約徐

庾晉宋等數十家。包納喉衿觸輿抽拔。每使京邑諸集塔寺肇興。費用所資莫匪泉貝。雖玉石通集藏府難開。及巖之登座也。案几顧望未及吐言。擲物雲崩須臾坐沒。方乃命人徙物。談敍福門。先張善道可欣。中述幽途可厭。後以無常逼奪終歸長逝。提耳抵掌達晤時心。莫不解髮撤衣書名記數。剋濟成造成其功焉。時有人云。夫說法者當如法說。不聞陰界之空。但言本生本事。巖曰。生事所明爲存陰入無主。但濁世情鈍。說陰界者皆昏睡也。故隨物附相。用開神府。可不佳乎。以貞觀初年卒於住寺。春秋七十餘矣。

論曰。自古諸傳多略後科。晉氏南遷方開名實。然則利物之廣。在務爲高。忍界所尊。唯聲通解。且自聲之爲傳。其流襍焉。卽世常行。罕歸探索。今爲未悟。試揚摧而論之。爰始經師爲德。本實以聲糝文。將使聽者神開。因聲以從迴向。頃世皆捐其旨。鄭衛珍流。以哀婉爲入神。用騰擲爲清舉。致使淫音婉變。嬌弄頗繁。世重同迷。渺宗爲得。故聲唄相涉。雅正全乖。縱有刪治而爲時廢。

物希貪附利涉便行。未曉聞者悟迷且貴一時傾耳。斯並歸宗女衆。僧頗嫌之。而越墜堅貞殊虧雅素。得唯隨俗失在戲論。且復彫訛將絕。宗匠者希。昔演三千今無一契。將非沿世遷留因得行藏有儀乎。道達之任當今務先。意在寫情疎通玄理。本實開物事屬知機。不必誦傳由乖筌悟。故佛世高例。則身子爲其言初。審非斯人。則襍藏陳其殃咎。統其朗拔終歸慧門。法師說法之功。律師知律之用。今且隨相分位。約務終篇。俗有無施不可。又陳無備一人。道則不輕末學。亦開降外須博。是以前傳所敍。殷勤四能卽用以觀。誠如宏例。何以明耶。若夫聲學旣豐。則溫詞雅瞻。才辯橫逸。則慧發鄰幾。必履此蹤。則軌躅成於明道。如乖此位。則濫罔翳於玄津。但爲世接五昏人纏九惱。俗利日隆而道宏頗躓。所以坐列朝宰。或面對文人。學搆疎蕪時陳鄙俚。褒獎帝德反類阿衡。讚美寒微翻同旒冕。如陳滿月則曰聖子歸門。迷略璋弧豈聞牀几。若敍閨室。則誦窈窕縱容。能令子女奔逃尊卑動色。僧倫爲其掩耳。士俗莫不寒心。

非唯謂福徒難施亦使信情萎萃。又有逞衒唇吻搖鼓無慚。艷飾園庭潤光犬馬。斯並學非師授。詞假他傳。勇果前聞無思箴艾。遂卽重輕同迹。眞誤混流。顏厚旣增。彌深癡券。寧謂導達豈並然耶。至如善權之對晤儲兩。千紙不弊其繁華。眞觀之拔難程神。百句彌開其邪信。故得存亡定其尊考。佳嚴審其郊邑。詞調流便奕奕難窮。引挽倫綜愜愜當情事。能令倨傲折體儒素解頤。使誠信牢強頌聲載路。今且略明機舉。則得人開悟如此。有昔斯言。則來誚掩化如彼。輒試論矣。臨機難哉。叟匿之作沿世相驅。轉革舊章多宏新勢。討覈原始共委漁山。或指東阿昔遺。乍陳竟陵冥授。未詳古述且敘由來。豈非聲乖久布之象。唯信口傳。在人爲高。畢固難准。大約其體。例其衆焉。至如梵之爲用。則集衆行香。取其靜攝專仰也。考其名實。梵者淨也。實惟天音。色界諸天來觀佛者。皆陳讚頌。經有其事祖而習之。故存本因詔聲爲梵。然彼天音未必同此。故東川諸梵聲唱尤多。其中高者。則新聲助哀般遮屈勢之類也。地分鄭

魏。聲亦參差。然其大途不爽常習。江表關中巨細天隔。豈非吳越志揚俗好浮綺。致使音頌所尚唯以纖婉爲工。秦壤雍冀音詞雄遠。至於詠歌所被。皆用深高爲勝。然則處事難常。未可相奪。若都集道俗。或傾國大齋。行香長梵。則秦聲爲得。五衆常禮七貴宵興。開發經講。則吳音抑在其次。豈不以清夜良辰昏漠相阻。故以清聲雅調駭發沈情。京輔常傳。則有大小兩梵。金陵昔弄。亦傳長短兩引。事屬當機不無其美。劍南隴右其風體秦。雖或盈虧不足論評。故知神州一境聲類既各不同。印度之與諸蕃。詠頌居然自別。義非以此唐梵用擬天聲。敢惟妄測。斷可知矣。唄匿之作頗涉前科。至於寄事。置布仍別梵設。發引爲功。唄匿終於散席。尋唄匿也亦本天音。唐翻爲靜。深得其理。謂衆將散。恐涉亂緣。故以唄約令無逸也。然靜唄爲義。豈局送終。善始者多。慎終誠寡。故隨因起誠。而不無通議。頌讚之設其流實繁。江淮之境偏饒此翫。彫飾文綺糅以聲華。隨卷稱揚任契便搆。然其聲多艷逸。翳覆文詞。聽者但聞飛弄。竟迷

是何筌目。關河晉魏兼而重之。但以言出非文。雅稱呈拙。且其聲約詞豐。易聽而開深信。唯彼南服文聲若林。向若節之中和。理必諧諸幽遠。隨墮難泝返亦希焉。至如生嚴之詠佛緣。五言結韻。則百歲宗爲師轄。遠運之讚淨土。四字成章。則七部欽爲風素。斯並無聲。以廁其本。故得列代傳之。或者問曰。向敍諸讚頌績由聲。余聞非聲無以達心。非聲不颺玄理。故歌詠頌法以爲音樂。斯言何哉。必有此陳。未聞前喻。義須鎔裁節約。得使文質相勝。詞過其實。世諺所非。聲覆法本。佛有宏約。何得掩清音而希激楚。忽雅衆而冒昏夫。斯誠恥也。京輦會坐有聲聞法事者。多以俗人爲之。通問所從無由委者。昌然行事謂有常宗。並盛德之昔流。未可排斥。至於聖哲尋訓。通別兩序。以命章述經。敍聖人之法。諸頌以標首。雖復序頌文別。而開發義同。古聖垂範於教端。今賢祖承於事表。世遠莫測其面。斯推想得其蹤。信有依焉。固非誕妄。且大集叢開昏襍波騰。卒欲正理何由可靜。未若高颺洪音歸依三寶。忽聞駭耳莫不傾

心。斯亦發萌草創開信之奇略也。世有法事號曰落花。通引皂素開大施門。打
刹唱舉拘撤泉貝。別請設座廣說施緣。或建立塔寺。或繕造僧務。隨物讚祝其
紛若花。士女觀聽擲錢如雨。至如解髮百數別異。詞陳願若星羅。結句皆合韻。
聲無暫停。語無重述。斯實利口之鉅奇。一期之赴捷也。餘則界得僧得。其徒
復宏。尋常達嚶科要易悉。故不廣也。若夫適化無方陶甄不一。知微詎幾。達
信誰焉。然則堅信終乎我亡。知微極乎想滅。自斯階降。漸次不倫。達化以識
變爲明。通法以濫委爲闇。故身子謬說無昇悟入。衆首妄悔畢爲譏訶。自餘下
凡諒難圖矣。且道開物悟。信乎說導之功。既非會正。何能審觀。止可登機之
務。以意商量。接俗之能。存乎此舉。猶應執文信度。懲革者希。擬人以倫固當
非咎。悠哉遐想。通斯意焉。終南太乙山沙門京兆釋道宣。敢告法屬曰。

竊以法流所被非人不宏。頃世澆漓多乖名實。後學奔競未志尋籌。致混篇章
彫殘者衆。自梁已後。僧史荒蕪。追討英猷罕有微緒。豈非綴緝寡鮮。聞見遂

沈。高行明德湮埋難紀。輒不崖揆且撥在言。至於傳述固虧嘉績。猶賢絕墜無聞於世。所以江表陳統。瓊晃琰爝之儔。河北高都。融琛散魏之侶。英聲昌於天漢。盛行動於人心。並可楷模。俱從物故。嘗以暇日遍訪京賢。名尙不聞何論景行。撫心之痛自積由來。相成之規意言道合。仰託周訪務盡搜揚。勿謂繁多致乖宏略。世之三史。卷餘四百。尙有師尋。豈喻釋門三五袞也。故當微有操行可用師模。卽須綴筆更廣其類。豈不光聞僧海舟徑聖蹤。則釋門道勝。顧思齊之有日。俗流上達。增景仰於生常邪。輒舒傳末。冀期神人知有據耳。

高僧傳二集卷第四十終